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研究所在職專班

碩士論文

口試報告

台灣公民新聞崛起對公共政策之衝擊

——從樂生、大埔到反國光石化事件之比較分析

The Impact of Citizen Journalism's Rise in Taiwan on Public Policies :
-----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LoSheng Sanatorium Conservation Movement,
Dapu Farmland Issue, and Anti-KuoKuang Petrochemical Project Event

莊豐嘉

P95322011

指導教授 台大社會學系陳東升博士

中華民國 100 年 7 月 18 日

目 錄

第一章、導論	6
1.1、研究動機	7
1.2、研究問題和界定	9
第二章、文獻探討	12
2.1、公民新聞的定義	12
2.1.1 何謂公民新聞? 公民媒體(citizen media)	12
2.1.2 什麼是公民新聞? 什麼不是公民新聞?	14
2.1.3、客觀性報導的需求	15
2.2.公民新聞崛起的發展過程	16
2.2.1.公民新聞國外發展	16
2.2.2.公民新聞的台灣發展現況	19
2.2.3 公民新聞的工具	22
2.2.4 為什麼最近這段期間，較多人倡議公民新聞?	23
2.2.4.1 傳統媒體無法滿足公民知的權利	23
2.2.4.2 部落客、社群網站及網路公民媒體興起	24
2.2.4.3 公民新聞關心的議題	26
第三章、研究架構及方法	27
3.1 研究架構	27
3.2 深度訪談設計	30
3.3 問題設計	32
3.3.1 部落客、公民記者及公民媒體	33
3.3.2 社運人士	33
3.3.3 共同問題	33
第四章、個案中公民新聞的操作	34
4.1 樂生事件	34
4.1.1 事件原委	34
4.1.2 主流媒體在樂生事件的角色	36
4.1.3 部落客的反撲	41

4.1.4 關鍵的一張示意圖	-----43
4.1.5.傳播途徑及效果	-----47
4.1.6.公民媒體平台：苦勞網	-----48
4.1.7 組織運作：青年樂生聯盟	-----51
4.1.8.對政策影響結果	-----53
4.2、苗栗大埔怪手開進稻田事件	-----58
4.2.1 事件原委	-----58
4.2.2.公民新聞與主流媒體的關係	-----61
4.2.2.1 大埔事件，主流媒體從冷落到大幅報導	-----61
4.2.2.2 巧合還是天註定？大暴龍的鏗而不捨	-----63
4.2.2.3 串聯獨立媒體，團結受害者	-----65
4.2.2.4 公民監督媒體	-----67
4.2.3.公民新聞與社運工作者的關係	-----70
4.2.4 社運新平台：台灣農村陣線	-----73
4.2.5 社會運動者如何看待公民新聞	-----76
4.2.6 公民記者如何看待社運工作者	-----78
4.2.7 公民新聞與公共政策的關係	-----81
4.2.8.公民新聞操作平台及工具	-----88
4.2.8.1 PeoPo 公民新聞平台	-----89
4.2.8.2 新頭殼網站	-----95
4.3、反國光石化事件	-----100
4.3.1、事件原委	-----101
4.3.2. 公民新聞與主流媒體關係	-----103
4.3.2.1 公民記者與主流周刊開啟合作先聲	-----105
4.3.2.2 四大蚵報諷刺性預言 開創文化干擾之路	-----109
4.3.2.3 環評會議線上全程直播 首開先河	-----112
4.3.3.反國光石化事件中的公民力量	-----113
4.3.3.1 白海豚、學者、藝文界	-----113
4.3.3.2 部落客槓部落客	-----116
4.3.3.3 地方企業成幕後推手	-----118
4.3.4 社運組織：全國青年反國光石化聯盟	-----119
4.3.5 .社運工作者 VS. 政客 / 對公共政策的影響	-----124
4.3.5.1 政客的算計	-----124
4.3.5.2 戰爭結束在與戰場無關的遙遠之處	-----126
4.3.5.3 進總統府與虎謀皮？關鍵決策？	-----130
4.3.5.4 國光石化翻案的選票考量	-----131
4.3.6 青年的反省	-----132

第五章、三個案比較分析	-----135
5.1 公共政策重開發傾向 踢到鐵板	-----139
5.2 主流媒體操作結構 侷限報導格局	-----140
5.3 公民新聞與公共新聞攜手衝撞體制	-----143
5.4 傳播平台及網路工具的進化	-----145
5.5 變形蟲式的社運組織	-----149
5.6 公民新聞的突破點	-----151
5.6.1 翻轉議題設定角色	-----153
5.6.2 去中心化	-----155
5.6.3 公民新聞承載專家的聲音	-----157
5.6.4 直觀的感染力	-----159
5.6.7 拒絕藍綠的新社會運動	-----160
5.6.8 選舉考量的政治因素	-----162
5.6.9 公民新聞的在地性與風潮	-----163
第六章、公民記者的挑戰與機會	-----
6.1 公民記者的自我認定	----- 168
6.2 公民記者的挑戰	-----170
6.3.在客觀與不客觀之間擺盪的公民新聞	-----176
6.4 在主流媒體的沉淪中成長	-----178
第七章、結論：公民新聞、民主與公共政策之對話	-----184
7.1 公民的解放	-----184
7.2 媒體的解構	-----188
7.3 公民新聞生態形成	-----194
7.4 民主的進程	-----197
7.5 研究建議及限制	-----203
7.5.1 公民新聞的調查報導	-----204
圖一、公民新聞與行動者的關係	-----27
圖二、1994-2008 聯合報報導樂生事件數量分析圖	-----38
圖三、樂生版保留 90%示意圖	-----42

圖三 新的傳播途徑	-----	97
圖四、Facebook 對部落格之衝擊	-----	99
圖五、公民新聞與大眾媒體關係演變示意圖	-----	194
表一、深度訪談名單	-----	32
表二、樂生部落格文章類目 / 數目一覽表	-----	42
表三、717 夜宿凱道事件四報報導比較	-----	65
表四、樂生、大埔及國光石化事件比較一覽表	-----	138
表五、媒體與政治關係	-----	193
參考文獻	-----	206
1.中文文獻	-----	206
2.西文文獻	-----	207
附錄：公民新聞與社區大學的協力關係	-----	209

第一章、導論

本研究試圖從三項社會運動過程中，網路興起的公民新聞(Citizen journalism)現象，如何導致媒體解構並促盡公民作主的角度，探討公民新聞對公共審議精神的接續發揚及推波助瀾效果，並從理解參與式民主的精神，探討公民透過新媒體的工具，如何參與公共政策甚而影響決策的辯證過程。

所謂民主就是以人民為主，以公民直接參與政治為其目標。民主政治的發展，從代議政治、直接民主到審議民主的階段進程，在在揭示了朝向公民為主的趨勢。但傳統公共政策分析模式，不是認為公民多數冷漠，無法也無暇對關鍵的公共政策做出正確的決定；便是認為透過市場機制，自然會達到最大公共利益的結果。而最後往往淪為少數精英決策或資本競逐下的優勝劣敗結局。

但自從網路媒介出現後，不僅帶來新的溝通方式，更對許多傳統領域帶來極大的影響，其中尤以大眾媒體所遭遇的挑戰和衝擊最為直接和強烈。更且，許多學只者和公民對於代議式民主的表現覺得失望，對於政客操弄藍綠的鬥爭感到不滿；對於投票只能做一次決定，然後提供政客任期內的空白支票，更是覺得無力感深重。因此網路工具，從庶民的角度，不僅創造了新的公共討論空間，更且也形成了一股串連的力量。而這股力量往往在政府出現重要的缺失，或不合理的政策時，迅速集結，發揮極大的影響力。

於是，公民在網路上，希望透過自身的參與，透過鼓吹同伴的努力，對錯誤政策予以糾正，對切身權益的挺身捍衛，從而達到民主政治的最大目標，實踐公民的最大利益的過程中，發現公民的力量獲得重生，了解最能夠和為自己權益者，不一定要假手他人，包括媒體。媒體的代言人角色，因此遭遇嚴苛的挑戰。

誠如美國學者 Merritt & Rosen 所言：「民主需要的不是若干專家的意見與行動，而是要一切公共問題都能被民眾公開討論與瞭解。如果我們放棄了這種理想，那便等於放棄了民主。」(Merritt & Rosen,1998:50-51 轉引自黃榮浩)

但公民參與必須要有工具，而公民新聞的崛起，正是提供了公民參與公共政策的一個利器。公民透過新聞採訪而學習，透過對話而了解，以至而產生明確見解，對公共政策表達清楚態度。這過程中的行動力和積極參與精神，都是促進成熟公民社會的積極要素。

樂生迫遷、大埔徵地以及國光石化開發案引發的抗爭運動中，公民新聞在各自不同階段，在不同的時空環境下，均發揮了相當大的力量，雖然最後未必都達到預期的成果，但是這個公民新聞發威的過程，卻更值得關注和探討，這些新增的媒介工具、新的公民身分、新的社會運動組織模式，或許將深遠的改變台灣民主發展的進程。

參與式民主對公共政策的影響，最重要的就是重新激起公民的熱情和能量，如今公民新聞崛起，隱然成為推進參與式民主的一大動力，未來公共政策的研究，對公民的思考與定位，勢必重新定義並進行新的辯證思考。

1.1、研究動機:

作為第四權的大眾媒體，在傳統民主政治理論及實踐上，一向被認為是監督政府施政的看門狗角色，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一環。但是台灣近年來，媒體有朝向財團化及八卦化的趨勢，媒體品質走向低俗與媚眾，對重要公共議題的報

導及討論，卻意興闌珊；由於受到網路興起的衝擊，媒體的生存危機加劇，更導致政治性和商業性置入性行銷¹趁隙而入，嚴重傷害媒體公信力。

另一方面，因網路及數位環境大幅躍進，一般公民，雖未受過專業的記者訓練，但透過文字及影音的記錄，透過多種網路電信平台(部落客、公民媒體、google 群組、智慧型手機)的承載和傳播，公民新聞(citizen journalism)成為網路世界新起的傳播媒介，隱隱然有挑戰主流媒體的趨勢。

公民新聞的發展，究竟是否真能夠扮演媒體逐漸消失的監督角色？是否能夠補足在地新聞不被重視的現象？公民新聞的傳播方式，是否成為帶動社會運動風潮的一股重要力量？都是作為媒體人以及關心公共事務者，所不能不去探討和了解的。

不僅專業媒體人應該關心，因為它已經正在改變媒體產業的屬性和作業方式；關心公共事務的公民，也要了解這個新的發聲管道，對促進公民權益，將帶來怎樣的影響；而擁有制定公共政策權力的政治人物，更必須嚴肅思考，如何面對公民新聞崛起的現象，並在決策過程中，思考如何將其納入施政的考量因素之一，以避免決策中，官僚本位思考和政商優勢所產生的弊端及不公現象。

公民新聞是因應新科技而崛起的媒體革命，由於公民記者同時具有行動者的性質，讓公民在公共政策進行的過程中，取得一席參與者的位置，而非傳統媒體的旁觀者定位，因此較之公共新聞(Public Journalism)發展，有後來居上的趨勢，甚至已威脅傳統媒體的老大地位。

¹張錦華，2010.12.15〈買很大！張錦華：政府置入媒體早超越商業〉，《新頭殼》

但若期待公民新聞能成為公民參政的萬靈丹，恐怕也失之於過分樂觀。公民新聞仍然處於發展階段，在整體社會上，仍未獲得應有的認可；由於難有精密的界定，因此，公民記者的身分仍然模糊不清。此外，因為不像大眾媒體已被視為公共政策考量因素的一環，公民新聞在實際操作上，常出現缺乏查證、片面說法、流於主觀的用詞等問題，以致遭到傳統新聞工作者的質疑。

然而，公民新聞真的必須用傳統媒體的視角加以評比嗎？公民難道不可以擺脫媒體代言人的二手資訊？直接進行我見我思？在公民新聞已有遍地開花風潮的趨勢下，傳統媒體難道不能和它有競合空間？

同時，公民和社會運動者是如何透過公民新聞的媒介，對所推動的議題產生重大影響，更是本文想要探討的重要動機。簡而言之，公民新聞如何結合在地力量，或者透過社會運動發展參與式民主，是本研究最念茲在茲的課題。

1.2、研究問題和界定：

本研究所稱的公民新聞，包括部落客、公民記者、獨立媒體和公民媒體(citizen media)在內的統稱；部落客未必是公民記者，但只要關心公共事務的書寫、記錄和互動傳播，都納入為公共新聞的一環。而大眾媒體(Mass media)，亦稱主流媒體(Mainstream media)，以有別於包括公民新聞在內所謂另類媒體(Alternative media)。

在上述的界定下，本研究主要探討，現代民主政治遭遇困境或瓶頸、公民參與公共政策需求不滿，以及代議政治缺失的情況下，公民如何透過網路平台產生關懷公共事務的報導，如何可能影響公共政策的結果。

本研究在審議民主精神的脈絡下，探討公民如何讓自身成為媒體的角色，又如何透過公民新聞參與公共政策的形成？公民媒體崛起的環境因素為何？是由誰在發動公民新聞？公民新聞和誰對話？公民新聞如何設定新聞議題？公民新聞的型態為何？公民媒體如何能夠喚起公民直接參與公共政策？公民、社運團體和社區的協力關係為何？對公共政策的影響和作用程度為何？公民新聞發展的限制為何？傳統公共政策研究模式，應如何將公民新聞納入政策評估的重要因素？

因而此研究主要希望能夠透過公共理論的發展探討，對照具體個案的實踐，呈現可能的規律或事實，提供從事公民新聞及公共政策制定者的決策思考。

公民新聞如何影響公共政策的執行或改變，有愈來愈多的事例可作參考，但引起社會重大關注的議題，尤其值得探討其如何發生？發生的過程？如何改變或扭轉結果。因此，本研究主要透過樂生、大埔及國光石化開發三個具體的案例，了解其發展脈絡和共同特性，以及這段期間對公共政策改變等因果關係，進行相關研究。這三個案例，分屬人權、居住正義及環境保護三個不同範疇，也恰好呼應了弱勢議題對上精英治理的關係反轉。

由於上述三個事件的發展，剛好適逢網路興起、醞釀成熟期到蓬勃發展的階段，且參與者具有一定的淵源脈絡，確有互相對照的合理性，和深入探討的意義。

無可置疑，在傳統媒體對此三件攸關公共政策事件的處理上，或者取材偏頗，或者忽視，讓公民新聞有了趁勢而起的機會，並從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及影響力。弱勢公民透過公民新聞及網路傳播的影響力後，獲得較多的發言權。尤其在主流媒體方面，因為公民新聞的發難，主流媒體被迫加強相關新聞報導的強度和篇幅，甚至造成輿論轉向的結果，以致公共政策受到不同程度的改變。

本文將透過文獻研究，及深度訪談，以探討公民新聞在此三事件中的運作過程和機制。本研究也將列舉各種公民新聞參與公共政策的事蹟和影響結果，做為補充。

第二章、文獻探討

關鍵字: 公民新聞、公民記者、公民媒體、公共新聞、參與式民主、

2.1 公民新聞的定義

2.1.1 何謂公民新聞? 公民媒體(citizen media)

公民新聞和公民媒體常被混用，而定義嚴格者則認為各有界定。由於公民記者往往本身就是一個媒體，本研究持寬鬆解釋，因此以下引用的定義，兩者會隨著作者的認定而交互出現。但也可藉此發現，兩者確實很難完全分開定義。

根據 Shayne Bowman&Chris Willis 的定義，公民新聞又名 **participatory journalism**，是指「一個或一群公民，蒐集、報導、分析、散播新聞和資訊的積極行動，目的在提供民主所需的獨立地、可信地、準確地、廣泛地、切合需求地資訊」。(陳順孝 2008)

美國更早另一種定義，是指使用維基百科(Wikipedia)或部落格，任何人可以提供針對目前時事的報導和評論。通常也被稱為協力公民記者(collaborative citizen journalism ,CCJ)、草根記者(grassroots media)及個人出版家(personal publishing)。在公民記者背後隱含的概念是，許多的志願者協助確認已被抱負的單一來源資訊的正確度。(A Most Useful Definition of Citizen Journalism)

而維基百科自己對公民媒體的定義則是:「公民媒體指涉由個別公民，也就是非專業記者所產製的各類內容。公民新聞、參與型媒體(**participatory media**)以及民主媒體(**democratic media**)是其相關原理。」在此定義下，部落格、影音部落格

(vlog)、播客(podcast)、數位敘事(digital storytelling)、社區電台(community radio)、參與式影片(participatory video)等等，都被視為公民媒體的範疇。(胡元輝，2010)

最簡單了當的公民新聞定義，是韓國 Oh!mynews 創辦人吳連鎬所下，他宣稱：「人人都是記者(Every citizen is a reporter.)」

另一個詳細的定義如下：「公民新聞是指公民（非專業新聞傳播者）通過大眾媒介和個人攝錄、通訊工具（諸如行動電話、數位相機、數位攝影機、電腦網路等）為廣大閱聽眾選擇、撰寫、分析和傳播新聞資訊的行為和現象」這些向社會發佈自己在不同時空中得到或掌握的新近發生的第一手的、新鮮的、重要的資訊，對於大眾傳播及社會的發展大有裨益。（徐天博，2007）

雖然公民記者可大略分為三類：一是從未受過新聞專業訓練、自行摸索嘗試的公民記者；二是受過部分新聞專業訓練但從未在專業媒體工作過的公民記者；三是從傳統專業媒體離開，投入公民新聞的獨立專業記者。但不以記者為職志，只是透過部落格參與公共事務的書寫和記錄，也被列在公民新聞的一環。

因此發動公民新聞者，未必是公民記者，有可能是社運團體的成員，也可能是在地社區居民，學者等精英份子。他們都可以透過愈來愈便利的網路平台，將所熟悉或第一手的消息，傳播到他個人聯繫的網絡，進而發揮傳媒的基本效果。

公民新聞具有公共性，但同時也和公共新聞有所區隔。黃浩榮認為公共新聞，「PJ 固然強調由記者來推動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審議，然而，PJ 記者充其量不過是個輔助性的角色(supporting role)，不是真正的公共審議參與者

(participants)；真正的參與者是在公民大眾。亦即 PJ 的主體正是民主政治的主體：公眾。」

反之，公民記者本身則明確的以公民姿態現身，他或她不需要刻意扮演成「心懷公正的參與者」(fair-minded participants) (Merritt,1998:96)。他的訴求就是要將自己的主張表達，為她認為的正義而發聲、而報導，並且竭盡所能的傳播出去。

也有人將公民新聞學視為部落格與公共新聞學的遇合。部落格的本質強調分享、開放且重視版權的精神，部落格內容管理系統 (blog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 大多提供了超連結、回溯連結 (trackback)、RSS (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讀者回應 (reader comments) 等功能，使讀者由被動的「接收」轉移到主動的「搜尋」、「互動」，以及「分享」，因此，一個話題能夠在瞬間引起眾多部落格上的大量討論 (高世樺、林頌堅，2008)，也因而成為推動公民新聞學的利基點。

不過，隨著公民媒體及社群網站的出現，公民新聞的露出途徑，已經不限和部落格或公共新聞連結，甚至有超越之勢。

2.1.2、什麼是公民新聞? 什麼不是公民新聞?

承上所述，公民新聞的幾個觀念也需要澄清。當少數獨立的線上刊物和協力新聞網站，透過業餘的工作者進行對社區事務的原生性報導，部分人認為他們正在進行記者的工作。當公民不斷提供照片、影像和新聞給主流媒體，許多人也認為他們在做記者的工作。

但當部落客對新聞故事發表評論，這算是記者嗎？通常不是。但也要看情況。例如當部落客根據第一手研究資料來進行評斷，則依然會被認為是記者的工作。當部落客就一個具有新聞性的事件進行電話訪問，然後貼到它的個人部落格，也會被認為是做記者的工作。

但是當新聞媒體開放園地讓閱聽眾進行線上投票，這當然不算是記者。但提供第一手的國外旅行報導，則可能是，也可能不算是記者的工作。(So what is participatory journalism?)

2.1.3、客觀性報導的需求

所謂的客觀性報導(objective reporting)其本質亦是一套為了用以製造新聞的手段，目的是藉由這種手段來形塑某種自身超然而中立的崇高位階，並試圖以此加持言論內容的說服力，並達成一種工作者的自我保護，而這種報導往往成了既有現狀的代言人(Altschull,1996; Schudson,1978; Rosen,1993; Tuchman,1972，轉引自黃浩榮，2004)。

即便公共新聞學(Public Journalism)也強調，其目的絕非由記者來製造新聞，而是主張由記者與公民聯合生產具有民主意義的輿論產品。(黃榮浩)

但黃浩榮認為公共新聞，「PJ固然強調由記者來推動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審議，然而，PJ記者充其量不過是個輔助性的角色(supporting role)，不是真正的公共審議參與者(participants)；真正的參與者是在公民大眾。亦即PJ的主體正是民主政治的主體：公眾。」

而公民記者本身則明確的以公民姿態現身，他或她不需要刻意扮演成「心懷公正的參與者」(fair-minded participants) (Merritt,1998:96)。他的訴求就是要將自己的主張表達，為她認為的正義而發聲、而報導，並且竭盡所能的傳播出去。

傳統媒體認為記者應當遵守「黃金守則」(golden rule)，亦即新聞應倡導民主，但不宜鼓吹任何特定答案。但公民記者顯然在這一點上有很大不同，基本上，公民記者多先有答案，才做報導。而實務上，傳統專業記者能夠真作到沒有任何偏見的，也十分稀少。

不過，We Media 則指出：閱聽眾如何形塑新聞及資訊的未來？公民新聞和公共新聞最大的不同，在於公共新聞仍然是由專業記者所操作，而公民新聞是公民媒體和消費者自行生產新聞內容的一部分。

傳統媒體指出問題、公共新聞試圖找出解決方法，而公民新聞則是針對問題，捍衛自己或弱勢的權利。

2.2.公民新聞崛起的發展過程

2.2.1.公民新聞國外發展

若論公民媒體報導公民新聞，早在 1998 年，Matt Drudge，即在他個人所經營的網站《Drudge Report》上，率先報導美國柯林頓總統與錢白宮實習生陸文斯基 (Monica Lewinsky)發生的性醜聞，並引發各媒體蜂擁報導，造成柯林頓的危機。(胡元輝，2010)即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2000 年全球網路泡沫達於頂端之際，韓國的 Ohmynews 異軍突起，這個結合專業媒體工作者和公民記者的公民媒體，名義上雖擁有五萬多名的公民記者，但超過一半以上的人其實只發過一次新聞，僅約三分之一的公民記者會不定時供稿，供稿量約佔新聞量的七成。(莊豐嘉，2007)

Ohmynews 成立的主要目標有三，包含「打破當記者的門檻」、「打破新聞稿的寫作格式」、「打破媒體之間的障礙」。(ohmynews.com) 可以說，它的成立，和媒體改革密切相關

OhmyNews 改造傳統媒體「路線記者聯誼會」的利異共生結構，改造傳統記者的貪腐文化，動員公民記者採訪模式，採取特定的議題規劃，細分為生活記事、

社會、文化、政治、經濟、民俗-國際、教育、運動、電影、音樂、旅行、讀書會、女性等新聞類別 (ohmynews.com)，透過全職記者結合地方公民記者社群進行集體採訪，可表現內容特色，又可降低成本。而 OhmyNews 建立的公民記者資料庫，可針對特定領域與專長進行議題的分配與探索，散佈各地、各有專精的公民記者可說是 OhmyNews 最重要的資產 (OhmyNews, 2004)。

在美國，J-Lab 負責人 Jan Schaffer 認為，如果 2004 年是部落格年，那麼 2005 年及 2006 年就是超地方型(byperlocal)公民媒體運動的爆發年。而更多的美國研究如皮優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則將 2008 年視為公民媒體已經紮根成為未來新聞的重要元素，並成為傳統媒體的真正競爭者。皮優研究中心進行研究的對象，包括部落格(Blog)、影片分享與社群網站(Video and Social Networking sites)、維基百科(Wikipedia)、公民新聞網站 (Citizen Journalism sites)、公民新聞聚合網站 (Citizen Aggregated Media) 等。(胡元輝.2008)

BBC 在 2003 年開辦 iCan 平台（後改名為 Action Network），讓青年在上面交流訊息和意見，發起和推展社會運動，短短四個月就發展出兩千種公眾議題指引（例：如何組織住宅管理委員會）、發起超過五百個社會行動（例：消除校園霸凌），是運用公民新聞來促成民主審議、社會改革的絕佳模式。

Ground Report 創辦人瑞秋原本在美國外交使館的聯合國分支工作(US Mission to the UN)，負責安理會事務報告。但是他在安理會時，正巧蘇丹達富爾種族屠殺日趨嚴重，連續一周眼見當時的秘書長 Kofi Annan 到安理會旁聽報告，並發表談話，（這是聯合國中少見情形，秘書長通常只在重要決議時出席安理會），但是下班回家，翻開報紙打開電視，卻不見蘇丹內地情況報告，只有大使們決議情況、美國總統、英國首相的回應，瑞秋突然警覺，主流媒體報導黑洞及角度，以美國或西方為中心，但蘇丹、巴拉圭、吉爾吉斯、哈薩克究竟發生什麼事，沒有人知道。

她強調這是一個發表平台，希望不管是學生或上班族都能寫下新聞事件或觀點，她希望大家走出孤立的部落格，她覺得自發性紀錄鄉野城市、草莽叢林發生的故事，比複製一篇紐約時報的報導，然後加註：this is crazy，便 post 在 blog，有意義許多。Ground Report 的理念是「媒體民主化」，賦權世上公民，希望各個角落能相互激盪，認識成長，希望全球化的定義，不是美國化，而真的是「一個世界，多種聲音」

此外，全球之聲(global voice on line)則是在學院研究產生的結果，串聯全球的部落格，共同記錄及發表當地發生的事件或觀點，並透過多語言計畫（Project Lingua）的網路翻譯社群，將全球公民媒體計畫「全球之聲」的英文報導翻譯為其他語言，藉以建立全球部落客的溝通橋樑。該計畫目前匯集約 50 名志工譯者與編輯，將報導翻譯為 15 種語言。因此成為最具全球視野的公民媒體。

此外，全球各地的公民媒體，不僅在先進國家產生，在第三世界如馬來西亞的《獨立媒體在線》、《風雲時報》，或者非洲肯亞的《Ushahidi》，甚至獨裁國家如中國及香港等地，也都有蓬勃發展的博客(即台灣的部落客)，為反抗主流媒體壟斷公眾意見，而進行公共議題的書寫和記錄。

2011 年第 95 屆普立茲獎 (Pulitzer Prize) 名單揭曉，網路媒體 ProPublica 繼去年首次獲獎後，今年得到第 2 座獎盃。則是公民媒體進行調查報導的一個里程碑。

(胡元輝，2010)

2.2.2. 公民新聞的台灣發展現況

台灣的原生網路新聞，一般以 2000 年左右創立的明日報為指標。但由於明日報的運作方法，全部複製傳統媒體的編採作業，更像是一個通訊社，和公民媒體的精神並不相同。反而是創立於一九九七年的《生命力新聞》，更早耕耘公民媒體的荒野。這個由輔仁大學新聞傳播系教授陳順孝及學生共同經營的公民媒體，致力於報導生命傳奇、多元社會、教育/新知、網路/媒體、社會關懷、生態保育、文化產業、世界脈動，希望用一個個動人故事，傳達能夠帶動個人成長、社會進步的知識。

幾乎在同一時間成立，於 1998 年 9 月正式命名為苦勞網的公民媒體，也是這個領域的先鋒。(苦勞網大事記)

當時所以將網站定名為「苦勞網」，主要是由兩個英文單字「cool」與「loud」諧音構成。「Coolloud」成為苦勞網的英文名稱，並定位這個網站為「運動的媒體、媒體的運動」；此時尚以資料整理與剪報、短評為主要的內容，主要閱讀族群為社會運動團體的組織工作者與對社運有興趣的學生、教師。

而隨著部落格的大行其道，例如無名小站的興起，公民力量則已經確實展開。中國時報的部落格華人大獎比賽，首開先河，並培養多位重量級的部落客。

在國外有網友踢爆名主播作假，或者紐約時報假新聞等事件，台灣亦然，中國時報體育主任吳清和，因涉嫌新聞作假在「台灣野球網」上被網友踢爆，而引起部落格與其他網路社群上「我不看中國時報」的運動，而且因其堅不道歉而被網友稱之為中國時報黑報事件。最後逼使報社在報紙上一角刊登道歉啟事。並傳出吳清和因此遭到開除，不過吳清和本人則予以否認。

傳播學者陳順孝在《挑戰大眾媒體，台灣戰後公民媒體及其演進歷程》²中表示，樂生事件中，部落客及相關社群平台的努力，「是台灣新聞傳播史上，嶄新而動人的一頁，草根民眾自行創辦公民媒體，已經發展成分進合擊的傳播體系，強力補充、監督、引導大眾媒體。」

在這個體系裡，越來越多民眾從被動接收資訊的閱聽人，轉型為一面接收資訊、一面採集和傳播資訊的新聞參與者，他們共同發覺、採訪、查證、編輯彼此仲事的訊息，部落格、電子報、資訊交流平台，將訊息快速而廣泛地傳播出去。部落格、電子報、資訊平台力量相加相乘，讓源遠流長的公民媒體終於擁有可以抗衡大眾媒體的傳播能量。

雖然網友力量大，在當時對主流媒體有監督及引導的作用，但主流媒體這幾年的情況卻每下愈況，無力回應這樣的新興媒體。例如到了 2008 年以後，置入性行銷更是猖獗，幾乎所有媒體望風披靡³，無以阻擋廣告新聞化的趨勢，由台灣記者協會、媒體觀察基金會等媒改團體在 2008 年 3 月總統大選前發起要求國民

² 2008，〈戰後台灣媒體與轉型正義論文集〉 p171-193

³ 天下雜誌，2011.1 〈政府不能「置入性行銷」？〉

黨及民進黨兩位總統候選人簽署不做置人性行銷的承諾⁴，馬英九在當選總統未就任前簽署了這項承諾書，卻形同具文。政府的置人性行銷，無恐不入，成為媒體最重要的廣告來源，成為媒體的救命仙丹。(張錦華,2010)

但這種情況，更引起更多人的不滿。

真正比較成熟的公民媒體，則要等到 2007 年 4 月，由公共電視支持成立的 PeoPo 公民新聞平台。公共電視組織並為此作了重大改變，成立新媒體部，全力發展公民新聞，成為台灣目前為止最多公民記者的公民新聞平台，共有 5 千多位公民記者，至少累積了 57,137 篇以上的報導。部分公民記者更在這幾年的重大公共事件中，扮演旋乾轉坤的重要關鍵力量。

在 PeoPo 公民新聞平台上的發刊詞說：「這場新的群眾運動與舊式群眾運動恰恰相反，它不塑造集體盲從，而是尋求群體智慧，它不訴諸同質聚合，而是強調異質參與。簡言之，網際網路無可限量的正面價值之一，也是它對民主意涵的鉅大貢獻，就是獨立的公民個體可以藉由網路的參與及分享，建構一個充分自主又富涵群力的新公民社會。 PeoPo 的成立，正是此種新群眾運動思維下的產物。」⁵

PeoPo 公民新聞平台是在胡元輝擔任公共電視總經理時創立，PeoPo 公民新聞平台強調公民主動產製內容、影音創意分享、深入地方、結合 NGO（非政府組織），進而產生行動方案的公民自主機制。

「PeoPo 公民新聞平台」，近年來日益受到國際主流媒體肯定，包括日本 NHK 和法國媒體普羅旺斯年報都讚揚公視「公民新聞平台」貢獻。2010 年 2 月中旬，PeoPo 公民新聞更比照英國 BBC、美國 ABC、CBS 等新聞媒體，受邀加入蘋果電腦 Apple Podcasting 陣容，讓全世界數千萬的訂戶都可以下載收看。

⁴2008.3.18 推動「反對置入式行銷」行動 謝長廷總統候選人與十社團連署支持 聯合新聞稿

⁵ 2007/4,PeoPo 網站發刊詞

BBC 前全世界新聞負責人 2010 年 2 月在衛報發表一篇文章，介紹台灣公共電視的公民新聞，對於促進公民的資訊傳播，還有就是透過這樣新科技去強化人民參與民主、參與傳播力量，他覺得這是全世界公共廣電媒體值得學習的範例⁶。

由於 PeoPo 和社區大學的公民記者培力營，培養出了許多的公民記者，許多社區大學都設有公民新聞的課程，甚至成立公民新聞社，專事地區新聞的報導。

2008 年莫拉克風災發生時，許多部落客和公民記者第一時間把災情傳遞出來，就發揮極大的效果。專門報導 88 水災後重建過程的莫拉克新聞網也因此應運而生。

而新頭殼新聞網站的成立，則除了在新聞製作之外，更發展出和公民團體協力製作影像節目的新里程。公民團體學習如何像電視台一樣的製作屬於自己的節目，宣傳自己的理念，傳播主流媒體不願報導的現象。而且，不僅只於公民自己的聲音，同時，節目也會邀請政府官員、民意代表或不同意見者，進行對話，讓公民新聞的呈現方式，開出新的一條路來。

2.2.3 公民新聞的工具

毫無疑問的，相對於其他媒體界面，公民新聞是建立在網路上傳播的基礎，因此，所有網路可以運用到的工具和理論，也都可以適用在公民新聞。

2004 年，詹姆斯·索羅維基(James Surowiecki)創造「群眾智慧」(The Wisdom of Crowds)⁷一詞，他認為群眾智慧可以解決三個問題，分別是認知問題(cognition problem)、協調問題(coordination problem)及合作問題(cooperation problem)。

⁶ 央廣 2010.03.04 〈公視「PeoPo 公民新聞平台」獲國際主流媒體重視〉

簡單的說，他認為一大群人比一小群菁英份子，還來得聰明，不論這群菁英份子有多聰慧，前者更擅長解決問題，更能蘊釀出革新，更能做出智慧決策，甚至能更準確地預測未來。他並認為，群眾智慧在成員各自為相同議題獨立運作時，效果最好；這時個別的回應可以相互平衡，得出的結果通常會比個人的見解優異。換句話說，網路群眾是對某意見有多元看法的個體組合。群眾智慧的論述，賦予了可能無特定組織的公民記者一定的角色和功能。

網路群眾力量的演化⁸，主要受兩項因素影響，一是使用者自創媒體 (user-generated media) 的崛起，例如部落格和影音網站 youtube，第二是，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傳統區隔已經逐漸模糊。而群眾智慧，事實上和集體協作 (mass collaboration)、群體外包 (crowdsourcing) 的運作，是息息相關的。

公民新聞網站 NowPublic 的標語就稱作「群眾共創媒體」(crowd –powerd media)。意思是，「掌握群眾智慧，善用成千上百萬網友、部落客與攝影愛好者創造新聞的潛力，改變新聞產生與傳播的方式。」

此外，病毒式傳播(viral)，認為只要有足夠的吸引力，大家就會主動幫忙散播。由於社群網站 Facebook 的盛行，這種病毒式的傳播，更達成了傳統媒體做不到的傳播效果。

2.2.4 為什麼最近這段期間，較多人倡議公民新聞?

2.2.4.1 傳統媒體無法滿足公民知的權利

⁷ 《群眾的智慧：如何讓個人、團隊、企業與社會變得更聰明》，2005.3.1 遠流出版社

⁸ 《網路經濟學：運用 Web2.0 群眾智慧搶得商機》2008.10 美商麥格羅·希爾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根據《天下雜誌》(2002)的報導，台灣民眾認為聳動的新聞報導是排名第二的社會危機，而除了政府當局之外，媒體亦應對社會亂象負責。在 2007 年台灣師大公布的民意調查中，媒體更以三成二的比例，高居民眾心中社會亂源的第一位。(記者的重量,黃順星)

傳統主流媒體因網路興起遭遇生存危機，提供置入性新聞大量滲入的良機，八卦新聞當道，記者缺乏尊嚴離職出走，財團辦報，政治意識形態超越新聞專業等，都是重要的影響因素。傳統媒體忽略地方新聞、公益新聞，公民也不信任傳統媒體。

原本居弱勢的社運團體，善用網路效應，結合網路媒體和部落客，讓公民新聞趁勢而起，包括在網路經營部落格、專業網站(苦勞網、環資電子報)、綜合新聞平台(新頭殼)。

在網路興盛的情況下，「新聞媒體只不過是多元化資訊平台之一，它將與其他的資訊載具臉書、推特、YouTube、部落格，甚至是 iPhone、iPad 使用者分享「新聞公器」、「第四權」或「無冕王」的光環。」(潘家鑫，我們還要新聞系嗎？2011.4.27)

2.2.4.2 部落客、社群網站及網路公民媒體興起

單單只是主流媒體不爭氣，若無新興的接觸訊息管道，恐怕亦無法掀起公民新聞的風潮。根據一項統計，有七成的年輕人的主要新聞來源是上雅虎新聞入口網站去了解訊息。主流媒體在網路上只能佔部分的位置，不再是老大哥。

從傳統的中央通訊社到純網路媒體如 nownews、新頭殼 Newtalk、苦勞網、環境資訊電子報、台灣醒報等網站，都提供不同類型的新聞給與入口網站，讓這整個媒體生態產生重大改變。

部落格曾經是個人對抗主流媒體的重要載體，但隨著公民記者及公民媒體的出現，加上社群網站興起，部落格影響力有漸趨沒落之勢，但許多人仍然習慣透過部落格作為發聲基地，例如甫退休的清大教授彭明輝，便表示：「我退休了，因為我以為自己找到更好的戰鬥位置。這個部落格就是我退休後的主要工作。」(彭明輝：我退休，並非逃避，而是用另一種方式跟社會對話)他同時也拒絕主流媒體記者的採訪。

「10年前我絕無法想像網路對社會改革所能貢獻的力量會大過三大報，但是「台清交卓越的秘密」點閱率已經達到4萬3千次，「亡台從五年五百億開始」也已累積3萬筆點閱率，認真的讀者愈來愈多。我婉拒了所有媒體的採訪，我不對媒體妥協，我憂心而懷著希望。」(彭明輝，2011.4.30)

不過，以部落格為主的公眾書寫內容，距離公民新聞理想有不小距離。首先，部落格大多偏向撰寫個人經驗和見聞，較少觸及公共事務；其次，討論公共事務的文章，偏向論辯全國性政治話題，較少觸及在地的、社區的議題；第三，討論公共事務的方式，偏向引述大眾媒體報導再進行二手評論，很少自行發掘議題、採訪報導。

不過，在公民記者出現之後，在同樣是部落格型式呈現的 PeoPo 公民新聞平台，整體呈現的是關心公共議題的風格，少數調性不同的部落客，會知趣離開，進而營造出一個公共議題的良好對話空間。(余至理，2011)

公民記者的平台，並不僅限於 PeoPo 公民新聞，包括新頭殼及 nownews 也都提供公民記者發聲的管道。此外，新頭殼網站也和十個以上的 NGO 合作論壇節目，每天播送。這種新型態的網路媒體，也想辦法在媒體生態上佔有一席之地。

2.2.4.3 公民新聞關心的議題

原則上，公民所關心的議題，多屬切身或所處社區有關的問題及現象。例如，板橋居民群起捍衛石雕公園樹木可能遭到砍伐的命運、台北市徐州路路樹被建商準備移除事件，或者灣寶及大埔徵地風波，或者台東美麗灣海岸線可能面臨建商破壞等等。

但公民新聞不只關切自身利益，也會跨越自身的領域，關心不同地區但可能面臨類似處境的社區議題，甚而是全國性的議題，環保議題如核能政策即是最明顯的例子，這時，通常有社運團體扮演較重要的角色，例如綠色聯盟每年在核四廠所在地的貢寮舉辦諾努克(no nuke)音樂季。

此外，公民記者也很關心政治議題，雖然很容易陷入黨派之爭，但對許多新聞議題的人肉搜索和查證，往往部落客或公民記者也扮演推動新聞發展的重要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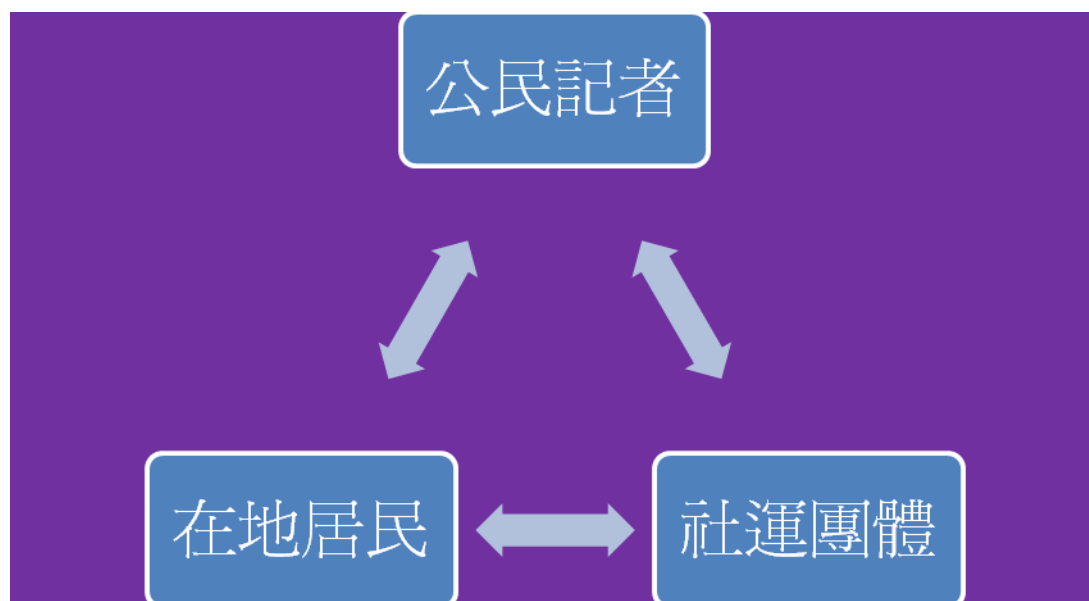
第三章、研究架構及方法

3.1、.研究架構

在研究方法上，選擇質性研究方法，針對樂生、大埔及反國光石化三事件，透過文獻整理、網站資料蒐集與深度訪談的方式，描繪個案本身之公共政策形成模式，並敘述公民參與抗爭、公民新聞傳播方式以及公共政策轉折之過程。探討其中公民與公眾的對話，和公共政策被討論的意涵。

亦即探討那些人在發動公民新聞？作為行動者，公民媒體如何與社運團體協力創造公民新聞？公民新聞針對公共政策的討論，呈現怎樣的內容。例如樂生青年之於樂生拆遷事件，農村陣線之於大埔事件、反國光青年聯盟之於反國光事件。他們既是社運參與者，又如何與公民記者或公民媒體進行聯結。

圖一、公民新聞與行動者的關係



製圖/莊豐嘉

其次，就個案的參與者進行深度訪談。訪談對象，以發動公民新聞者和社會運動者為主，包括參與報導或傳播相關新聞的公民記者、公民媒體主持人、社運人士(包含參與個案之學者)。從公民新聞、社運及公共政策的不同角度，深入了解其中運作脈絡。

期望透過文獻脈絡之敘述，對照參與公民活動並傳播公民新聞者的親身論述，反映當公民意識覺醒之後，如何運用網路及數位媒體新工具的使用，達到影響公共政策的可能性，並了解其中運作之異同。

本研究之所以選擇樂生事件、大埔事件及反國光石化事件三個案進行比較分析的原因，一方面，三個案都牽涉所謂公共利益衝突的問題，分別為徵地與人權的衝突，徵地和產業發展的衝突，以及產業發展與環境正義⁹的衝突。一直以來，以國家發展為名的各項產業或開發政策，往往是主導台灣的公共政策的最重要主軸。不管是為了捷運通車，還是科學園區的擴廠，或者被認為產值驚人的石化產業開發，都被政府型塑成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國家重大公共政策，在此一所謂大的公共利益帽子之下，一般公民的居住人權、土地正義、和環境正義，也因此而成了首先被犧牲的對象。

上述之公共政策的決定者，政府自是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而許多學者專家也把持著知識霸權，讓公共利益的認定，操持在精英的手中，公民的聲音相對之下，顯得微弱不堪，幾乎難以撼動國家機器肆無忌憚的行徑。

⁹ 「環境正義」一詞源自於美國，起因於 1980 年代中期美國黑人為抗議垃圾傾倒於其生活區域而提出的一種概念。1987 年時，美國聯合基督教會種族正義委員會進行一項有關「有毒廢棄物與種族」的研究，提出在美國有毒廢棄物的最終處理地點有很高的比例是位於少數民族的社區內。1991 年 10 月，美國第 1 屆「全國有色人種環境領袖會議」提出 1 份「環境正義基本信條」，17 條的條文主要提及了維護環境資源永續經營管理的重要、公民參與政策的權利、尊重各族群與多元文化等訴求。(環境資訊中心 <http://e-info.org.tw/column/eccpda/2004/ec04083101.htm>)

樂生療養院拆遷事件的公共政策決策過程，主要是機場捷運路線行經樂生療養院，由台北市捷運局進行規畫，並經過台北市和新北市(當時為台北縣)及桃園縣三個縣市區域。樂生拆遷事件的決策，一方面賦予政府政策的正當性，並擁有壟斷強制力的機制，因此應屬於機關組織決策模型(Institutional Model)。而在院民抗爭過程中的折衝協調，最後政府則試圖以精英模式(Elite Model)回應反對者的抗議聲音，也就是認為人民對於公共政策是冷漠且資訊不足的，堅守專家的優勢地位。(曹俊漢,2007)

大埔徵地事件之發生，主要是縣政府配合廠商擴大竹南科學園區所導致，是典型的機關組織決策模式。所依據的法令是土地徵收法，是官僚十分熟悉的作業。

國光石化案的決策過程，比較偏向理性決策模型，強調國光石化的興建可以增加 GDP2%，促進全國利益的最大化。此外，也涉及賽局理論，認為台灣若不興建國光石化，將失去相關產業競爭力。而這明顯也是機關組織模式和精英決策模式，延續傳統經濟發展模式，國光石化被認為最容易見效的國家經濟發展方略。但此案最後被否決的理由，從兼顧環保問題的表面說法，可以看出，其實也是屬於理性決策模型。但何者為社會利益，可從環評會議提出「予以否決」和「有條件開發」二選一的答案，最後決定權仍然交由政府機關做最後仲裁而看出。

因此，本研究方法，主要針對三個案分別研究，探討事件中，公民新聞和公共政策的關係，公民新聞和主流媒體的關係，以及公民新聞和社會運動者之間的

關係，另外，每一事件中，公民新聞如何操作工具，達到影響力等，進行文獻描述及深度訪談。

3.2. 深度訪談設計

在深度訪談部分，主要針對公民記者或部落客，社會運動者，以及公民媒體為主要訪談對象。透過他們的眼睛，重新梳理事件發展中，公民的角色及能動性。

除了探討公民記者或部落客在事件中的參與過程，如何發揮影響力以外，同時也特別介紹三個相對應的運動組織：青年樂生聯盟、台灣農村陣線及全國青年反國光石化聯盟；從中可以發現，和傳統的社運團體運作模式，有相當大的不同，從而對照出整個公民運動的具體脈絡和運作規則。

在完成三個個案描述及探討之後，本研究將進行三個案之比較分析，從中找出異同，探討公民新聞在公共事件本質上的差異，並理解公民新聞為什麼能夠發揮一定的力量。

最後，將從上述個案的比較分析，進而與民主理論、媒體關係等公共理論進行對話，探討代議式民主愈來愈無法滿足公民對政策品質的需求之際，參與式民主如何趁勢崛起，而網路媒體及公民記者身分的誕生，又如何讓參與式民主變為可能。

本研究共訪問了 17 人，包括台灣農村陣線的蔡培慧、徐世榮、廖本全、詹順貴；反國光石化運動者蔡嘉陽及施月英；全國青年反國石化聯盟的許博任；參

與樂生事件後來成為網路記者的鐘聖雄；公民記者朱淑娟、大暴龍、陳治安、徐銘鐘、郭志榮、好奇寶寶；網路新聞平台 PeoPo 組長余至理、苦勞網特約記者孫窮理。同時，因為社區大學在近來公民記者培力上，亦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也訪問了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秘書長高如萍。

其中，許多人並不只參與其中一個事件，而且在此三個事件之外，也參與許多不同的社會運動，例如台灣農村陣線成員均參與相思寮、新竹二重埔、璞玉計畫、土城彈藥庫等等。在本研究中的受訪者，多數均參加大埔事件和反國光石化，例如學者及多位公民記者；更有三個事件無役不與，例如許博任。而即使主要在樂生事件積極參與的徐銘鐘，也在往後兩個事件中，從旁關切，提供公民在網路上可以協助的角色。

可以說，樂生青年培育了青年參與運動的種子，也肥沃了網路媒體的土壤，而大埔事件則是公民新聞的重要里程碑，讓公民記者獲得莫大的鼓舞，因而能夠在反國光石化事件中，形成一股沛然莫之能禦的力量。獨立媒體記者朱淑娟在 2010 年一舉獲得卓越新聞獎及曾虛白公共報導獎三大獎項¹⁰，可說是公民新聞被認可的重要象徵。

¹⁰曾虛白公共報導獎得主朱淑娟：盼建立合法的獨立媒體認可機制
<http://www.feja.org.tw/modules/news007/article.php?storyid=658>

表一、深度訪談名單

受訪者	參與事件	角 色
1 徐銘鐘	樂生、反國光石化	部落客
2 大暴龍	大埔、反國光	公民記者
3 陳治安	大埔	公民記者
4 好奇寶寶	反國光	公民記者
5 孫窮理	樂生、大埔、反國光	獨立媒體記者
6 鐘聖雄	樂生、大埔、反國光	獨立媒體記者
7 朱淑娟	大埔、反國光	獨立媒體記者
8 郭志榮	樂生、大埔、反國光	公視記者、公民記者
9 廖本全	大埔、反國光	參與社會運動學者
10 徐世榮	大埔、反國光	參與社會運動學者
11 詹順貴	樂生、大埔、反國光	參與社會運動律師
12 蔡培慧	大埔、反國光	參與社會運動學者
13 許博任	樂生、大埔、反國光	台灣農村陣線
14 蔡嘉陽	反國光	彰化環保聯盟
15 施月英	反國光	彰化環保聯盟
16 余至理		網路平台主管 PeoPo
17 高茹萍		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秘書長

製作 / 莊豐嘉

3.4 問題設計

3.4.1 部落客、公民記者及公民媒體

為何選定此議題?

對該項議題的認識?

和參與運動者的關係?

以怎樣的形式呈現報導?

透過怎樣的途徑傳播新聞?

對新聞客觀性的認知?

媒體的立場和編輯方針為何? 如何形成? 對個案之關切面向為何? 報導重點為何? 報導比例平衡性? 官方說法的報導如何呈現?

公民新聞和主流媒體的關係如何連結?

運作模式: 網文轉載、訊息告知、網路互通蘊釀、影片流通、透過公民媒體平台, 躍上主流新聞平台, 包括入口網站及傳統媒體。主動與被動。

3.4.2 社運人士

如何運用網路工具及公民新聞?

提供怎樣的公共政策內容或宣傳方針?

網路傳播途徑為何? 社群網站的重要性?

和學界的聯結為何?

3.4.3 共同問題:

媒體傳播途徑如何產生對政策之影響力?

公民為主體 > 社運團體 (運動策略) > 政策影響

從樂生、大埔到國光石化 > 輔助力量: 在地社區、社團、藝文界、學術界

公民新聞與選舉 > 加乘效果：政治機會與社會動員
對公民新聞在社會動員及公共政策影響的角色評估

第四章、三個案中的公民新聞運作

4.1 搶救樂生行動

4.1.1. 事件原委

所謂樂生事件，就是當台北捷運新莊線通車進度和樂生療養院保留方案的兩難抉擇，以及因此而產生的衝突。但事後證明，其實這不是個兩難抉擇，因為，如果捷運新莊線採取分段通車，樂生院區是有可能獲得大部分保留。

樂生療養院成立於 1930 年，是台灣唯一收容俗稱痲瘋病的公立醫療院所。1994 年因捷運新莊線須改建捷運機廠，政府決定拆遷樂生院作為使用，並興建新院區供院民遷居，但有部分院民不願意搬走，強烈反對；台大城鄉所教授劉可強則於 2004 年提出樂生共構方案，主張可以保留 90% 的僅剩院區。但包括其他人提出的各式各樣的方案，都沒被捷運局接受。

台北縣長周錫瑋於 2007 年 3 月 16 日發出強制拆遷公告，勒令院方與現址院民在 4 月 16 日前自行遷離，逾期將強制執行清拆。樂民和聲援團體憤而在 4 月 15 日舉行大遊行，前往當時的行政院長蘇貞昌官邸前抗議，遭到警方驅離。蘇貞昌後來為此表示道歉，但並沒有改變樂生院大部分被拆除的命運。拆遷時間則延

到 9 月 12 日。不僅蘇貞昌道歉，馬政府上台後，首任行政院長劉兆玄和衛生署長葉金川都對樂生事件表示過道歉。¹¹

然而兩年後，台北市捷運工程局提出 2010 年完成捷運新莊線分段通車的可行性評估，當初發出強制拆除令的台北縣長周錫璋並表示，捷運新莊線可望分段通車。¹²不久，捷運局更宣布捷運新莊線可提前至 101 年分段通車，並強調「分段局部通車至新莊站及暫作部分列車班次營運是最佳方案」¹³。朱立倫在行政院副院長時也裁示該線分段通車，後來並做為他 2010 年競選新北市長的宣傳政績之一。

參與保留樂生療養院運動的青年樂生聯盟(簡稱樂青)不意外的痛批，指早在 2007 年就提出分段通車訴求以保留樂生，但捷運局先是表示可行、後又否認，導致樂生古蹟被大幅破壞、院民居住不便，「捷運局要負起全責！」不過的確，一切已經無可挽回。

在<青年樂生聯盟給長期關心樂生的朋友的一封信：請再幫助樂生渡過一次危機>可以發現他們的無力感，「這兩個月來的協商過程，除了我們只能在開會的前一天才能拿到隔天要開會的資訊外，每次向捷運局要求公開相關資訊時，也只能落得一句：「這些只能在工程會上作討論」，而真正關鍵，與院民息息相關的訴求，在協商會中，從來沒有被捷運局認真討論與看待過。」¹⁴

由於開發重於保留文化古蹟的政府態度，在機關組織決策模式的強力主導下，樂生院欲指定為古蹟不可得；在精英模式的決策下，即使退讓到盡可能保留

¹¹ 東森新聞 2009.02.12 〈衛生署長葉金川道歉！樂生爭議就此劃下句點？〉

¹² 中央社，2010.1.21) 〈周錫璋：捷運新莊線 可望分段通車〉

¹³ 《我們甚至失去了黃昏》2010.3.20 <體恤北縣府拆樂生辛勞 捷運局力推分段通車>

¹⁴ 黑水溝社, 2007.6.4 <http://blackditch.pixnet.net/blog/category/535132>

90%也不可得。樂生保留自救會及自 2004 年成立青年樂生聯盟以來，長期動員而疲乏，恐無以為繼之下，樂生療養院最後還是無法保留最完整的院區，其中院區貞德舍、喜一舍、王字型大樓等樂生院極具保存價值的歷史建物，一一遭到拆除，就是一個具有象徵性意義的指標。¹⁵

有關樂生事件的研究，已經有多人論述探討，因此本研究並不打算詳盡說明整個事件始末，但想探討的是，在搶救樂生院的過程中，為了對抗主流媒體的偏見和忽視，台灣發生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網路串聯運動，因搶救樂生院而組成的青年樂生聯盟及許多從各方而來的部落客，全程採訪的公民媒體，製作網路串連貼紙，在共享書籤網站《HEMIDEMI》匯聚資訊，並自動自發製作樂生院保留示意圖，募集廣告經費，在主流媒體刊登。這整個過程，傳播學者管中祥認為，部落客不再只是紀錄與串連者，網友也不再是感動與轉貼。這次的公民參與，展現了一種更進步的力量與更大的可能，「網路也能運動，部落客就是撼動！」(胡慕晴,2007.3.19)

亦即，青年樂生聯盟如何在運動中善用網路工具，廣義上被認為也是公民新聞一部分的部落客和記錄片工作者，他們如何透過網路新媒體的傳播，如何對心目中不公不義的公共政策進行抗爭，他們和青年樂生聯盟合作及分工，如何既爭取又對抗傳統媒體的過程，是下一節所要集中探討的對象。透過訪談關鍵當事人及相關文獻資料之爬梳，分析樂生事件中，網路公民新聞的運作過程。

4.1.2. 主流媒體在樂生事件的角色

¹⁵ 中廣新聞 2008.12.3 <樂生今被拆 學生靜坐抗議遭強制驅離>

「爭議多年的『樂生保留運動』在主流媒體的報導中大多偏向衝突與抗爭的場面，但網路上卻有更多事實與理性的討論，甚至在媒體幾乎不報導的情況下，仍有五千人因為透過網路得到資訊，走上街頭要求政府保留樂生療養院。」¹⁶

「網友集資的廣告見報，對公民記者是很大的激勵！」「這也會讓更多民眾思考：為什麼這些訊息過去在主流媒體上看不到，進而思索自己挖掘答案的可能。從網友的行動中，應有人該想到：過去政府對重大建設總是一再宣傳、說明，為什麼這次的事件僅以『新莊市民權益不容忽視』帶過？」(胡慕晴,2007.3.19)

主流媒體果真如上述所說，完全輕忽樂生事件當時人權益的報導？

根據一份針對聯合報在樂生事件上的研究¹⁷顯示，同樣是主流媒體，聯合報相對顯得保守許多，在徵地初期，「多數報導都從政府的角度，報導政府取得新莊機廠用地的困難，及政府部會協商要合作搬遷樂生的過程。」，「這些與機廠用地有關的新聞多被放在綜合新聞等類，可見這些新聞在聯合報看來具有一定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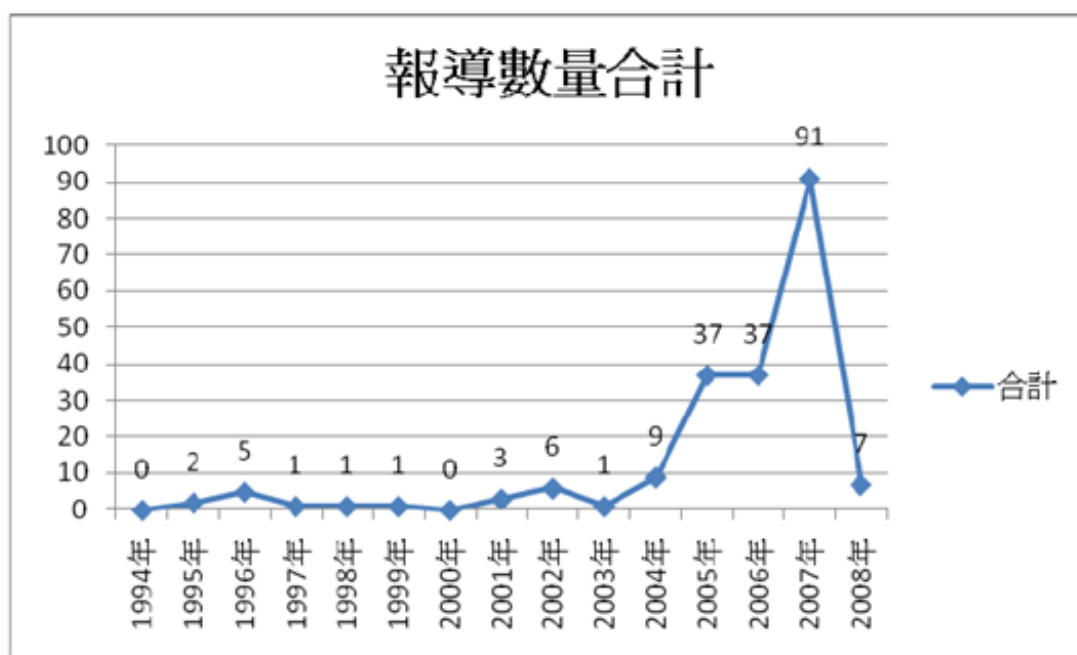
相對之下，「中國時報當年度對於此事件報導則是十分多，並且具有對於癡瘋病患的關懷。不但相關單位事前的勘查即有報導，也強調新莊機廠選址的過程及「樂生搬到何處受關切」，對於聯合報幾乎未曾提及的，包括，相關單位的勘查，以及協調會中民眾的反應等等，中國時報均有所報導。」這份研究認為，「單從 1994 年的報導，就可以看見兩家媒體的差距。」

¹⁶ < 扭轉新聞推薦序：走在理想的大路> 當公民新聞超越主流媒體

¹⁷ 《媒體於樂生療養院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以聯合報為例》，2011.06。係台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第六屆人文及社會科學資優班同學王翌帆，所進行的專題研究，除了對聯合報報導版面、則數等有詳細的統計之外，附錄並有詳細的聯合報報導對照政府決議與民間行動等一覽表。指導老師為徐建國、周志宇。

2003 年動工之後，「由於抗議數量逐漸上升，報導數量也隨之成長。在 2003 年時，聯合報即透過樂生 71 周年院慶，報導樂生院內風景優美，枝葉扶疏的情形。這也是聯合報首度受介紹樂生將走入歷史的報導。」

圖二、1994-2008 聯合報報導樂生事件數量圖



資料來源：《媒體於樂生療養院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以聯合報為例》，由北市建國高中第六屆人文及社會科學資優班同學王翌帆所進行的專題研究附表

這份研究在結論指出，在最初的徵地時期，院民所受不平之對待，在聯合報上並無法見到，到了後期抗議事件層出不窮的時候，聯合報又大肆報導。「在聯合報的報導之中，我們可以看見抗議事件的發生與政府政策的轉向，但是整個事件最受詬病的，例如政府對於樂生院民的處置，一開始時院民所受到的不平等的對待，卻從來沒有被納入聯合報的報導之中，遑論在社論或者專欄中看見

了。一個對於樂生處境從不了解的人，在聯合報中可以看見抗議事件與政府決策的變變變，或許會對政府處理樂生的態度感到狐疑，或許對警方動用優勢警力迫遷而悲憫弱勢，而從來不了解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由此看來，聯合報對於民眾的影響，也僅止於告知民眾有這個議題的發生，而不動用媒體的壓力突顯政府的失職。對於政策，大多數的報導都是跟著抗議事件的發展在走的，因此無法看出聯合報本身的文字對政府政策產生巨大的影響，頂多也只能看見聯合報報導數量與政府政策具有正相關罷了。」(王翌帆，2011.6)

這篇是一位建國中學資優生的研究，卻對聯合報在樂生事件中扮演的角色給予相當嚴厲的批評。而這樣的批評，在下一章節的大埔事件中，同樣可以看到這種情況，甚至更變本加厲，許多主流媒體遇到這種事關當地居民切身權益的事情，監督政府的角色，形同繳械。

誠如上述研究指出，中時表現被認為較聯合報有關懷弱的傾向，但是報導的篇幅和力道，仍然有限。

「報紙可能好一點，起碼在文字把事情報導出來，比較沒那麼誇張。樂生大遊行報紙版面也不大，他們總想找個時間點作 ending。」、「其實他們早就設定樂生好幾次 ending。覺得沒甚麼好報了，就不想再登樂生的新聞。但樂生現在也還在啊，貞德社當初被拆，包括平面媒體的記者也會說樂生已經被拆了，為什麼，主要是想宣告這件事情已經結束了，談得差不多了。」(孫窮理，2011.6.23)

2007年4月15日樂生青年發起大遊行，這一天，可說是搶救樂生院的一個高潮，當時商業電視和報紙均大幅報導，很自然的，焦點多集中在衝突場面，對

樂民的訴求則十分有限。但是所謂的衝突為何?當時可說唯一一家完整報導樂生事件的公民媒體苦勞網創辦人兼特約記者孫窮理對於主流媒體在這次新聞報導的傲慢和誇張有另一番感受：

傳統媒體對樂生表現許多傲慢和成見。中天有一位記者許少蘋，在樂青去捷運局丟雞蛋時，表現非常傲慢的態度，直接問樂青學生說：「你老師知道你在這裡嗎?知道你在做什麼嗎?」當時苦勞網的記者汴中沛就站在她旁邊，基於記者的身分，淡淡的跟她說，「記者不可以這樣」。結果，他們的攝影記者拍下來，PO到網站上說他是樂生流氓。其實這位記者當天是有被蛋枝砸到頭髮，或許惹來她的不悅。許少蘋後來更在網站上說，樂生早就是「我們媒體」的黑名單。¹⁸

後來，香港獨立記者張翠容上台演講，因為是外籍人士，警察就舉發，中天記者開始追著她跑，我們圍著她把她護送出來，記者說我們侵犯了採訪權。想想看，一位敢隻身從科索沃、黎巴嫩到北非的戰地記者，有著長期歷練的人，卻被記者嚇到哭，你可以想像台灣記者多恐怖嗎?

415 大遊行其實沒有發生什麼大事情，記者守一整天，就等著衝突，一個外國人上台，被警察趕下來，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新聞，他們只管衝突，結果報紙出來說是一個自稱記者的香港籍人士。這理有很多誇張的東西。一整個亂象，特別是電子媒體。 (孫窮理)

¹⁸ 孫窮理, 2007.5.29,<給中天記者許少蘋的公開信>

除了苦勞網之外，2006 年到 2007 年之間，公共電視陸續做了多集有關樂生事件的記錄片，其中 2006 年 10 月 25 日播放的〈樂生〉紀錄片，獲得入圍該屆國際紀錄片雙年展。2007 年 3 月製作包括〈樂生院內院外：公民對話〉，4 月則有〈樂生風暴〉等記錄片。這完全符合公共電視的製作節目宗旨，但是由於公視在台灣一向小眾的媒體屬性，閱聽眾相對比較少，卻已是當時樂青和院民的重要資訊露出。

4.1.3. 部落客的反撲

就因為商業媒體不是忽略樂生新聞，不然就是誇大報導，讓搶救樂生院的運動過程中，努力在網路傳播上找出一個突破口。聲援樂民的青年樂生聯盟早在 2005 年就建立部落格自主發聲；關注人權的《苦勞網》從被動的進行樂生事件報導，到最後更成為樂生院被拆前夕最重要的搶救人員調度站，同時也扮演樂青和官方溝通的一個重要管道¹⁹。許多人在《維基百科》中文版，從 2006 年 2 月起編修樂生療養院條目；到了 2007 年 3 月 5 日政府限令樂民遷離，更多的部落客加入聲援和報導行動。

當時參與搶救樂生院的部落客相當多，比較被提起的有，董福興、Wenli、HOW、瓦礫、小梅子、豬小草、企鵝和亞典波羅等熱血的部落客。當時立報記者胡慕情專題報導也是少數願意給予較大版面的平面媒體。²⁰

¹⁹ 孫窮理訪談,2011.6.23 「苦勞網對樂生新聞一開始是被動，到發展出較主動的報導，到後來沒有場子，也會主動去追相關新聞，這是和樂生互動出來的。但在樂生事件，苦勞網還有超越媒體的一些事情---」

²⁰ 〈部落客的聲音：保留 90%，樂生能讓捷運與新莊更好！〉

3月9日，部落客發起「讓樂生人權決定我的總統」活動，迅速得到一百八十多個部落格串聯響應；接著豬小草、HOW等部落客訪問專家學者討論各種保留樂生方案，另一位部落客「弱慢」，也撰文比較樂生和捷運共構的五種方案。

從下面的表格可以發現，這些部落客或者樂青在網路上寫的文章，有報導，有評論，也有回應外界的文章，顯得相當多元，他們分布在個別的網站或部落格，如果整合在一本刊物裡面，其實就是一本樂生專輯。

表二、樂生部落格文章類目 / 數目一覽表

	文章類別	次類別	篇數
1	樂生介紹	樂生人物誌	4
2		介紹樂生	8
3	行動回顧	05/11/17 文建會行動	2
4		05/11/22 總統府行動	9
5		2006 樂生主義	23
6		2006 新文資法告急	10
7		06/6/11 六一一大遊行	17
8		06/7/11 北縣府展現暴力	14
9		06/7/26 國民黨靜坐絕食四日	17
10		07/3/8 金華街圍堵蘇貞昌	10
11		07/3/11 金華街六步一跪	2
12	樂生大哉問	評論	63
13		回應各界批評	6
14	最新消息與行動		84
15	其他		32
16	馬來西亞雙溪毛糯院		3
17	未分類文章		284
總數			588

資料來源 李明炫 2008.7 《Web 2.0 下的社會運動：以樂生保留運動為例 p53》

透過共享書籤網站《HEMIDEMI》的發布訊息，很快的在網路集結了一批原來不了解樂生事件原委的網友加入關心。

4.1.1.4 關鍵的一張示意圖

不知道該如何幫忙樂生的部落客 Wenli(徐銘鐘)，於 3 月 14 日自行完成手繪的保留 90%樂生版示意圖，和保留 41%政府版示意圖對照，清晰呈現兩案差異。這張圖貼上網後，立即在網路引起廣泛注意，並被大量引用及轉貼。

圖三、樂生版保留 90%示意圖

要做事？做好事！

保留90% 樂生能讓捷運與新莊更好

政府說，樂生佔據了捷運開發和新莊發展必需的空間，捷運已為樂生延宕三年，新的90%的方案更會延長數年的工期，虛耗數十億公帑。但依據捷運局官方施工進度控管資料，新莊捷運施工目前只比預定進度略微延後【0.28%】工期時間，何來延宕三年？

根據行政院文建會委託欣陸工程公司評估之90%保存方案，所需經費約3-5億多，只需全體國民每人22元的支出，預計多4個月的工期。

政府又說，他們建置了新的24小時冷氣大廳安置伯伯老媽媽。其實老人家在最後的歲月要的不是全新的封閉式病房，而是熟悉的平房家園。不站在院民立場規劃所需的空間，只是強制搬遷，老人家還能再搬幾次？

全區90%保留樂生才能讓新莊不會只是「捷運沿線其中一站」，而是兼具文化古蹟、美好綠地的「捷運沿線特色、新莊人的驕傲」。

政府的確在做事，但是全區90%保留樂生，對新莊、台北市捷運發展，必然更有好的實質經濟繁榮發展和台灣國際形象的促進作用，【公開審議】樂生 全區 90% 方案是必要的。

樂生、捷運、綠新莊！我們需要公開審議讓新莊有更好的發展。

台北縣政府刊登了幾張看似樂生院的破落照片，企圖證明樂生院已不適居住。然而這樣的破落是因為主管單位刻意放棄修繕而造成的。

現有綠意盎然的樂生院，比起封閉的空調病房，才是最適合這些飽受病痛的長輩安養晚年，與新莊市民休閒遊憩的健康環境。

捷運把人逼出去 樂生把人引進來

請想像，未來的觀光客會搭乘捷運新莊線，專程到新莊看一座龐大捷運機廠與高聳的水泥牆土牆嗎？

捷運並不只是通勤工具而已，它更能源源不絕地將觀光客與長遠的經濟利益灌進新莊。這總不應該只被廉價地用來安置捷運機廠，留下樂生，它可以成為新莊線上的漁人碼頭，讓新莊子弟弟永世受惠。

捷運局方案示意圖

41%

90%

文建會保存方案示意圖

90%	41%
人道關懷	遷移封閉建築物
文化保存	完整歷史古蹟
地方繁榮	少量無特色房舍
生活環境	平整捷運機廠房
多四個月捷運工期	冰冷生硬擋土牆
換取新莊經濟、文化長久繁榮發展	無價

本廣告由四百多位部落客與HEMIDEMI共同發起與贊助
 投稿樂生 公開審議 停止封運
<http://savelesheng.googlepages.com>

資料來源: 部落客 wenli(徐銘鐘)提供

到了 3 月 15 日，部落客董福興對主流媒體極度不滿，認為雖然已經有 180 多個部落客串連聲援樂生，但主流媒體卻依然不聞不問 (董福興,2007.03.15)。他因此決定集資在主流媒體刊登廣告。募款是透過共享書籤《HEMIDEMI》進行，在 24 小時內得到 4 百多位網友響應，原先預期一周募到的款項，結果在三天內就募齊了，徐銘鐘事後表示，應該是有大戶出現，所以才那麼快，總共募到 20 萬元，決定用來購買蘋果日報半版廣告，於是便以徐銘鐘所繪的示意圖作為廣告主圖，於 3 月 19 日刊出，標題為「要做事? 做好事! 保留 90%樂生能讓捷運與新莊更好」。

為什麼會想用一張基本上是漫畫的圖來呈現樂生院的問題? 徐銘鐘提到當時他所以會畫這張圖的原因：

注意到樂生的事情，是在書籤網站上看到，有些人開始掛書籤，在畫圖之前我也寫了幾篇有關樂生的文章，但文字的東西，說無力也是無力。當時寫的文章，現在看起來也蠻迂腐的，就像在請命一樣，我做的和其他人看起來沒什麼不一樣。有時候需要一個東西去吸引別人的注意力，若能喚起同理心，那就更好了。像大埔有人拍到那些影片就是個例子。

當時大家急著想知道什麼東西，也知道樂生很危急，為什麼被拆，可能方案談不攏，是什麼方案?若要跟人家說明，要有一個依據，看影片可能緩不濟急，乾脆畫個圖，五分鐘就知道我們不要這個方案的方法，而且合理嗎?。可能當時需要的不是一部記錄片，而是一張圖。如果一個住新莊的人要去跟家裡的人說明，與其看記錄片，不如拿這張圖看。(徐銘鐘)

但是，還沒從建築研究所畢業的 wenli，它所以會想到用圖示方式，來讓更多外界知道樂生院民的要求並不過分，是因為他認為，那個圖基本上算是一個漫畫，一般人會很容易了解。「因為光聽數字的話，40%和 90%好像沒有太大感覺，但很微妙的是，只要看到圖就很具體知道有幾棟房子，代表的是什麼，挖掉多少土。」wenli 說，因為當時他覺得自己沒辦法幫上什麼忙，就想試看看，想不到無意間打出來的一張牌，後來影響會那麼大。

一般建築圖有等高線，全部擺在一起看，都差不多，捷運局的圖更不用講，都是工程圖面，所以我把它翻譯成看得懂的圖。當時我畫的是一個製圖中的等角圖，表現立體感，呈現相對位置。大家看了，覺得只放在網路上很可惜，就想要讓它出現在主流媒體上，其實立報和另一份建築雜誌 Dialogue 也有刊出。後來部落客去募款的消息放出去之後，中時一位記者曾來要圖，但最後卻沒登出來。由於在我們刊登廣告前一天，台北縣政府也登出同樣大小的廣告在蘋果日報，讓我們多了一個晚上修改稿件，以更精準的回應對方說法。

圖畫出之後，兩、三天內就有 3 萬人點閱，page view 更達兩倍之多。我從 05 年開始寫部落格開始，一年半到兩年後，這則[PO 文的流量，算是我當時部落格的一個高峰。 (徐銘鐘)

當初出面募集資金的部落客董福興，原本在 pchome 工作，當時大家都說應該登報紙，不然媒體都出不來，但並沒有人真的去做。Wenli 說，只有董福興採取了具體步驟，去讓這個想法實現。他在《HEMEDEMI》上開了一個捐款頁面，讓大家認捐，你一百我一百這樣。而金流的處理也是他頂下來。

當時是樂生青年的鐘聖雄回憶當時忙亂的工作說：

那時候我們要辦大遊行，所有事情都壓上來，每個人都要負責組織串連、行動劇或去學校演講。大家碰到面，都很忙，要在兩周內搞定。

董福興偶而會來跟我們碰面開個會，聊一聊；後來知道有集資刊廣告的事情，我們覺得這個事情太好了，我們做不來，你們去做。

這是一種化整為零。有人就說過，把十個人放到組織裡面，來分配工作，不一定比較有效率。如果打散放出去，做自己想做的事，遍地開花，或許沒辦法掌握，效果可能是很好的。我們和許多不是會議內部的外面的人，關係就是這樣。

把事情講清楚，畫一個圖就很容易懂，因此他們去刊登廣告。部落客會紅，是因為簡單地把事情講得讓人了解，這是他們的優勢。

(鐘聖雄)

部落客都是來自各方的英雄好漢，並沒有什麼組織層即引領他們，所以他們的合作模式也是完全自動自發。例如他們決定用Wenli的示意圖做廣告素材的製作過程，也是一種協作過程。「不是單單我一個人能夠完成。有很多人來分工，例如有人去拍照，有人負責排版，有人去跟報社談廣告；反正那個位子缺人，有餘裕的人就補上去。默契是在那時候、那個場合存在的，做完了，各分東西，我就回台中。大家去做其他事情，我覺得，這是今後很難再現的經驗。」(徐銘鐘訪談, 2011..6.24)

值得一提的，在此同時，《Global Voice》台灣團隊也在三月十一日將樂生訊息撰寫成英文報導，向全世界發送(Lee,2007.3.11)。這樣將台灣發生的新聞往國際平台發送的作法，後來也在大埔事件中發生。可以說，這群部落客想方設法，就是要引起大眾對樂生事件的關注。

4.1.5. 傳播途徑及效果

樂生青年對網路世界也相當熟悉，除了部落客各自發揮外，他們自己也架設平台。鐘聖雄說，樂生的平台，一開始架 wiki，後來放一個 blog，那幾年部落格興盛起來，許多部落客和有意見的人被連結，或用貼紙串連，網路還是另類媒體可以殺出血路的地方。即使沒有一個 dominant 的媒體，照樣可以有發聲，到現在還是一樣。但是，平台架設好之後，更重要的傳播消息出去讓更多人知道。

「就是一直發，不要想，一直發訊息，就像人類對外太空一直發訊息一樣，主要是把事情講清楚，然後一直把人往樂生帶。要對這個環境有感情，人一定要進去，只要是人就會有感受。因此，也就是一直發訊息，一直帶人。要說達到多少效果，坦白說，也不是我們能夠掌握的。連專業的媒體人或行銷人都抓不住。但一些知名的部落客會幫我們發出去，或者透過 e-mail 來發信。」

(鐘聖雄)

當時很紅的書籤網站《HEMIDEMI》，是怎樣的一個平台?wenli 說，《HEMIDEMI》就是一種社群網站，只是工具不同，但大同小異。這個平台等於做個中心把訊息聚合，有點像智邦的 my share 網站，是一個 social book mark，也就是一般網

站上「我的最愛」，是存到我們的電腦上，《HEMIDEMI》則是大家把書籤放在網路上和別人分享，我看到了什麼，有趣的聯結。書籤收愈多，表示大家關切愈高，就像現在臉書多少人按讚一樣。這種功能現在大概都被微網誌 SOCIAL MEDIA 給取代。但當時它在募款方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不過，也不能只靠書籤網站，因為百分之九十的書籤看過就算了，重要的還是 follow 一些意見領袖或比較願意講公共議題的書籤，可以了解比較重要的訊息。到現在 twitter 還是如此。」(徐銘鐘，2011.6.24)

部落客的積極行動，加上樂生院院民和聲援團體的持續抗爭，終於引起主流媒體和政治人物的重視。電視及報紙對樂生院保留問題的報導和討論也熱烈起來，讓當時正在爭取民進黨總統候選人初選的謝長廷、游錫堃在 3 月 21 日簽名支持保留樂生 90%院區，同樣要爭取提名的行政院長蘇貞昌也接著承諾朝向保留 90%方向努力。這讓搶較樂生院行動因此有了初步成果，也是這項運動最感樂觀的時刻，不過，部落客為確保政府對線承諾，又藉由《HEMIDEMI》動員參與 4 月 15 日的「捍衛樂生」大遊行，並持續關注事件發展，進行相關報導、論述和行動。

4.1.6.公民媒體平台：苦勞網

就在主流媒體對樂生事件抱持著疏離冷漠的態度時，而舉辦過 415 大遊行的樂青也感到十分疲憊時，標舉「運動的媒體、媒體的運動」的苦勞網，適時的接手，讓樂生運動進入另一個顛峰，苦勞網也成為後來整個樂生運動的重要基地。

這時，苦勞網扮演的不只是單純媒體的角色，而是變成了一個樂生與官方的溝通橋樑。

樂生有其特殊性，例如工會或工運團體可能有自己一套拆招的方式，而且單一的對象對單一的單位，但樂生這些年輕人沒有和官方對打的老練經驗，而且面對的單位太多了，從台北縣政府、文建會、工程會、捷運局到行政院。比如從是工運的，只要針對勞委會就可以，非常熟悉彼此的想法。但樂生接觸面太廣了。

我們就比較容易扮演一個角色。特別在樂生，當時擔任記者的我們感覺特別強烈，例如樂青會等待從苦勞網看到官方的說法，因為他們問不到，而一般媒體記者也不會去問。此外，官方也會問我們樂青這邊的消息和態度，我們因此就扮演著另一種媒介的角色。

過去從事社會運動者，大多了解官方的角色，會先打過交道，一但覺得真不行了，才會拉戰線到街頭。但樂青的情況很不同。

孫窮理說，樂生新聞對苦勞網來說，並非主動去挖掘出來投入報導的議題，一開始也是被動，然後發展出較主動的報導，到後來沒有場子，也會主動去追相關後續的新聞，這種過程是和樂生互動出來的。

但在樂生事件上，苦勞網還有超越媒體的一些事情，讓孫窮理回憶時仍津津樂道。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 07 年 4 月大遊行之後，形勢就愈來愈不利，捷運局從周邊開始動手拆房子，912 在樂生大門口正式動工。當時我們剛好在籌辦鐵馬影展，911 當天晚上知道確定要拆的消息，晚上七、八點的時候，就有一、二十位學生前往樂生準備肉身阻

擋。我們知道後，就在苦勞網首頁發布消息，呼籲大家到樂生去幫忙，當時還沒有臉書，就在《HEMIDEMI》推。除此之外，我們十個人在辦公室拼命打電話，把一切人脈都用上了，最後還成為計程車調度站，因為很多人沒有交通工具，於是誰要開車到樂生的，我們就幫他找車共乘。從晚上八點多一直動員到半夜兩三點，例如你在松山，要開車會經過台北車站，誰就搭誰的那一班車，後來我們戲稱他們為樂生公車。

一直到凌晨五六點，沒有任何公共交通工具才停止調度。那時候我才離開辦公室出發到樂生。我們總共動員了兩百多人。

很多人告訴我們，那一天他們快瘋掉了，因為手機簡訊、msn 或 e-mail 等一切通訊工具都充斥苦勞網發出來的樂生訊息。

912 動員是相當激烈的，大家把床都搬出來，激烈程度可以和貞德社遭拆那一場相比。這些是件對學生和樂民都有一些衝擊，樂民覺得對學生很心疼，很難過學生為他們付出那麼多，結果卻還是一樣。

後來我們就把鐵馬影展移師到樂生的中山堂舉辦，在 915 那一天。當時，經過那麼多的衝突，我們有一點沉澱和洗滌的味道。我們跟建國啤酒廠買了一百多瓶啤酒。大家喝醉了，就躺在月光底下，算是運動的一個療傷吧。

我們主要是發布訊息，在裡面辦座談會，最後辦鐵馬影展的文化活動。在裡面找到更積極的角色扮演。08 年再辦了一場鐵馬影展。(孫窮理)

孫窮理說，我們本來就是報導社會運動的媒體，有一個社運的發稿平台。因為樂生事件發生了，我們就會去採訪。等到一段時間就有一定程度的掌握，變得能夠寫出東西來，也會產生一些論點。例如找到一些定位，我們後來採訪文建會、工程會和捷運局變得容易許多，這些都不是樂青可以和他們互動的。官員也認識到苦勞網不只是媒體，和樂青是同一掛的，但又不太一樣。他會和對待一般記者不太同。

4.1.7 組織運作：青年樂生聯盟

當年因為台大大新社辦活動而投入搶救樂生院運動的許博任談起青年樂生聯盟的源起表示，2003年一個醫學系的學生在這裡辦營隊，許多人才知道樂生事情的嚴重性，最早協助樂生的學生是陽明醫學院衛生福利所的張馨聞，那時候學生還很少，張問他們要不要去幫忙？我是參加台大大新社，2005年整個社團都進入樂生，因此便成立青年樂生聯盟。那時候新大樓剛蓋好，一半的樂民已搬過去。我們就進原來的院區辦樂生周，每周都參加樂生自救會的會議。隨後在各大學校園舉辦論壇和活動，也在桃園就辦過文化資產論壇，院區通常都固定有活動，我們就在大樹下開起會來。

05年11月新文資法通過，我們去總統府前抗議，沒多久就指定暫定古蹟。年底他們針對文資法到文建會前進行抗爭，在總統府前靜坐兩天，媒體是有報導，在A落，不到半版。但比較07年之前，大家雖然知道樂生的問題，卻沒有特別關注的情況好一點。前一年，2004年樂青到日內瓦的WHO大會場外拉布條，引起國際注視。05年10月日本漢生人權訴訟勝訴，也算是運動中一個重要的高點。

06 年台北縣府和捷運局提保留 40% 方案，樂民不同意，縣府便送行政院核定。當時縣府有找樂民協調，由副縣長主持，聽取樂民的意見。當時參加的還有台大城鄉所的劉可強及夏鑄九教授。結果會議結束後，縣府對外發新聞稿，表示兩位老師也同意。兩位老師很快就予以否認。事時上，劉可強老師在 04 年就做了一個幾乎可以全部保留的設計圖。 (許博任)

青年樂生聯盟(簡稱樂青)是一個集體決策、集體承擔的團體。以前樂青的人出去，人家會問他在樂青的職稱是什麼?有組織化的想像，例如發言人、理事長、常務理事等幹部，但都沒有，我們就只是成員。樂青從來就沒有領導者，大家處在集體決策，集體承擔的狀態。 (鐘聖雄)

鐘聖雄說，根據社會運動理論，通常容易投入社會運動的青年特質上就是反對階層化，人做為平等的個體，本來就可以主張各自的權益。這是最基本的。許多投入運動的人不樂意見到階層化。

不可否認的，有些人還是有些領導性的意見，也未必是自然而然產生，例如開會前會，這樣做會讓大會議中比較好做成決策，但有些人就會覺得，你都談好了，干我什麼事?

整個樂輕聯盟，並沒有階層化的現象，鐘聖雄說，有時候想，才剛投入樂生的人，到底和你是否站在一樣的基礎? 理論上是，但實際不是。你有參與比較多，看得比較多，這可能就成了資歷的問題。但因為很自由很平等，有的人就會覺得找不到一個他可以發揮的位置。「我們則認為，你想做什麼就去做，但很

多新來的人，因為每個位置都已經有人去做了，而找不到位置。當他找不到認同的時候，就會默默離開。」後來，樂青開會團體愈來愈大，多到了 20 幾個人一起開會，疆界就有一些模糊，算是很內部的核心會議，一個新來的人就可以有發言權，可以提意見。這有很多好處，激盪許多意見，但是也有不方便的時候。

4.1.8.對政策影響結果：

「利用 Google 搜尋功能查詢，截至 4 月 17 日止，符合樂生的查詢結果就高達六百三十幾萬則，但關於樂生的相關新聞報導卻僅有 1,201 條，其中不少是由苦勞網所發出的，其他的傳統媒體則多只是抗爭及官方說法等相關報導。」「樂生事件從一開始應該就算是一種寧靜的革命。像是部落客發起的『由樂生人權決定我們的總統』到『募款買下傳統媒體廣告版面』，以及『保留樂生 最後戰役-415 護樂生大遊行』，這群部落客們靠著一連串的網路串連及實際活動，終於讓社會大眾聽到，也看到這個之前完全被傳統媒體給忽視的弱勢新聞。」²¹

不過，當年常常往返台北台中的部落客 wenli(徐銘鐘)對於當時的網路現象，卻感到非常悲觀。他認為，網路的高度串連，的確替樂生院民爭取了一些時間，但是面對捷運就是要蓋的結構問題，不僅無法改變決策，連對主流媒體的影響都不是很大。

很多人在網路活動炒得很熱烈、或者畫圖轉寄和登廣告的效果，殘忍一點講，我認為對主流媒體沒什麼影響。或許替樂生爭取了

²¹ liaopp 的單車與生活 2007.4.19 <http://blog.roodo.com/liaopp/archives/3028991.html>

一些時間，當下這個議題被提升到一個討論的高度，但是仍然無法解決結構性的問題，因為捷運就是要蓋，你能怎麼辦？

當時我們任何人都沒這個影響力，撇開部落客身分不談，我們只是一群博碩士還沒念完的學生，工作不順或收入不高的一群人。我們那時候就在笑，捷運局一定覺得莫名其妙，從哪裡冒出這些無名小卒，給他們找了這麼大的麻煩。但是還是要說，替樂生爭取到了一些時間，當下提供一個高度，卻不敢講有大效果。

從那邊可以看出這個結論？從為了讓訊息登上主流媒體，部落客的作法卻是去報紙登廣告的手法，就很清楚了；如果當初媒體願意登樂生新聞的話，我們還需要去募款嗎？更重要的是，之後主流媒體的態度也沒有改變。我現在去讀三四年前的研究公民新聞文章，我覺得，台灣還沒有這樣的土壤。台灣好像還沒有像中東茉莉花革命這樣，有那麼迫切的問題。只能說，這是一塊很硬的土，大家慢慢挖吧。 (徐銘鐘)

到現在還持續關注樂生動態的孫窮理則認為事件本身的衝突結構，是無法成功保留樂生院的重要因素。：

外界和媒體把樂生和新莊線通車兩件事對立起來。樂青也把力氣發在分段通車上，但當一個是舊有的、老的地方、弱勢的居住人權，和社區發展兩個東西衝突時，這個結構是一開始就存在的。不過，政府還是吸收了一些進步性的元素，例如成立一個小組提出更多的因應方法，讓大眾媒體表面上認為政府讓步了，而部落客也無法支撐那麼久。從04年到07年是一個高峰，但缺乏後繼的

人，運動者很多是學生，經過三四年後，中間有很多人事改變，這也是原因之一。基本上，大結構本來就是困難的。（孫窮理）

樂生療養院最終不敵北縣府、北市捷運局和當地居民的壓力，無法保留幾個重要的建築物。筆者 2011 年 5 月前往樂生院，看到少數還留在院區的院民，如本來住在貞德社林卻阿嬤，他們都搬到院區的別處。這個新家，該有的設備都有，但是沒有雙掌的她，淋浴間裡卻裝著她根本拿不起的蓮蓬頭，急救鈴也按不下去；更重要的是，以前她在貞德社，輪椅一出門就可以俯瞰院區，吹著拂面而來的涼風，如今她的房子門口就被一堵牆給擋住了，房子的坡度比貞德社還高，形同再度被封閉起來。

對於後來樂生終於妥協，接受政府提出的方案，鐘聖雄談起來還是感到無力和不滿。

我 5 月 15 日入伍。後來妥協的方案則是在 530 決定。因為當時沒參與，所以沒資格太多評論。但我覺得這的確是妥協的產物，大家當時都有一個壓力，到底能撐多久不知道；不妥協，我們這些幫忙的人一直喊衝，會不會讓樂民最後什麼都沒有？我們不是當事人，你自己也會很害怕。

但運動本來就不應該妥協，另一為樂青何欣潔說了一句很有道理的話：「保留樂生不是算數學」，因為家的完整印像，是一個完整的空間，不是用幾%在計較。我們認為，例如保留 40%，是沒有安全基礎的，把山腳挖掉，上面會垮下來。現在的情況（指續住區因工程出現裂痕），以前我們就講過了。只要沒完整保留，其他的保留都是假的，不管是 70、60，和 0%都是一樣的。在這個大前提下，就不應該計較%數的問題，不應該妥協。（鐘聖雄）

2010年8月，被捷運局認為「施工也不會影響」的續住區院舍(反省室和怡園)，赫然發現相鄰的這兩座院舍出現相通裂痕²²。據捷運局測量，怡園的這道裂痕長度超過180公分，由於部分裂痕在磚牆上，捷運局沒有修補。樂生保留自救會副會長呂德昌表指著修補過的裂痕說：「這是18號下午補的，但晚上就裂了。」她擔心會不會再迫遷一次。不過，2011年5月7日，呂德昌清晨六點多因肝癌辭世，參與運動的樂生青年「回想起抗爭保存時曾和呂阿伯一起奮鬥的過往，深感不捨，號召大家近日到呂阿伯停靈的反省室，陪他走過人生最後一段旅程。」

樂生青年說，多數院民過世後都會盡快火化，像呂阿伯這樣停靈在院內，讓大家輪流來憑弔、致意的，他應是第一人。樂生青年也在反省室牆上，掛滿呂阿伯拍攝的照片及他生前的影像，入口處擺著筆記本，供來賓寫下想對呂阿伯說的話，讓反省室變成一條活生生的歷史走廊。

當年樂生青年為樂生院民和官方奮戰數年，甚至有2人因遊行時的衝突被判緩刑，讓樂生院民感到十分不捨。前綠黨召集人潘漢生2008年在他的部落格寫著：「樂生院保留運動遭到警方侵犯人權，是事件最頻繁、人數最多的青年社會運動。在噬血媒體的扭曲下，樂生青年被貼上了激烈的標籤，被警察另眼對待，實際上只是堅定的非暴力抗爭者，許多人在這個運動中、在國家暴力下迅速成長²³。」

²² PNN, 2010.08.19 <樂生續住區出現大裂縫 捷運相關工程緊急暫停!>

²³ 潘漢聲, 2008.11.11, <血淚斑斑的樂生院保留運動>

潘翰聲這項預言看來是應驗了，因為，許博任和鐘聖雄這兩位樂青，前一位投入台灣農村陣線，繼續為弱勢者的權益而努力，後一位則先後在莫拉克新聞網及公視 PNN 議題中心擔任記者，他們兩人都關心並投入大埔事件和反國光石化事件，不同的途徑，行動者的角色卻完全沒變。他們的故事才剛開始。

不只如此，部落客徐銘鐘後續雖然不像關心樂生事件般的投入大埔及反國光事件運動中，卻也在適時的時候，再度發揮所長，擊出安打，讓國光石化公司的網路戰略被擊破。更不用說，公民媒體苦勞網繼續報導所有弱勢族群的議題，也在上述兩個事件中，繼續發揮影響力。

4.2、苗栗大埔怪手開進稻田事件

「2010.6.9，相信對苗栗竹南大埔的居民絕對是個永難忘懷的日子。

6.8 下午，縣府運來水泥拒馬阻斷大埔地區通外道路，並施行交通管制，當地居民發覺後，緊急連絡立委、議員前來協調，縣府態度強硬不予理會，直到傍晚才開放一條通道供民眾出入。

6.9 凌晨三點多，警備車載來二百多名員警，同時到來的是二十多輛怪手、鏟土車，還有救護車，帶頭者按圖索驥，四處佈置警力與怪手，時間一到同時出動，令不及防備的居民手足無措，無法相互支援，接到訊息的媒體在外圍即被擋下不得進入。」

這則標題為〈當怪手開進稻田中〉的影音公民新聞在 6 月 13 日發出，離事件發生日已經超過四天，但是，主流媒體除了隔天 6/10 只有聯合報在地方版出現小小的一塊新聞外，這件事宛如人間蒸發，不曾發生過一樣。

但隔了一個月之後，7 月 17 日，農民的怒吼聲響徹台北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超過數千人在凱稻夜宿，反對農地任意遭到政府徵收的命運，由公民記者大暴龍所發表的這篇報導，就像是一支燃料彈，照亮了政府粗殘徵收土地的黑暗面。

4.2.1 事件原委

苗栗大埔徵地事件，是台灣公民運動中，少數能喚起全民公憤，成功扭轉決策之個案，但一開始，這不過是一則幾乎完全遭到主流媒體忽略的地方新聞。

由於反對土地被徵收的農民鏗而不捨，並透過公民記者大暴龍所剪輯的一支影片，在網路掀起數十萬人的關注及轉載，社運組織台灣農村陣線適時介入，協助農民進行有計畫的抗爭以捍衛自己的權利，主流媒體才跟進報導，後來部分電子媒體並進行專題報導，連最早給予苗栗縣長劉政鴻五顆星評價的《天下雜誌》，也針對大埔事件做了調查報導：〈優良農民為何淪為「釘子戶」？〉。

農民除了數度上總統府、行政院及監察院陳情和抗議，並在 2010 年 7 月 17 日舉辦農民夜宿凱道活動，糾集了全台灣各地類似遭遇的自救會全面集結。這場夜宿活動現場，聚集了由各地農村運過來將收割的稻苗，送到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強調要把田重回去；後來這些稻苗，並回送到高雄美濃及彰化溪州兩地，經過 120 天，在當地結實累累。其中，美濃凱稻成熟後，透過志工，在稻田中刻劃出，「土地正義」四個大字，由空中俯瞰，場面令人震撼。

717 運動，因此被認為是台灣社會運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大埔事件源起是這樣的，2004 年起，竹南基地共擴編 131 公頃，其中位於大埔里的 23 公頃土地劃歸都市計畫使用。2008 年 3 月，因鴻海集團旗下的群創光電希望擴大事業專用區，苗栗縣府再擴大徵收範圍 5 公頃，於是連竹南大埔自救會長陳文彬的家也被列入徵地範圍。

苗栗縣府原預計以區段徵收 23 公頃時，因同意原地原配、也不會拆及住家，「所以居民都答應」，計畫也通過內政部都委會審查；不料，經群創陳情後、多了 5 公頃徵收範圍，不但無法原地原配、房子也要被拆除。但因苗栗縣府在都

委會保證將「從優從寬」補償、不夠會向企業借貸，最後計畫仍通過都委會審查。²⁴

但所謂的「從優從寬」補償，並未真的實現，而且農民還是捨不得土地被徵收，於是展開抗爭行動，2009年12月大埔農民北上行政院、監察院陳情抗議未果，2010年一月，竹南科技園區舉行動工破土典禮，上百位農民在現場當著苗栗縣長劉政鴻及達官顯要的面，拉布條下跪陳情，除了公共電視《獨立特派員》節目，進行採訪拍成一部紀錄片，《狀告城隍爺》²⁵。但是，不管是到行政院陳情，還是下跪陳情，其他主流媒體多未報導，即便報導，也以假性平衡報導為主，且只放在地方版，例如自由時報北部版〈不滿徵地 場外「狀告城隍爺」²⁶〉，兩造說法都有，但凸顯縣府不要抹黑的說法，對於農民抗爭的主要理由，僅由立委康世儒代言，農民的角色和心聲，完全不見。

2010年6月9日凌晨4點左右，苗栗縣府以突襲式的手法，用龐大警力圍住該區，並限制大埔里居民出入，派人開怪手進入農田，將已結穗的稻田隨意亂劃，並壓出數個圓圈。當時，居民一大早驚覺不對，開始聯絡認識的所有記者，最後僅有一位電視台記者到場，但也被圍在外頭，無法進入採訪，於是作罷。隔天只有聯合報在地方版有一小塊新聞報導。

大埔事件，後來也催化了一件事，即農地徵收將改變現行依公告現值加成的做法，改為照市價補償。內政部2011年5月跨部會議審查「土地徵收條例」修正草案，針對徵地價格的補償，做成重要決定，現行依公告現值加成的規定，確

²⁴ PNN,農地徵收事件簿, <http://pnn.pts.org.tw/main/PFocus-expropriate/expropriate.html>

²⁵ 公共電視，獨立特派員 139 集,《狀告城隍爺》，獲得當年客家新聞獎「非客語新聞採訪報導獎」首獎。

²⁶ 自由時報, 2010.1.26 〈不滿徵地 場外「狀告城隍爺」〉文中首段小標題即：工策會：合法徵收勿抹黑

定改採市價補償；而徵收補償的價額，將委由不動產估價師進行估價。官員表示，這項決定是在大埔農地事件後，針對重大農地徵收爭議，所做最具體的回應，保障被徵地者權益²⁷。

4.2.2. 公民新聞與主流媒體的關係

4.2.2.1 大埔事件，主流媒體從冷落到大幅報導

很難想像，一個原本主流媒體都不報導的大埔毀田事件，相隔一個多月後，除了蘋果日報僅以一則圖文呈現之外，其他三報的篇幅都不小。其中以自由時報最為完整，除了頭版和二版幾乎全版以外，也作了學者及參加者的說法。和自由時報一樣，中時也在頭版以圖文刊出，並在四版頭題顯著呈現，其副題更強調：「20名警力 成功創造社會運動新面貌 謝絕政客 跳脫藍綠清楚傳達訴求 政府必須正視農村徵地課題」這已經不像新聞，卻像是社論了。

此外，從掛名記者可以看出，聯合報和中國時報都派出 4 名記者採訪，自由時報和蘋果日報則派出 2 名記者採訪，但版面呈現卻有極大差異。聯合報僅在四版的中間右下方處理成兩則新聞。從新聞作業來看，顯示一開始這些主流平面媒體便決定投入人力採訪此一新聞，只是版面後來讓位給了司法院長賴英照請辭²⁸的消息。

²⁷ 聯合報, 2011.5.30, 〈大埔事件催化 農地徵收照市價補償〉

²⁸ 蘋果日報, 2011.7.18, 〈司法院長賴英照 引咎請辭〉

表三 717 夜宿凱道事件四報報導比較

報紙名稱	標 題	版面位置	則 數
自由時報	<p>圖文：凱道守護家園 農民的心聲聽到了嗎？</p> <p>*千農夜宿凱道 高呼還我土地</p> <p>*農再條例過關 學者憂加速農村圈地</p> <p>*農民怒農委會沒站同邊</p> <p>*附表：近年政府強徵農地一覽表</p> <p>*大家談：訪問六位群眾感想</p> <p>*國光石化運轉 國人壽命少 23 天</p>	<p>頭版中間</p> <p>A2 版頭題</p> <p>A2 二頭</p> <p>A2 配稿</p> <p>A2 配稿</p> <p>A2 配稿</p> <p>A2 配稿</p>	<p>7 則接 A2 近一整版作農民夜宿凱道</p>
中國時報	<p>*農民反圈地 吳揆：地方處理不周</p> <p>* 主標：宿凱道挺農村 網獲 800 萬人次</p> <p>副題：20 名警力 成功創造社會運動新面貌 謝絕政客 跳脫藍綠清楚傳達訴求 政府必須正視農村徵地課題</p> <p>*劉政鴻：被扭曲擬提告</p>	<p>頭版</p> <p>A4 版頭條</p> <p>配稿</p>	<p>3 則</p>
聯合報	<p>*「把田種回來」農民反圈地 串連睡凱道</p> <p>*農委會：徵地無關農再條例</p>	<p>A4 版中間</p> <p>偏右下方</p>	<p>2 則</p>
蘋果日報	<p>噙徵農地 千人夜宿凱道</p>	<p>A14 版中</p> <p>間偏右下</p>	<p>一圖一文</p>

圖表製作 / 莊豐嘉

即便如此，很難想像，同樣是大埔事件衍生的新聞，當初對大埔不理不睬的新聞處理方式，為何如此天差地別？這一個月期間，是怎樣的力量，讓這些主流媒體紛紛轉向，被迫跟進，甚至影響政府官員的決策思考？

這便需要從新檢視整個新聞發展經過，公民新聞如何從主流媒體的全面封殺中突圍。

4.2.2.2 巧合還是天註定？大暴龍的鏗而不捨

曾經在主流媒體工作過的記者關魚，她在自費出版的《扭轉新聞》²⁹一書中，描述說：「為什麼許多在地方抗議無效的事情，往往得勞師動眾上台北抗議，甚至在台北街頭發起大遊行，因為台灣弱勢階級在無法翻身的情況下，必然要靠『人海戰術』喚起政界和媒體界的注意，否則死傷或失業再多的人，都只能『淚水、汗水自己吞。』」

這是她在 2003 年所寫，2005 年修正的文章，但是這個情況，不僅沒有改善，而且更為惡化。大埔的居民也曾經照著關魚所說的方式，召集數輛遊覽車北上台北，行政院、監察院都去陳情，甚至在故鄉用一兩百人下跪的方式，博取媒體的注意，這些種種動作，卻完全無效。

因此，因為〈當怪手開進稻田中一〉一炮而紅的公民記者大暴龍(本名叫做陳昆龍)，當初採訪大埔徵地事件時，他根本認為這個案子「已經是死翹翹了」。他回想當初接觸到大埔農地被徵收的情形：

²⁹ 《扭轉新聞--從菜鳥記者，到〈台灣好生活報〉總編輯》2010.6.10

大埔的事，是好奇寶寶 (也是公民記者) 介紹的，一開始我不認識大埔的人。葉秀桃和她倆人都是學佛的，但平常也不常碰面，這是有一次去大埔坐火車回來，和葉秀桃同車告訴我的。她說，冥冥之中，有一天她們兩人都去上課，聊起這件事，好奇寶寶很熱心，就說我來報導，但大概又沒空，就叫葉秀桃找我。

一開始 2009 年 12 月他們在行政院前面抗議，那時我們還互不認識，約在善導寺捷運站，再一起走到行政院、監察院，然後到營建署。當天他們下午又趕回苗栗縣政府，但我沒跟去，這也是我們的困難，沒辦法跟過去。自由時報有報導在苗栗縣府這一段。我認為應該到現場。一個禮拜後，就去拍和採訪那邊的人，如果看我拍的影片，農民住墓地那一段，就是我拍的第一隻有關大埔的新聞。第二則是科學園區破土動工，我和公民行動影音資料庫的記者楊鵬如一起去。

後來，09 年 12 月底台灣農村陣線在土城彈藥庫舉辦說明會，二重埔、相思寮還有彈藥庫的人都有去參加，本來只有這三個地區的人，但大埔很積極，希望也加入，因為主辦的黃仁志我認識，就跟他講。本來時間上也來不及，但說明會因故延後，於是大埔事件就被跟上討論了。真是因緣巧合。

徐世榮和詹順貴老師都在那時候才第一次知道大埔事件。黃仁志播放我的前兩隻影片，行政院和現場採訪。老實說，當時二重埔現場來很多人，相對之下，大埔的問題，好像已經死翹翹，沒救了。後來 2010 年 1 月竹南科技園區的動工典禮，我去拍完了，也不知怎麼辦。大埔的人後來只好去找立委康世儒，但就這樣拖，一直拖到六月。

6月9日事件發生之前，公視就有去拍，他們有跟我要以前的影音，包括行政院和動工的影片。

公民記者的好處是，我們可能一直跟某則新聞，事件還沒有發展擴大，但我們有原始的影像。到了三、四月，公共電視《我們的島》和《獨立特派員》都去拍，其中羅振達並以〈狀告城隍爺〉獲得到客家新聞獎。雖然公視願意做這種東西，一般電視還是沒有。

(大暴龍)

4.2.2.3 串聯獨立媒體，團結受害者

但是，發生怪手開進稻田的6/9事件之後，雖然大暴龍的影片已經在網路上引起極大的迴響，主流媒體還是忽略這個事件，不過全台灣各地有著類似不公不義爭地案件的農民團體們開始團結起來，像是灣寶自救會、二重埔自救會、相思寮後援會……等，在6月19日於竹南大埔召開了「農民反粗殘徵收聯合記者會」，並發表「農民反粗殘徵收聯合宣言：「一方有難，八方來援」，頗有農民起義的味道。

根據公民記者陳治安的描述，當天「徐世榮老師、廖本全老師、李丁讚老師、詹順貴律師……等專家學者相挺發言，當天光是Peopo公民新聞平台的公民記者就來了好多位，其他還有公民行動影音資料庫、環境資訊協會、立報、新頭殼、苦勞網、記協、綠黨、獨立媒體、還有幾位拍紀錄片的朋友，電視台來了公視、客家電視、PNN公視新聞議題中心，真的還是不見「主流」媒體。」(陳治安,新使者雜誌,第121期)。但其實，當天至少中央社、聯合報、自由時報、天下雜誌等地方記者也都在現場，但是他們低調的程度，卻迥異於以往。

不過，公民記者的特性是，一棒接一棒。

「苗栗大埔怪手鏟平稻田事件，也登上國際新聞網站了。由台灣公民記者 jerry0729(陳治安)以英文發表在 CNN 的 iReport，詳盡敘述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報導的標題就是“When the Excavators Came to the Rice Fields” (<http://ireport.cnn.com/docs/DOC-466651>) (當怪手開進稻田)³⁰。

公民記者陳治安，筆名是傑利(Jerry)。他在大暴龍的影片還沒出來之前，也到過大埔，但是對於主流媒體遲遲沒有將這則消息當作重要的新聞報導，覺得很無奈。他表示：

因為 PeoPo 公民新聞平台每周都會精選三則公民新聞翻譯成英文，大埔那次就在其中。我靈光乍現，心想，不如將這篇英文稿，作成影音新聞。當時先請我的英文老師的朋友幫我潤稿，加上大埔提供我的畫面，簡稱英文版，而且配上中文字幕。

不過，我一開始只有上傳 PeoPo 和 youtube。並沒想 PO 到 CNN 的 IReport。剛好，有一位網友跟我說，這一篇很適合放到 IReport，我才去開個帳戶，往那裡上傳。

做這篇英文版報導時，並沒有想太多，也不欲期能夠發揮什麼影響力，想不到發揮很大的效果。

像 TVBS 的記者廖盈婷就在 2100 的濤新聞中說，這個新聞很 PRO，後來幾天的政論節目，都抓「大埔新聞上了 CNN」這一點來做文章。

你知道我做這個完全不是為了名或利，只是想幫忙大埔農民，有幫到他們，感到很欣慰。 (陳治安)

³⁰ 新頭殼 2010.0.29 <「當怪手開進稻田」苗栗大埔事件登上 CNN >

「我待過所謂的「主流」新聞媒體，跑新聞 其實是照著長官的意思，我深深覺得我一直在傳遞很多不好的訊息給社會大眾，在自覺不適合新聞圈後，便毅然決然的離開，如今在我工作之餘，關心我有興趣的環境或弱勢議題，當鏟田事件發生後，跑了好幾趟大埔，和他們成為了朋友，有次大埔的秋琴姐還跟我說：「我比較相信你！」這其實讓我有一點壓力，畢竟我無法時時刻刻在這裡，這次事件大埔居民在第一時間就做對了一件事，就是拿起手邊的攝影機、照相機或手機錄下事發經過，現在已經沒有「大眾」媒體了，只有「小眾」媒體和「分眾」媒體，其實人人都是媒體；公眾議題需要公民的參與，絕對不是政府說了算，拿起攝影機開始做個公民記者吧！」³¹(陳治安)

4.2.2.4 公民監督媒體？

不過，大埔事件，除了出口轉內銷之外，新頭殼網站的一篇報導³²，也造成地方記者相當大的壓力，這篇報導說，「居民向新頭殼記者表示，事發當時，媒體都被擋在外圍，雖然有人試圖連繫某家大報記者，但不知何故，沒看到記者到場。隔天，媒體對這件事隻字未提。只有自由時報在一篇報導立委康世儒為大埔居民爭取權益向總統府秘書長廖了以陳情的新聞中，多報導了一句苗栗縣府強調「依法行政」的回應。」

事後，6月9日怪手剷田新聞當天唯一有見報的聯合報苗栗記者，在其部落格寫了一篇〈你們是來玩的，我是來工作的〉³³的文章，強調當天凌晨根本沒有主跑記者收到居民的電話，而且自由時報在9日及11日均有報導。他質疑新頭殼的訪問沒有平衡報導。他也描述說，當時一位來聲援的女學生看到扶稻動作時高

³¹ 陳治安 2010.12.10 《新使者雜誌》第121期 (17-21頁)

³² 新頭殼 2010.6.15 〈苗栗縣府大動作不見報 居民嘆：簡直像戒嚴〉

³³ 〈你是來玩的，我是來工作的〉2010.6.20 <http://blog.udn.com/miaolinews/4145608>

興的說好好玩哦，他心裡當下想著很想轉頭罵說：「你是來玩的，我是來工作的。」

不過，這位記者的牢騷，卻引來更多人的質疑，一位網友陳為廷上去回應³⁴說：

「先不論到底 6/19 當天居民是否通隻了地方記者。我想說的是，地方記者合已墮落至此?認為這種新聞卻必須被動地接受民眾『陳情』、通知才免強去跑。如果跑漏了新聞被罵，還要反過來把責任推在居民頭上。又，如果真的沒有通知記者，那主因又是什麼?」

也有網友為了反駁大埔居民的說法，貼出幾家媒體的報導，例如中央社和聯合報。〈竹科竹南基地 地主盼如期施工〉、〈竹南園區徵收 苗縣府：合法優厚〉、〈竹南園區整地爭議 大埔農民盼領地蓋新厝〉，反而更呈現主流媒體習慣性報導官方說法的傾向。

因此，網路也就出現一篇諷刺文〈苗栗大埔事件，幫主流媒體說句話〉³⁵：「很多人認為，這次苗栗大埔滅稻毀地事件主流媒體之所以封殺，就是因為苗栗縣政府下了很多置人性行銷。在這裡，我要為主流媒體說句話：這些大媒體上從大老闆、下到第一線大記者，根本心裡就是認為這題是不重要的屎新聞，請這些質疑的人撒泡尿自己照照這則新聞有什麼值得被買的。」

「不是每一個突發事件都會讓買賣雙方想到這件事情需要考量到平常的整合行銷關係，也不會想到這個事件能有加碼專案的空間，把大埔農田給搞爛這種事就是這種事情，各大媒體及各大記者就直接按照專業認為這件事情不重要啊，哪裡覺得夠格要把新聞賣給縣政府，劉政鴻又哪裡覺得這個事情需要花錢買媒體。」

³⁴ 同上，網友陳為廷回應文。

³⁵ Torrent, 2011.6.21 《遊走.觀察.記錄》<http://blog.roodo.com/torrent/archives/12721249.html>

可以說，主流媒體在報導大埔事件的同時，部落客或者網友，隨時也在反擊，成了監督媒體的重要力量。

但這會不會更和媒體的結構及自我型塑有關？大暴龍透露說：

當前主流媒體的環境，他們對大埔這樣的事情的看法是什麼？會不會去報導，其實這是很實際的事情。今年二重埔的第一次共識營回來，和朱淑娟(獨立媒體記者，前聯合報記者)搭高鐵回來，她老實的說，如果她還在報社，可能也不認為大埔是什麼大事情，因為這是地方新聞，而且是縣政府要徵收，也是所謂的依法行政，只是一群農民稍為抗議一下而已。

也許這是很悲哀的，但也讓台灣官方的狀況，媒體的環境和處境，都沒有被看見。(大暴龍)

不是強求主流媒體一定得這樣做，媒體特性的確不一樣，主流媒體做久了也會疲吧。而網路的特性，是可以一直累積，像公視 PNN 議題中心的做法，就是一個事件很完整在一個地方呈現出來。

公民新聞和主流新聞的差別是，公民記者不管大小事都要跟，但主流媒體通常只報導大事件，有新聞畫面就去拍，但過後就沒了。公民記者比較不會把它當作單一新聞事件，而是希望做完整記錄。這是很大的差別。(大暴龍)

大暴龍的說法，或許，也就解釋了本文一開始的質疑，為什麼對 6 月 9 日怪手開進農田新聞不聞不問，卻在 717 夜宿凱道隔天三家主要報紙都以大篇幅且重要版面加以報導的原因。

4.2.3.公民新聞與社運工作者的關係

大埔事件可以說是農陣的一個跨界，本來農陣還是一個小眾的團體，但大埔讓農陣被推到比較重要的位置。比如現在有關農村的問題，自由時報還是會來問我們的意見。農再條例是公民記者和我們合作，大埔之後還是，但農陣變得更容易在主流媒體上被看到。
(蔡培慧)

社會運動團體最苦惱的事情，往往是主流媒體不報導。不是開記者會沒人來，就是播了也沒見報。從學術走入社會運動，從沒發過言到充滿感情和煽動力的演講者，廖本全提出一個很重要的觀點，他認為，大埔事件讓大家看到，原來整個社會都在找突破。

我們都在找突破，對政府要突破，對媒體也是一樣。到了大埔事件，不是環團運動者突破媒體，而是媒體自己突破，他們自己也想要怎麼突破。很有意思的是，看到整個社會都在尋求突破。

以前只能倚賴主流媒體的時候，很低迷，媒體都在問我們有沒有進一步的行動，或者直接挑明跟我們說，做了，也播不出來。整個社會要變成一個公民社會，能夠凸顯公民的力量，媒體是很重要的。在大埔事件上，媒體有很大的改變，像三立電視一直播大暴龍的影片，固然是好事，但公民媒體突破主流媒體，是更重要，更有意義的。當然，主流媒體本身還更可以突破。

朱淑娟在商周寫了國光五百天，也是一個大突破，後來又在商周寫了一個土地徵收的報導。透過突破來扭轉。我在意的就是扭轉

這個社會。就像蘇花高，就算通過也不希望有下一條，重點是透過運動過程，讓民眾知道這個事實，也讓民眾知道如何扮演一個公民的角色，來關心公共事務和議題。（廖本全）

行動者廖本全看到媒體自己尋求突破的力量，而公民記者也看到了社運組織和公民新聞相加相乘的力量。大暴龍對於自己這支影片能夠發揮很大影響力，認為跟有一個組織在背後推動，有很重要的關係。

報導固然有網路出來，但效應會不會發生，重要的是背後有一個團體持續的努力，讓社會有更多人參與進來。大埔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國光石化也走到一個有成就的地方，但是還有一些濕地如水資源保留的問題待努力。

所以公民記者和行動者應該緊密結合到一個程度，可能是讓行動者持續走，公民記者繼續報導。

大埔新聞出來後，因為那個東西令人生氣，激起公憤，但假設只是在網路上罵，媒體也只是翻拍網路一則新聞，可能也就結束了。因為有農陣加進來，舉辦抗議及夜宿等運動，這反而是公民新聞能夠活起來的原因，也就是必須結合公民運動。（大暴龍）

為什麼有社運組織的介入十分重要？大暴龍舉了一個失敗的例子做對照：

2008年9月的時候，我剛剛當公民記者，有一個反淡鐵道路，在永和中正橋，台北縣長周錫瑋在這裡辦無車日，反淡鐵的人就從淡水騎自行車過來，周錫瑋的警察隊就把他們擋在外面，一小沒穿背心只提一個小包包的女生就要帶傳單進去發，裡面辦活動，

外圍有警察，女生過去的時候就被抬，隊長說把她抬上車送走，抓她的畫面我拍起來，上傳的時候，到現在應該快十萬人點閱，上傳隔天就有兩千多人。後來我想，因為那個被抓的人，是騎自行車，所以就將影片往自行車的 **BLOG** 組丟，就熱起來，引起很多人看，但差別在於沒有動作。網路不管再怎麼熱，台灣自行車隊是不會有什麼行動的，淡北有把影片放在網路上，但就只是熱而已。
(大暴龍)

沒有社運團體透過實體的抗爭或活動，將公民新聞所呈現的議題，被不斷的看到，則一時的網路熱，很容易就會冷淡下去。這也是網路特性所在。

的確，社運團體，台灣農村陣線的適時介入，讓大埔農民的希望起死回生，但這卻是大埔居民主動伸手求援而來的。

6月9日怪手開進稻田，詹、徐及我三人都收到葉秀桃的簡訊。為什麼她有我們的電話？因為四月時候有一個產創條例研討會，開完會後，灣寶、相思寮、土城彈藥庫的人大家互相認識，相思寮已經在打法律戰。而葉秀桃也和他們認識。大埔的人很積極，看誰積極關切這個議題。

我們做了一件很對的事，不是單線聯絡，而是讓農民的處境聚在一起，讓他們互相看得到。

例如，10年二月那一次，小八說，相思寮的阿伯，到土城彈藥庫看到他們想要番茄，中年返鄉運動，阿伯就跟他們講怎麼種番茄。有他們自己的語言，而非開會的語言。互相看到好幾次之

後，6/19 的記者會，大暴龍訊息丟出來之後，我們農再的人協助散播。我們發了一個「一方有難，八方來援」聲明。這個聲明不是假的，因為有之前的努力。

聲明之後，23 號就來抗議，30、31 都上凱道。二重埔、璞玉及灣寶都來了。團結起來比較穩。 (蔡培慧)

4.2.4 社運新平台：台灣農村陣線

台灣農村陣線發言人蔡培慧認為農陣是一個變形蟲的組織，沒有一個召集人，大家都是平等的，直到最近才有一個專職的工作者小八，之前都是依賴網路群組進行聯繫。基本上，是「由農民、農村工作者、NGO、媒體工作者、學者、作家、法律專家、工程師、藝術家、學生連結起來組成了台灣農村陣線³⁶」。

這樣的變形蟲組織，在比較急迫性的時候，反應是很快的，因為有集體的氣氛，感染力的動能是很強的，但日常的維繫比較傷腦筋。例如青年反國光昨天辦研討會，但持續要做什麼組織，大家想法就不一樣，有的人認為不要，等將來有議題的時候再運作就可以，但也有人想固定下來。

農陣已經運作兩年多了，還是維持共識決，但組織名稱，也就法定和身分要 match 在一起，目前兩個組織都沒有召集人。告訴你，我已經瘋了，反國光石化就有一群網路，蚵青也有兩個網路，蚵親和蚵青。青年反國光石化有一個網路，是很強的網路，

³⁶ 〈7/16, 17 一起重回凱道（給 2009 連署反對《農村再生條例》的朋友）〉公開信

分工很快，和農陣討論的網路是分開的，這些網路群組的人也不少。

農陣本身的群組其實有兩種，一個是約 7、80 人，叫小群組，參加約一年多，採邀請制，多是最近積極參與農陣的，最近加入的都是學生；另一個是 3、400 人，是討論議題的群組。蚵青的反石化群組和農陣的小群組有點類似，丟出議題，然後分配工作，參與近來不只是給意見而已，也會被分配工作。大家都是自願自覺，妳講了話，就要認份去做事，要有自覺。這種模式農陣運作兩年多了，我們要試到有一天不行。年輕人比我們衝得比較快。

(蔡培慧 2011.6.13)

農陣是如何成立的？有證是立案嗎？它的運作規則為何？為什麼能夠發揮那麼大的影響力？蔡培慧說，和農村再生條例有關：

農陣是 2008 年 12 月因為農村再生條例而成立。吳音寧寫了一封信，就是農村出代誌。其實，我們之前都看過，10 月份進到行政院再到立法院期間被動了手腳，就是增加了第三章，土地活化這一章。我幫立委林淑芬提了一個對案。12 月 18 日，立委林淑芬、律師詹順貴、及蠻野心足協會的林子凌聚集在立法院，我們決定下午開記者會，吳音寧同時邀請了政治大學教授徐世榮、楊儒門和全促會理事長林朝成。那一天的陣容大概是農陣的一個雛型，但當時還不叫作台灣農村陣線。

12/08 那個記者會讓主流社會意識到農再條例好像有問題。我到彰化找一位農民林家榛，音寧往東勢去找吳子玉，發現許多農民都知道有農村再生，但大部分的人都認為那只是為了選舉綁樁腳而

已，並不很在意，也無從在意起，因為當時只有名稱，沒有內容。我們就覺得必須舉辦說明會，第一場在東勢，由吳音寧、吳子玉和溫仲良。第二場在美濃，和張正揚合辦。東勢有人聽了就又辦一場。美濃有人聽了，又辦了兩三場，又到高樹、屏東，我們自己辦的至少 10 幾場，合辦的超過五場。

後來，一個關鍵點，12 月 22 日，北投社大和張正揚開農村願景會議，把議題做了調整，大部分討論農村再生條例，徐世榮老師也有到。結束之後，我們覺得不能只是理解它，還要在立法院提出不同的版本。12/24 在社造協會針對土地徵收法提出修訂版本，當時風聲指可能要在農曆年前通過，我們就很積極，想辦法拜會農委會主委。

但我們討論後，決定不能只有我們幾個人在談，就在淡水要求北部做社區營造的人，必須開種子進修班，像建泰，我們也是在那時候才第一次見面。並決定發動網路聯署，稿子由音寧撰寫，就在要發起聯署過程當中，卻不知道該用什麼名義。我們取了很多名字，當時好像有媒體報導說我們是農村陣線，討論許久，最後建泰說，不要再討論了，就叫農村陣線。當時搞工運的林明賢還笑我們，你們不知道勞陣哦，陣線就是一群人散散(台語)。但最後我們還是取了這個名字。當時應該是 09 年 2 月底。其實在這之前，我們已經做了很多事。

一開始並不打算成立組織，只想把案子檔下來，並沒有想要成立一個農村為議題的組織，一開始。而那次聯署，不久即超過上萬人，是很熱烈的一個連署。農陣是這樣成立的，不過，到今天也還是「浮浮」的，還沒有立案。(蔡培慧)

4.2.5 社會運動者如何看待公民新聞

舉廖本全為例，他看到公民新聞在大埔事件上，促使主流媒體作更深入的專題報導，這是一個成功的案例，如今，公民記者所拍的影片，也已經成為他上課的重要教材。

以前公民不容易獲得訊息，包括會議即所有的訊息，但現在可以透過網路獲得，讓受害者或其他人都可以知道這件事情。現在我常把網路媒體影像，作為上課的開頭，片子很短，可能十分鐘，然後丟幾個問題給學生。我覺得這些公民媒體的影像，有助於這個社會所有人去釐清某些事情。以前的媒體只是讓民眾有基本的了解有這件事，但有些事情讓民眾感到疑惑，到底對還是不對，好還是壞？媒體就平衡報導一下，兩邊都訪問。大埔也是這樣，也是有訪問劉政鴻，劉說我們依法行政，民眾覺得也是啊。為什麼這樣，我覺得媒體並沒有盡到他們的職責。對我來講，平衡報導不該是主流媒體應該抓住的唯一的準據。

在公民社會裡頭，媒體的職責更重要的是為社會爬梳，有義務和責任去把整個案子透過媒體做個平台，一個轉介點，讓民眾很精準的掌握住議題的核心和焦點。現在媒體要民眾掌握的是血腥、負面及最表像的東西，哭就有效。這是不對的。

大埔最有意思的是，大暴龍出來之後，像三立、民視這些媒體還做很多單元，深入報導。去年夏天每天幾乎都在面對媒體。也是另一個突破。我希望媒體的朋友能夠進入狀況，有些媒體進入沉狀，談得時候很好。但也有一些媒體，例如，一位民視記者，說

沒想到真的這樣，他們一定要報導。我記得三立當時做了一個蠻完整的採訪，他們分單元，用七分鐘一個單元，一個單元結束，下個單元又來了。當一個媒體被這些公民媒體突破之後，他們也會自我突破。他看到了自己的角色。當時中天、三立、民視和公視都有做專題。

大埔事件，TVBS 找過我上節目，我雖想去但後來沒去，當天下午三點打電話給我，我在灣寶和洪箱談接下來的策略。他們跟我說劉政鴻也會去，但我無法離開，我趕不及。我就推薦詹律師，上完節目說我陷害他啦。

我回到家看 12 點的重播，一看就知道被設計了。她找我四次剛好都沒去。那個場子是主持人和一群名嘴及劉政鴻設計好的，問題都設計過了。李濤丟個問題，劉政鴻就拿出一個板子來，劉講完，名嘴就圍攻。劉政鴻當時丟一個問題給詹律師，說程序都走完了，隨時可以啟動徵收拆屋，我縣長給妳做，看你現場怎麼辦？我當時想，如果我在場，我會說接受你這句話，但你現在馬上面對觀眾宣布請辭，請辭之後我就會告訴你我的答案。（廖本全）

蔡培慧更表示，過去像苗栗縣長劉政鴻如此粗殘進行土地徵收的議題，根本很難上到新聞版面。因此公民記者在這裡就變得很重要。

主流媒體地方記者跑線有慣例，不外跑地方民代、警察局、檢調單位及縣政府等，光這些消息就夠他們跑了，地方居民的消息，未必是他們要報導的。

公共電視的客家電視台是傳統媒體中，最早注意到大埔新聞的，包括大埔居民去拜天公的新聞，讓小的偏遠的地方性新聞，轉換

媒介被拋出來，像我們這樣的運動團體，透過組織網絡，給更多人看到。

大暴龍能夠把這些訊息整合起來，剪輯出一支如此重要的影片，若非他之前就已經在關心這個議題，大埔居民黃秀琴也不會把資料給他。

而我們則運用這支片子，寫很多論述，不斷地散播出去。公民新聞讓地方新聞比較立體，就可以形成後續擴散的基礎。但不是每個議題都可以很快的擴散。本身議題很重要，已經超越政府的橫霸、威權，而是挑戰到文化的神經，挖田這個動作，如果我阿嬤在，一定會說就橫孽(台語)的。 (蔡培慧)

詹順貴和主流媒體打交道的經驗，則讓他很有感慨：

要看不同媒體，有明顯差別。我的部分主要是和法律有關。但主流媒體，例如民視和三立要的和 TVBS 很大不同。2100我去過一次，以後不想再去了。許多媒體想問的就是只要一個很簡單的答案，你覺得會不會影響。講得比較多也登不出來，他們會想了解業界的心聲。像自由時報，或許取向的問題，就會想要我講一些政府不公不義的事情，這一定會登。這是各取所需，我覺得要把完整的想法，可以呈現比較清楚，當然還是公民媒體比較可能。
(詹順貴)

4.2.6 公民記者如何看待社運工作者

大暴龍和農陣的相識，也有一段曲折的過程。

之前只認識黃仁志，我對農陣不熟悉，6月12日那一天採訪差不多了，我最後一站去朱阿嬤她媳婦那一邊，碰到一群學生，就是劉冠呈他們，第一次才看到他，他們在那裏採訪，說要拍照，要幫助農民。我看過很多學生，土城彈藥庫也有學生在幫忙，但我不知道他們那麼認真，也不知道他們是農陣的。一直到19日那一天，我才知道有農陣，也才和農陣的人認識。那一天行程是先二重埔說明會，然後中午灣寶，下午到大埔。

徐世榮老師在二重埔幹了一件事情，他罵警察，罵主辦單位。為什麼？因為一進去，還沒到就要檢查了，門口開水什麼都不能，還有金屬探測器，在國小的禮堂前面。進去贊成的坐一邊，反對的坐一邊，最旁邊一排坐警察，中間又坐警察，架勢是這樣。所以徐老師就在那邊罵，你們辦什麼說明會。我們在灣寶中午吃飯，大家稍微聊一下，到了大埔，一看場面，哇，搞得蠻大的。

灣寶的事情已經很早了，在地居民洪箱他們已經運動很久了。

大埔也有一段時間，但沒像灣寶那麼多動作，而且灣寶也真的是農業特區。老實說，大埔是後來大家教他們的，第一次他們不談農業問題，一開始他們談的也是怎麼徵收和分配墓地等問題，後來就發生那件事（指怪手開進稻田）。

後來6月23日大埔又北上到行政院和監察院陳情抗議，就在那裏，那一天，我才認識培慧，我說，我是大暴龍，她看到我就衝過來抱住我，啊，你是大暴龍，拍拍拍，一直拍我的肩膀。因為農陣都要擁抱嘛。那時候才認識培慧。然後，30日來第二次，這時則到總統府前抗議。（大暴龍）

農陣的夏耘課程正在如火如荼，台灣人權促進會的蔡季勳立即接手負責 717 夜宿凱道的相關工作，卻從未表功，這一點，讓農陣的徐世榮他們都很感動，印證「一方有難，八方來援的宣示」。

2010 年 7 月 6 日，在二重埔各地自救會第一次聚集在一起開會，當時討論本來 12 日就要上凱道，但因為農陣正在辦夏耘，所以延到 17 日，那時候台權會和司改會也都進來了，因為農陣都在忙夏耘，大概四天在彰化溪州，整個事情籌備都由蔡季勳他們在做，中間開過幾次會，一些自救會都跑去台權會開會。 (大暴龍)

在時間緊急的情況下，可以看見，農民挺農民，社運團體互相支援的熱情和力量，而公民記者更是被許多當地居民賦予很大的期待。尤其他們也和抗爭群眾建立起了感情，感覺更有責任要去報導。公民記者陳治安描述一段他的經歷，就是讓他感受到被居民信賴的責任和壓力。

去年大埔新聞還在熱頭上的時候，記得馬紹爾的總統要去竹科參訪，傳聞馬英九總統也會來，因此大埔的朋友希望我能去採訪，那天是星期一，我應該要上班，但我上午就特別請了半天假去採訪這個活動。果然馬紹爾總統來了，大埔居民也真的去攔路喊冤。不過馬英九總統並沒有陪同一起來。

有居民告訴我，他們比較信任我，這讓我有一點壓力。這凸顯了弱勢群眾和主流媒體很奇妙的關係，發生事情的這些弱勢農民，比較倚靠的是公民記者。記得當天我報導的標題是「他們不是暴民，職業不是抗議」。

我第一次去大埔，那個阿婆不大知道我是誰，我就表明採訪身分，她很詳盡跟我說那天(6 / 9)的經過，可以看出他們很驚恐。他們很單純的認為，我就是在這裡生活，政府為什麼要弄我這樣。她講這些話時，完全沒有嚴詞厲色的痛罵政府官員，只是表達一個想法，他們只想要在這裡種菜過生活，為什麼卻要將它搗毀？從大埔事件之後，我投入愈來愈多，愈來愈深。我和大埔居民也成為朋友。 (陳治安)

4.2.7 公民新聞與公共政策的關係

去年 717 之後，我發現政府的議題設定 **agend** 全部亂掉了，還有白玫瑰運動等，給社會很大的衝擊，整個氛圍有很大改變。

717 的成功可說是偶然，不到十天之內就籌備完成。當初大埔的居民葉秀桃堅持要快一點，很多人幫忙，尤其要感謝台權會秘書長蔡季勳的協助，包括借場地和租卡車等等，都是他們做的，因為我們沒有什麼資源，但台權會從來不居功。

717 引起所有媒體正面報導，主要是因為社會弱勢的問題被看到，而劉政鴻的手段太粗殘，大眾認為，怎麼會有這樣的父母官？這些農民並沒有做錯什麼事，是順民，政府卻這樣對待他們。

針對大埔事件，2011 年 5 月 10 日內政部重新開會，也就是去年八月吳敦義已經裁示原屋保留的案子，重新又丟回到都市計畫。廖本全說，就行政程序來講，最早，大埔事件的行政程序，可說是整個門關起來，但後來透過網路公民媒體力量，硬生生把這道行政程序的門又打開，「這是我看到第一次這樣的事情，按理說，從運

動者的角度看，只能走行政訴訟的門。」但透過公民新聞的傳播和社運工作者的搶救，才能夠起死回生。 (徐世榮)

廖本全更認為，其中媒體的力量最為關鍵，整個力量把門打開，整個案子回到內政部都委會，程序重新啟動。這是了不得的事情。不過，後來又有些變化，讓大埔事件並為全部塵埃落定。

從賞鳥而投入環保運動的詹順貴律師則指出一個重點，他說，大埔案件，第一時間，讓我們清楚感受到的是，他們爭的不是財產權，不是只為了關心徵收或鑑地價格。這些居民大部分是八七水災從苗栗南庄搬遷過來，本來地力不好，經二代慢慢改良土地的種植，對這塊土地有安身立命的情感，他們只是要保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及情感聯繫的脈絡。這讓外界幫忙的時候更可以義無反顧。至於看他們對整個土地和農業的看法，那是比較後期。

在地居民對土地的價值珍惜，顯然是驅動社運人士願意為他們幫忙的重要動力。

台灣其實是一個壓縮的島嶼。西方民主例如德國、英國要四、五百年才完成的深厚的民主，我們五十年就完成了，以至於停在形式民主的那一刻，以為已經達到了，但其實許多社運工作者，他們講話的對象是權力者，農陣如果有一點不太一樣，一開始就意識到不要只在台北搞運動，所以辦說明會，農陣都是到處跑。希望能建立比較好得對議題的討論，所以我們覺得公民記者界定議

題很重要，不能因為是公民記者，立場就很鮮明，相反的，公民記者應該把事情好好講清楚。

我來學校教書不過一兩年，之前在九二一工作或擔任立委助理，工作接觸到很多現實的人們的生活，生活政治也好，日常政治也好，像食品管理法不周全，大家就遭殃。如果沒有這樣一點一滴的關注具體的日常生活，只放在遙遠的四年後的投票，那種厚的民主就出不來。

我覺得，雖然解嚴了，台灣的官還是比較威權，土地徵收就是這樣，他覺得我做得對啊，我依法啊。但沒有理解這樣的依法對人的影響有多大。正義論的原則很簡單，就是易地而處，你對別人做的，別人對你做的也要同意。但劉政鴻一定不認為別人可以徵收他的土地，他為什麼徵收別人的土地。

台灣長期給行政力量太大的權利了，我們雖是民主國家，選出來就覺得他們有權有勢，我覺得形式民主為什麼不好，就是太把自己的能力和我們的盼望給交出去了，在那一刻也就弱化了自已。

(蔡培慧 2011.6.13)

蔡培慧這樣的改慨，並不只是學者的認知，連公民記者也都深刻感受到威權政府的龐大身影，以致覺得難以置信。

陳治安就說，他真的沒預期大埔事件會變成這樣的結果，當初就是覺得很荒誕，想要去報導，去凸顯他，去幫這些農民。當剪影片剪到那個老農擋在怪手前時，我都快要哭出來了。我和他完全不認識，但就覺得我們政府怎麼這樣對待農民，想要記錄下來讓更多人民知道，究竟苗栗農村發生了什麼問題。如果

更多人知道就會有力量產生。這件事也鼓舞了我用公民報導讓更多人知道不合理的事情。

他也提到另外一個農民的遭遇，當初這位農民同意被徵收，原因是資訊不透明，因此選擇退出自救會。不過現在她後悔了，希望也能夠以地易地，可是登記的時間點已超過。「他在我面前哭得老淚從橫說，縣政府同意給錢補償，但還是希望保留土地；他找律師也沒辦法，還在作最後的掙扎。他們夫妻倆人，太太一直在吃藥。」他說，我可以感受到土地對他們的重要性。一個土地徵收，讓不願意被徵收的人肝腸寸斷，願意被徵收的人也肝腸寸斷。很多人是因為害怕，且資訊不透明，才同意被徵收的。大埔是件可以讓以後碰到同樣問題一個重要的經驗。

事件發生一年後，陳治安說，「我很想來個十問馬英九，把大埔農民的問題問馬英九。他們現在問題還很多，跟我講得肝腸寸斷。彭秀春就是張藥房的女主人，我採訪他，今天來的路上想，應該十問馬英九，把他們想講給執政黨聽的話，說給他們聽。」

農民需要論述，我去演講，農民覺得你把我們要講的話說出來。原來農民覺得自己好像沒道理。但我們論述之後，讓他們有信心，而且感覺到大學教授支持他們，給他們鼓舞。

政治權力的浮濫已經侵犯到基本人權，人民只能挨打，即使抗義也說不出什麼大道理，如果抗議，就被說成不理性，這是很不公平的事情。

(徐世榮，2011.6.23)

大埔事件透過公民記者及社運工作者不斷推波助瀾，最後就如台北大學教授廖本全所說，本來的門關起來了，竟然又打開了。2010年7月22日，苗栗縣長劉政鴻並在行政院長吳敦義的陪同下，召開記者會，除了道歉，並決定以畫地還農的方式解決這次的紛爭。但這完全只是回應輿論而做的政策改變嗎？

事實上，2010年7月23日，也就是道歉記者會之後的隔天，在大埔事件沸沸揚揚之後一個多月之後，劉政鴻出面接見竹南鎮兩百多名支持者到縣府為他打氣的場合時，劉政鴻除了表示希望風波圓滿結束，好繼續推動其他建設，更不希望因此案影響五都選舉³⁷。

顯然，這場風波離當年年底選舉還有四個月的時間下，會有這樣的大轉彎，選舉考量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徐世榮談到她跟環保署長沈世宏打過兩次交道，把不一樣的想法和他溝通，「但是沒有用，他還是停留在傳統保守的想法。我們基本上是建立在不同的知識體系上。」

徐世榮認為，民主不會自動送上門來的。國民黨掌權後，不斷限縮人民的權利，持著非常保守的民主理論，認為只要投一次票就好，變成只有少數政治經濟精英，決定社會的公眾利益，民眾真正的權益則被排除在外。很多公共決策需要不同民眾參與，但掌權者限縮我們的民主，保守精英不斷強調技術性的體系，這另人有很大的擔憂，台灣民主一步一步消失。

³⁷ 大記元, 2010.7.23

「對公共政策不能講話，對結構不能批評，像土地徵收的前提，是公共利益，但這是抽象的辭彙，這需要大家共同型塑，而非一人來決定。」

現在中央到地方都一樣，財政問題非常嚴重，土地徵收變成他的命脈。從土地徵收法的角度來看，我一直不覺得台灣已經解嚴。例如區段徵收是1987年定的法律，之後才解嚴，這條法律卻更變本加厲，憲法規定應保障人民的財產權、生存權和生命權，但土地徵收例如機場捷運線全步區段徵收，這和中國大陸有什麼不同？我們雖然是所有權人，但只要有理由就可以把你的土地徵收。中國批地，台灣也是一樣。

面對結構性的限縮，公民只有站出來才有機會，也許不知道未來會怎樣，但一定要站出來。不跨出一步，對方不會縮回去。」

目前民主發展，或許會讓某些政策踩剎車，吳敦義成為卡卡院長。但長期以來我們比較期待的是，除了參與式民主，是否可以像瑞士那樣進入直接公投，在公投之前可以有好久的時間進行座談會和辯論。

公投討論是冗長的，過程也是漫長的，可能不會上主流媒體，但公民記者在其網頁上，可以持續一場一場報導，留下很好的歷史文獻資料。而且，電子媒體普通新聞，通常55秒，一分半鐘就很長了，甚至乾稿就過去了，作5分鐘的專題已經很不容易了。平面媒體除非有興趣，也頂多一個版面就很好了，但後續的關住就很難。而地方新聞在中央又不被重視，新聞都做小小的，看不到來龍去脈。但公民記者可以補這個不足，可以完整記錄其周邊社區的報導。

例如可以從縣市開始做起，例如三峽瀝青廠的問題，要不要被認定為高污染的產業，原本環保署有規定，但後來授權地方認定，只要可以提出空汙的防治計畫，即便是高汙染，只要審查通過就可以在特定農業區設廠。因為沒有同一標準，而且只要低階官員去審就可以，利害關係者就有機會去影響。像這樣攸關生活的議題，可以走向直接民主，我們現在的公民記者的角色就更重要。像灣寶自己發行一個週刊，都是苗栗高中生在記錄，說劉政鴻有計畫的趕走傳統的攤商，都是苗栗青年作的社區報，關心社會底層的問題，這很不錯，而且夜市文化是台灣特色的一環。這在所有主流媒體看不到。（詹順貴）

這幾年來，從民進黨上台以來到現在，717 可說是一個比較成功，完全去政治化的成功運動，而且比較被媒體廣泛報導。717 我們上凱道時就決定所有政治人物不要上台。小英曾經傳話說要上台，我們沒答應，關心環保的立委田秋堇也只能站在台下。下面有個別民進黨議員穿背心，拿出民進黨旗幟，我們糾察隊就會過去勸他收起來。希望撇開政治因素，而是農民的運動，為了保護他們的土地。

三立大話新聞念了一個禮拜，也要感謝劉政鴻幫了大忙，第一次剷田，第二次怕農民復耕，又把土挖走，任何人都看不下去，觸犯了以米食為主的東方文明的基本價值觀。

717 當天，很多年紀大的人堅持有留下來夜宿。當天警察估計人數最高有四千人。在 7 月六日，我們預估不知道能不能突破一千人，但當天晚上很快就突破一千人。各地自救會來的農民和學

生，各自救會到期，還遠超過我們的預期。灣寶，有些人小孩還要上課，乾脆請假，全部帶上來，生命比較重要。有很多人是像場看到一半，凍不住，就連夜趕上台北，又一波人進來。

和以前 5 2 0 農運相比以前農民運動帶領的人後來大部分都成為政治人物，而且那時候的時代背景，如果我們帶領，在 15、20 年前也可能發生衝突，當時政府有意鉗制，高壓下來容易起衝突，但現在已經撇開藍綠因素，政府也比較不敢高壓。

大話新聞是從鐘年晃拿大暴龍的影片給鄭鴻儀看，讓這個新聞真正在主流媒體散發，讓很多人同仇敵愾，網站點閱率就特別高，開始一直傳，影響層面特別大。我印象中，717 晚上十點或十一點我就接到國民黨祕書長廖了以電話，說馬總統已經看到了，很關心，周一會請吳院長找我們帶大埔農民進去談。周一上午大約 7 點多我就接到吳敦義的電話，約下午五點半進政院談。那天是 719。我覺得是打鐵趁熱。吳敦義當天主要先了解農民的意向如何，他說他會處理。7 月 20 或 22 其他自救會由徐世榮、蔡培慧又帶農民進去第二次。七月底我和徐是蓉老師又帶相思寮居民進行政院一次。後來八月多再找進去，後來劉政鴻就出來道歉。當初沒有找立委康世儒，主要是因為民代政治色彩太鮮明，康和劉容易針鋒相對，如果透過康協調，反而會讓場面更壞。(詹順貴)

4.2.8.公民新聞操作平台及工具

在搶救樂生院事件中，部落客是重要的傳播主體，到了大埔事件，公民記者的現身，首次被正視他們的存在和價值，但他們依賴傳播的平台也改變了，樂生事件最高峰的時候，大約在 2007 年 415 的大遊行，而公共電視的 PeoPo 公民新聞平台，也就是在這一年的四月才正式成立，經過了三年的累積蘊釀，到了大埔事件(2010)的時候，已經有三千多人登記為公民記者。而大埔事件後，不到一年的時間，更急速增長為 5 千多位公民記者。

4.2.8.1 PeoPo 公民新聞平台

PeoPo 是前公共電視總經理胡元輝任內所推動，在 PeoPo 2007 年 4 月 30 日的開站發刊詞中有一段敘述：

「著名的群眾運動研究者賀佛爾（ Eric Hoffer ）曾指出，所有的群眾運動都要求信徒盲從與效忠，而且都在同一類型的人群中吸收信徒。網際網路的興起雖然對人類社會產生正負兼俱的衝擊，但，可以確認的是，它正為人類社會啟動一場全新意義的群眾運動。

這場新的群眾運動與舊式群眾運動恰恰相反，它不塑造集體盲從，而是尋求群體智慧，它不訴諸同質聚合，而是強調異質參與。簡言之，網際網路無可限量的正面價值之一，也是它對民主意涵的鉅大貢獻，就是獨立的公民個體可以藉由網路的參與及分享，建構一個充分自主又富涵群力的新公民社會。 PeoPo 的成立，正是此種新群眾運動思維下的產物。」

顯然，當時成立時，主事者已經預見後來群眾運動和公民新聞緊密結合、不可或缺的關係。

PeoPo 公民新聞平台組長余至理接受訪談時表示，會來當公民記者，通常本來就關心某個議題，並不是當了記者，才要去關心什麼議題。因為我關心，所以希望更多人來關心，希望找一個有效的平台來發聲。如果是為了做新聞而去做新聞，不會有好新聞。他認為，行動者和參與者來做公民記者，是最好的。

後來英國國家廣播公司 BBC 全球新聞部總編輯來公視參訪，回去之後，在衛報發表文章，覺得公共媒體可以效法 PeoPo 的作法，讓公民新聞可以和專業新聞相輔相成。並認為 PeoPo 是未來全世界發展公民新聞的典範。有關 PeoPo 成立過程及發展經驗，從一開始即參與建置的余至理表示：

2007 年 4 月 30 日正式上線。那時候，很多人還不曉得我們在幹嘛，不是很了解公民記者，比較知道的是有很多知名的部落客寫東西，有很多人看，比較不用公民記者這樣的名字。

此外，平台那麼多，很多人都有許多帳號，為什麼要用你的平台？

首先，公共電視是非營利的，這一點很重要，任何的 NGO 或公民第一個問題都會問，你背後是誰？那時候(2006 年)邱復生的

Imtv、中華電信和雅虎都想要做公民新聞這一塊，但從那時候開始到現在他們都沒有出現，主要原因他們是營利的，商業性質比較重。所以第一個很重要的是，要有一個非營利的品牌。同時還要有影響力。也就是品牌和影響力兩個因素。

一開始的東西，影音的內容不多，也不像是公民新聞，比較是個人而不是那麼公共，但慢慢的，第二年、第三年有個型就出來，就是公共議題。我們沒有限制太多，漸漸的，相同羽毛的多了，就會聚在一起。

這些公民記者我們都有陪伴，表現不錯的，我們會給他鼓勵，不好的也會跟他說，所以我們也有公民記者的課輔系統，所謂課輔

系統，其實也不是多大組織，就是我們辦公室這些人(3 到 4 人)，我們會打電話給他們，比較有人情味。你想，你去雅虎 PO 個東西，他們會打電話給你嗎？我們也會搭配活動，在地方見面，舉行公民記者的聚會，讓大家在實體的認識，去年和今年辦兩天一夜的影音工作坊，兩個導演帶六個人。我們會找有上過公視公民新聞報的公民記者，可能影音敘說故事的鏡頭語言還不錯，有改善的空間，比較有議題性，導演帶出去，馬上拍馬上剪。

現在和校園有十五所大學合作，政大剛加進來。這些傳播系所的人很快就要畢業，可能進入業界。在還沒進入業界之前，讓他們有機會了解自己社區發生的事。否則大學外面發生什麼事都不知道，為了教作業就去報導福利社雞排變大塊，那也沒什麼意思啊。這是台灣為一有機會讓十五所大學總編輯有機會聚在一起的場合，他們的作品都放在同一個平台，他們彼此看得到互相的作品，就形成良性競爭。是最好的觀摩平台，否則放在自己的學校，誰看啊。也因為是工共電視的關係，才可以這樣。

實習營每梯 60 名，只要對公民記者有興趣的人都可以來參加。每周交一篇 2 分鐘的影音報導，還有兩人得到影音公民新聞獎。很多社團都會邀請我們去做工作坊，例如荒野。很多活躍的公民記者，其實也是荒野的人，本身也有很多議題。透過管道發聲出來。

除了公民記者的數量增加外，更重要的很活躍的公民記者也在成長，例如三峽例青廠的議題，就有公民記者在報導。蘭嶼 18 槳大舟的事情，公民記者都有在現場拍，一上線點閱率就有一萬多人。我們在蘭嶼就有五位公民記者，但這次拍回來的是台東的公

民記者，我們也訪問了當地的公民記者，因為本身在蘭嶼觀點就不一樣。

所謂的發揮影響力，其實是他們自己發揮。現在的影響力很快，每次新聞 PO 上去，往往隔天蘋果日報的動新聞就出來了。最有名的就是牛蛙事件。

每天早上我們過來都會看過去 24 小時的影音新聞，整理幾則，寄給公共電視及及他台如客家台、原民台等製作人知道，其中原民台用得最多。我們部落記者很多，阿里山、台東、花蓮、屏東及蘭嶼都有公民記者。

傳播途徑和傳播權

沒有 PeoPo 之前，如果你有一個議題，想要傳播的途徑有兩種方式，一個是透過網路，一個是透過大眾媒體。透過網路，你使用的部落格或其它平台，可能別人搜尋不到，信箱可能變成垃圾郵件。如果給大眾媒體，發新聞稿給他，他可能不用你，可能覺得花蓮的比台東的更重要。但 PeoPo 平台出現之後，所有網站的人和大眾媒體的人都在看，讀者也在看，所以路徑打通了，讓閱聽眾的最末端也都直接來這裡看，變成一個有影響力的平台，讓公民可以直接在這裡發布訊息，大眾傳播媒體也看得到，也就是把傳播權還給大眾。當然也可以疆影片放到 youtube，但放到 youtube，常常沒人看，因為太大了，容易被淹沒。

我們的 Facebook 粉絲已經有 13,000 多人，還在成長。有社群的力量，辦活動把他們聚在一起。在社群網站臉書傳播的人也有參與。他們自己運作，算是志工的性質，我們只是維持不要當機。我們也鼓勵他們做檢舉的動作，檢舉了，我們的手機就響了。不然如果有人在上面放 A 片怎麼辦？不過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出現

過。曾經有公民記者報導公園中，大人帶著小孩在追鴿子，虐待動物，他覺得不好，報導出來，結果就有人檢舉，說小孩拍得太清楚了，違反兒童福利法。我們跟他說，他馬上下架，打上馬賽克，再重新上架。公民新聞不像一般電視，錯了就來不及修正，公民新聞隨時都可以更正錯誤。

現在政府都要做輿情蒐集，只要訂閱 Google 關鍵字，就可以知道和業務相關的新聞訊息。剪報公司也是用 Google，我看過剪報公司的內容，PeoPo 報導的內容都在裡面。愈來愈多人是到雅虎看新聞，不是看報紙。

有些嘉義的主流媒體的地方記者，沒畫面也要去跟 PeoPo 記者要，因為沒畫面無法交代。算是互相幫忙。公民記者頂多只有 1 千元的獎金，很多人買很好的攝影設備，還買四輪傳動的車，說要上山下海。

公民新聞本來就是主觀，如果妳不同意，你可以留言，甚至可以去報導另一方消息來反制，這也是另一種平衡。但你要負責，雙方都負責，就無所謂。公民記者拍到什麼就可以播出去，只要是事實就好了。有的人還有追蹤報導，例如三峽瀝青廠，居民出來抗議，也持續做了不同時間的調查報導。公民記者本身就是參與者，比較不容易被收買。

像公民記者何宗勳報導的阿塋壹古道影片很快就上萬人，他拍的無人書店很紅，隔天聯合報就去採訪。所以，我看他現在也比較少經營無名小站的部落格。現在好的影像越來越多，都可以上電視。畫質不是問題，重要的是議題。

公民記者代表的是自己，不代表公共電視，只是發表的平台在 PeoPo，我們沒有派他去採訪。他自己印的名片可以印公民記者某

某某，發表在哪裡，這兩者的從屬關係是不一樣的，公民是主體。關心公民議題的人，現在都會知道 PeoPo。因為網站報導或文章轉寄來轉寄去，最後都會到 PeoPo。 (余至理)

不僅公民記者懂得透過 PeoPo 平台發送新聞，公民也懂得利用平台的運作機制，讓自己關心的議題，更加被重視。例如大暴龍所發出的大埔新聞傳上 PeoPo 之後，立即獲得很多回響。

因為 PeoPo 平台有最多討論、最多推薦、和最多瀏覽，PeoPo 的人會將最多推薦的拉到首頁，但頂多只有一兩天。但如果有最多瀏覽，就會一直停在 PeoPo 網站的最上面，人家看到就會奇怪，繼續點閱。那時候，大埔的葉秀桃發動了一件事，叫自己的人上去看和討論，所以你看裡面的討論有許多相似的看法，大概就都是他們發動的。他們想辦法要讓它停留在最上面。後來也有一些人來亂的，說，徵收就讓人家徵收，這塊地讓你們種稻子多浪費啊，蓋工廠有多少產值出來啊。然後就打起筆戰來了。應該有三、四百個回應。這則新聞至少停留在手業有兩周左右。(大暴龍)

除了 PeoPo 的平台效果對大埔事件造成最初始的影響以外，大暴龍也認為：

如果只有 PeoPo，可能只有兩、三千人看。但因有農陣的群組傳出去，也有人丟到 PTT，片子也放上 youtube，後來新頭殼也有加一些字幕，這樣才傳出去的。如果只單純在 PeoPo 就不會那麼高。

顯然，整個大埔事件在網路的傳播效果，不僅來自於 PeoPo 新聞平台，更來自已經蔚成風潮的網路新聞之頭角崢嶸，讓大埔事件迅速傳開，其中由於新頭殼網站的新聞同時會露出於雅虎、yam 天空、pchome、msn、hinet 及 google 新聞等入口網站，透過這樣的途徑，原本侷限在分眾平台的〈怪手開進稻田中〉影片，也就透過不斷轉寄而日益發酵，經過農村陣線組織糾集各地農民自救會的力量之後，一支短片的效果發揮到了極致。

4.2.8.2 新頭殼網站

新頭殼網站創立於 2009 年 9 月 1 日。主要由前中央社董事長蘇正平、前公共電視總經理胡元輝、前中央社副總編輯莊豐嘉即前公視業務部經理余懷英四人共同創辦。因為是集資成立的公司，透過醫生、律師、中小企業主及媒體人的小額集資，希望能夠在主流媒體之外，建構一個專業與公民對話的網路媒體。由於胡元輝也是當初 PeoPo 公民新聞平台的創立者，因此，在網站的建置上，部分參考其作法，但許多配置則是創新的。

在新聞處理方面，主要透過專業的新聞處理，特別關照以下幾個領域，重要時事新聞、草根的、公民運動的新聞，以及中國和國際有關的新聞，希望從在地的關懷，到對國際視野的關照，以有別於目前主流媒體的走向。此外，新頭殼網站除了不迴避重要時事新聞，積極報導政治事件，挖掘內幕，同時也特別注意媒體動態及媒體改革之新聞。

新頭殼網站並不只是文字和影音新聞，同時也進行影音節目，並首開全國先例，和各大社運團體合作製播節目，包括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台灣社會福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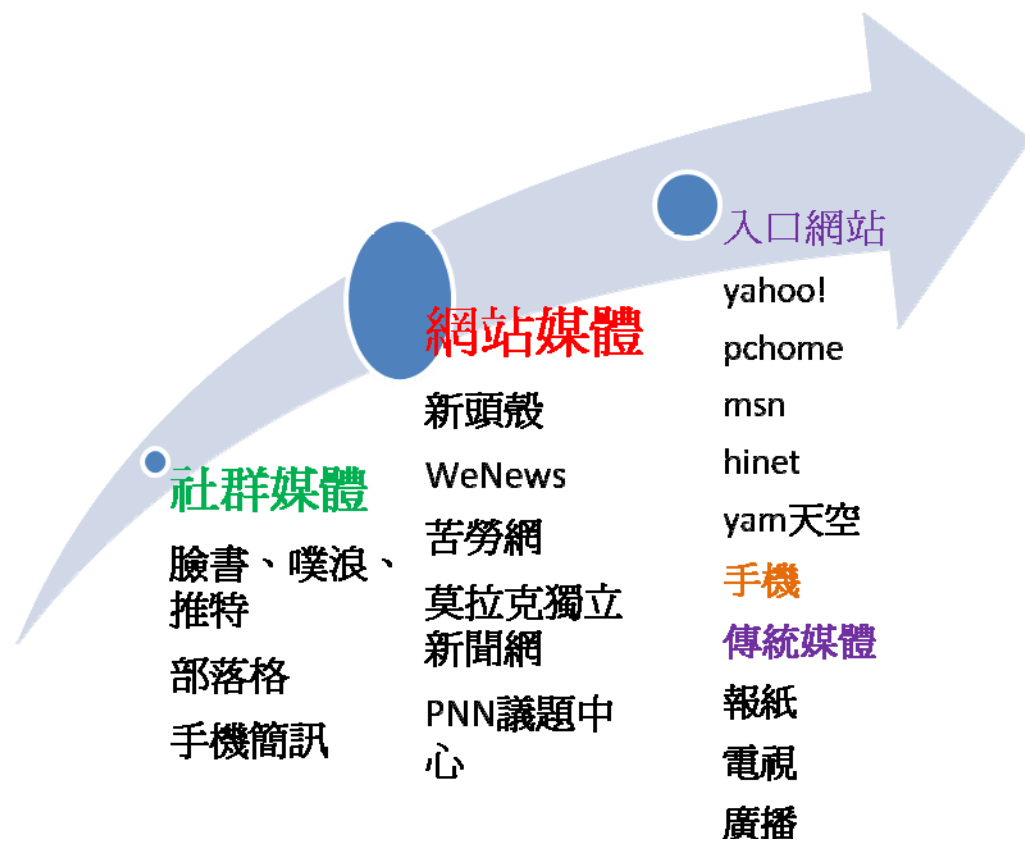
總盟、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原住民社團、外籍配偶的南洋姊妹會、勞工團體九五聯盟、環境資訊協會、OURs 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荒野保護協會等十個組織。從週一到周五的下午四點到五點，已經進行超過一年半，從未開過天窗，創下獨立媒體與公民團體合作的重要里程碑。

新頭殼編輯部自己每天中午 12 點也主持線上直播的談話性節目《開放編輯室》，主要和熱門議題有關，或者針對草根運動的新聞，邀請當事人現身說法，像大埔事件在 6/9 發生之後不久，居民葉秀桃等人便曾上過新頭殼的《開放編輯室》，而更早之前灣寶農業特定區也要被列入徵收土地區的時候，當地里長及居民多人也曾上過節目，其他包括松山菸廠、國光石化、內湖慈濟園區保護地、板橋護樹、新店和美山螢火蟲劇場遭水泥工程破壞等等，幾乎國內最重要或公民關心的議題，都曾上過新頭殼的《開放編輯室》。

此外，新頭殼網站也推出線上辯論，有別於一般網站單純投票表態的設計，新頭殼網站希望讓正反兩方的意見陳述，都有完整的論述空間，並讓讀者表達各自支持或反對的看法。視議題而定，約兩周推出一個線上辯論的單元。

新頭殼新聞平台，還有一個相當重要的聯結，即是和雅虎、google、yam 天空、MSN、Pchome 和 Hinet 入口網站或搜尋引擎合作，大埔事件剛發生之時，大暴龍的當怪手開進稻田中的影片，在網路上到處流傳的時候，新頭殼也使用他的影片配上文字報導，傳到各大入口網站，讓原本小眾的網路傳播，進入網路主流媒體平台，使得大埔事件更受矚目。

圖三 新的傳播途徑



4.2.8.3 公民記者串連及社群網站的興起

這些公民記者顯然並不滿足於短暫的風光而已，他們在這個過程中，更組成了一個資訊網路，互通有無，更像是一個採訪團隊。

大埔事件之後，我們在 google 論壇建立了一個群組，只要有 PeoPo 帳號，就可以加入，就是消息互通有無，可能是新聞採訪訊息，如果有空，歡迎公民記者去採訪，完全出於自動自發，沒有硬性規定。公民記者如果發了一個新的報導，可以把連結寄給群組裡面的人，我們第一時間可以看到新聞，並幫忙分享。還有一些公民記者的甘苦談，發一些牢騷。其他公民記者也會寫一些意見，互相打氣。

(陳治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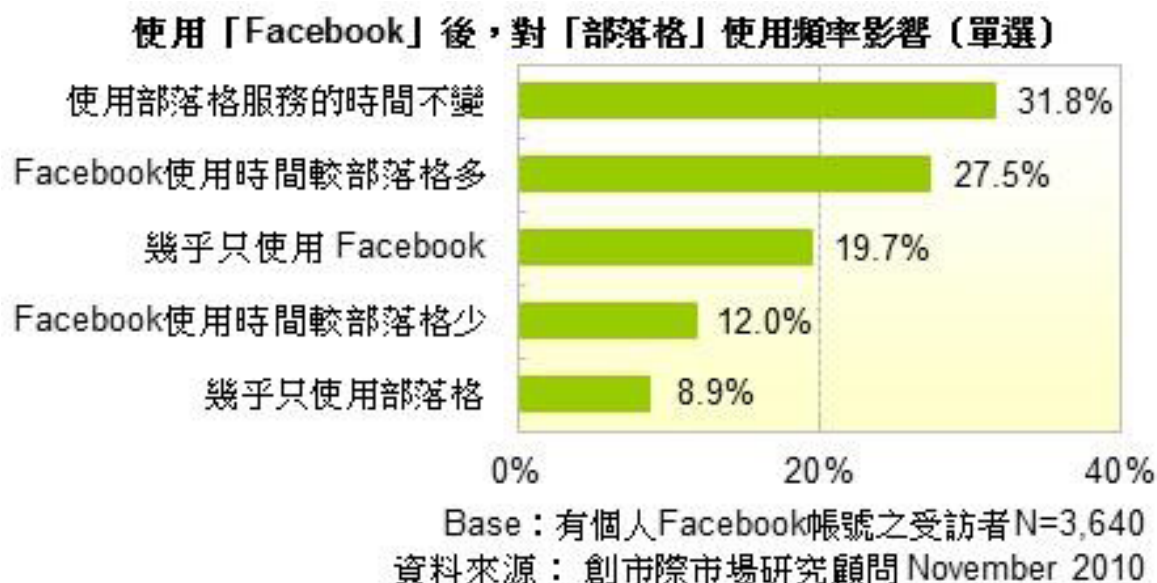
此外，在搶救樂生運動時候，雖然已經有 twitter 等社群網站，但才起步，且多在國外盛行；一直到 2008 年 6 月 20 日，Facebook 推出了簡體中文版服務中國使用者，同時也提供了 2 個繁體中文版本，提供香港和台灣使用，就在這一年，不旋踵間，Facebook 便在臺灣學生之間迅速竄紅，到了 2009 年，便已成為僅次於雅虎奇摩與部落格為主的無名小站的流量，成為第三大網站，到目前為止更已超越無名小站，是台灣最流行最龐大的社群網站。許多部落客漸漸轉向臉書，台灣無名小站的流量也大幅受到影響。

因此，可以說，到了 2010 年的大埔事件發生時，不僅有 PeoPo 這樣的公民新聞平台出現，更且，社群網站促進網有密及傳播功能，更是重要因素之一。

從一項針對臉書對無名小站部落格影響的研究³⁸圖表可以發現，部落客受到 Facebook 的影響，幾乎只使用 Facebook 的比例，超過幾乎只使用部落格的比例，達兩倍之多。Facebook 使用時間比部落格少的，也僅有 12%，而使用時間較多的則將近 2 成比例。

³⁸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在 2010 年 11 月份進行關於部落格平台的調查研究，研究期間為 11 月 11 日至 11 月 12 日，總計回收有效樣本共 4,556 份，再依照行政院主計處 2010 年 09 月台灣地區性別及年齡人口結構進行加權。

圖四 Facebook 對部落格之衝擊



Facebook 從 2004 年 2 月 4 日上線，到 2010 年 7 月為止，Facebook 已經擁有超過 6 億個活躍用戶，其人口數超越絕大多數的國家。在這裡的用戶，可以建立個人專頁，加入同樣在臉書的朋友並交換資訊，包括自動更新、即時通知對方回應等等。而且，用戶也可以自行成立虛擬社團，加入各種群組，例如工作場所、學校、學院或其他活動。

也由於社群網站 Facebook 的加入，讓包括 PeoPo、苦勞網、新頭殼等網站媒體的傳播效果，更加如虎添翼。

4.3、反國光石化事件

關鍵字：國光石化、全國青年反國光石化聯盟、環境信託、白海豚、大城濕地

不同於樂生事件及大埔事件前面兩個個案，國光石化是國家重大政策，而主流媒體，尤其是如經濟日報和工商時報這樣的專業財經媒體，不僅不會放棄這樣的議題，更常是政府釋放消息的主要來源。

公民記者大暴龍曾經說，當大埔事件成為各媒體追逐的焦點時，他就不會再做同樣的事情了。更何況遇到重大議題，公民記者的角色將如何自處？在反國光石化的新聞上，這時從線上離開的記者朱淑娟，或者如身兼公共電視記者又在部落格撰寫報導文章的郭志榮，他們的專業透過網路的形式，於是換他們上場了。公民新聞並沒有缺席。

而且，台灣公共電視也做出一個創舉，從 2010 年的 10 月 10 日到 18 日，進行所謂的《公視石化周》節目，參與的單位包括：《我們的島》、《獨立特派員》、《紀錄觀點》，而公視 PNN 議題中心，也全部投入國光石化的採訪和線上直播作業。當年的樂生青年鐘聖雄，就是這時 PNN 的主力記者。

因此，反國光石化這場新聞戰，一開始是結合公民新聞、公共新聞及主流財經雜誌的一場綿密而猛烈的媒體攻勢，主流媒體的報導也逐漸跟進，聯合報³⁹明顯的站在反國光石化的立場，中國時報不時有評論稿對反國光石化的聲音加以聲援。

³⁹ 聯合晚報,社論,2011.4.3、2011.4.7；聯合報,社論,2011.4.14

此外，這也是台灣首次出現這麼多以公民記者身分，參與報導新聞的事件，進入環保署採訪環評會議，公民記者只要能出示所屬公民媒體的證件，均能夠獲得和主流媒體一樣的待遇，毫無差別。他們和長期經營一條路線的獨立記者不同的地方是，透過影像報導整個過程。例如，新頭殼網站全程直播國光石化第四次環評會議的完整過程，讓場外抗議的群眾，隨時掌握場內的情況，對於參與環評會議的環評委員們，也增添不少壓力。在公開透明的情況下，重大決策不在被認為是黑箱作業，而且是接受全民的即時檢驗。

因此，反國光石化事件，已經成為台灣公民新聞結合公民力量的一個重要典範，面對一個原先沒有人相信可以推翻、勢在必行的重大國家政策，卻在學界、青年、藝文界及一大批公民記者與部落客的協力之下，竟然讓其贊時胎死腹中，這樣的扭轉，勢必成為未來許多學者研究的對象。在本研究中，將僅針對公民新聞與主流媒體的關係，社會運動者如何看待公民新聞，公民新聞如何影響公共政策，以及新型態社運組織全國青年反國光石化聯盟的運作，進行探討和分析。

4.3.1、事件原委：

就在大埔事件發生於 2010 年 6 月 9 日不久，四月初由環團發起透過環境信託⁴⁰方式，搶救白海豚⁴¹的活動，也掀開了反國光石化運動進入波瀾壯闊階段的序幕。

⁴⁰環境信託，最簡單的理解方法是把它反過來讀：信託環境，也就是透過一些方法和機制，使「環境」不只交由政府或私人所掌握，還可以交由民間組織來管理——將「環境」託付給值得信賴的民間組織。廣義來看，舉凡山林、溪流、海洋等自然環境，又如古蹟、遺跡等人為環境，都可以視為「環境」而交付信託，以民間的力量進行維護自然及人文環境的工作。

⁴¹「全民來認股 守護白海豚」是由彰化縣環保聯盟、台灣媽祖魚保護聯盟及環境資訊中心等團體發起的全民信託活動，分三階段認股，第一階段優先認購佔地 200 公頃的白海豚迴游廊道，

國光石化案（八輕開發案），最早是由國光石化公司在 2005 年提出，欲在雲林離島工業區興建石化工業的投資案。但因為環境選擇問題，讓這個案子從選擇廠址開始就一波三折，並且引發了環保界和政治界的風波。由於彰化縣政府的積極爭取，國光石化董事會於 2008 年 6 月 24 日決議將建廠地點移往彰化縣大城鄉沿岸，並計畫以填海造陸的方式興建國光石化園區。

彰化環保聯盟理事長，專攻鳥類生態，擁有博士學位的蔡嘉陽回憶說，「2008 年 6 月，國光石化確定選址在彰化大城濕地開始，我們就展開抗爭的活動。這個案子，最早本來要在雲林，因被否決而找到彰化來，而且由於翁金珠擔任彰化縣長時，就曾經通過大城工業區的可行性評估，為國光石化設廠先鋪好了路，他們認為可行，就選在這裡。」、「要成立國光石化的政策，最早是民進黨的游錫堃擔任行政院長時候拍板定案的，當時的經濟部長是何美玥，後來決定在彰化大城設廠，則是國民黨的行政院長劉兆玄敲定的。」

和雲林居民一樣，以彰化環保聯盟為主的社運團體，結合大城附近的王功、芳苑等地居民群起反對，但在 2010 年的 4 月之前，並未受到主流媒體的注意。不過，一直到 7 月 7 日，行政院長吳敦義當時的一句話：「白海豚會轉彎」⁴²，立即引起媒體大量報導，蔡嘉陽說，吳敦義這一句失言，可說點了一把火，讓全國民眾都注意到國光石化的問題。

2010 年 11 月份，環保團體舉辦了一場環保救國大遊行，除了環保團體，還有許多專家學者投入，大學生「開始串聯彼此的力量，在各自的校園推動國光石化議

每股以高於賣給國光石化 100 元價格的 119 元售出，每股認購一平方公尺，初期目標 200 萬股，透過全民力量將土地買回來，讓白海豚永續生存。

⁴²蘋果日報, 2010.7.8 <吳揆：白海豚會轉彎避開>, 吳敦義表示，中華白海豚從台中游到彰化、雲林，其中台中港海堤更往海域凸出，白海豚都會避過，「不像車子一直走直線，魚也會轉彎！」

題。十一月中一起走上街頭，表達屬於學生世代的心聲，貼海報、發傳單、播放相關影片、舉辦說明會，我們花了許多時間討論可以在校園內怎麼做、怎麼說、怎麼捲動更多人參與⁴³。」

透過社群網路集結、公共新聞及公民新聞的接力報導，從地方性抗爭擴大為社運界、學術界及藝文界的全國性串聯力量。2011年1月第四次環評前夕，由青年組成的全國青年反國光石化聯盟更號召青年學子，在第四次及第五次國光石化案環評前夕，前往環保署前面抗議，同時也舉辦1/26夜宿環保署活動，對隔天將舉行的第四次環評會議，造成很大的監督壓力，由於當天環評會議透過獨立媒體新頭殼及公共電視PNN議題中心的線上全程轉播，讓場外的人可以隨時掌握會議內容和進度，也創下有史以來的紀錄。最後並因此決定增加一場環評會議，也就是在4月21日舉行第五次環評會議，讓環團有機會以時間爭取空間。

這些環保團體和學術界的努力，對於國光石化案造成相當大壓力，以致後來國光石化提出「縮小方案」，讓國光石化廠的面積從2600公頃，縮減為近1900公頃左右，但仍然不敵反對的聲浪。最後，逼使總統馬英九在2011年4月22日針對「國光石化開發案」舉行記者會，宣布不再支持國光石化開發案，並將預定地彰化大城溼地列入國家保護。

4.3.2. 公民新聞與主流媒體關係：

反國光石化運動從2008年6月選址彰化大城，到2011年4月馬英九投下反對票，不到三年的時間，對於這一國家重大公共政策議題，在2010年4月之前，

⁴³ 黃裕穎、林樂昕及周秀樺，2011.5.14 台灣智庫「邁向參與式民主的挑戰與實踐研討會」〈反國光石化運動的青年串聯〉

主流媒體的報導，多偏向政策的宣示性質，而且較常見財經報紙如工商日報及經濟日報等的報導，被歸類為財經新聞。

蔡嘉陽便表示，在 2008 年國光石化確定選址在彰化大城的時候，當時的媒體並不關注這個議題。反國光石化的運動，到 2010 年 4 月之前，比較沒有浮出台面，沒被太多人注意到，有一點漫長而孤軍作戰的感覺。(蔡嘉陽訪談, 2011.7.12)

彰化環保聯盟總幹事施月英說，我們從中科四期就開始抗議，但是當時前幾次的環評會議，完全沒有媒體願意採訪，而是獨立媒體朱淑娟和當時在立報的胡慕情，從開始到結束，不停的報導，也讓我們可以將他們的報導轉寄給需要的人。我覺得這一點很重要，因為效果非常明顯。

她說，我們會把他們寫的新聞寄給環評委員，他們就會感到有壓力，也寄給學者和環保團體，讓他們知道最新的情況，更寄給在地的受害者，因為公民新聞的報導，不像主流媒體有篇幅的限制，可已十分的深入和完整，讓原本資訊不足的在地居民，也可以透過他們的報導，了解實際情況，不會被政府的說法給唬弄過去，也更有力量去質疑開發單位的說詞。

「會議開放採訪錄影，的確對環評會議帶來相當大的壓力。我們不斷爭取小組會議進行時也可以參加，或者開放採訪，環保署長沈世宏和主席蔣本基後來也都答應了。4 月 21 日環評小組會議第一天時，我跟沈世宏要求開放現場錄影播給外面聚集的群眾了解。沈世宏也答應了。但他沒料到，我們在外面把播放的聲音放得非常大聲，連會議現場都聽得見他們自己的聲音，這對環評委員來說更是戒慎恐懼了。」

由於朱淑娟等多位獨立媒體工作者持續的報導，有關中科四期為了排放廢水問題，又加開專家會議，延長審查的過程，又衍生更多的議題，爭取到更多運作反對的時間，所以中科四期的審查，從原本預定三個月的時程，延到半年之久。不僅如此，因為透過公民新聞的報導串連，讓在地居民的動員也更容易。

4.3.2.1 公民記者與主流周刊開啟合作先聲

但是到了 6 月，台灣兩份重要的財經雜誌商業周刊和天下雜誌的，卻不約而同以國石化為題製作封面故事⁴⁴，其中，商業周刊除了封面故事，並製作〈八輕廠 2 天將奪 1 條人命〉、〈陳建仁：雞屎不該全民撿〉，和〈政府管不動 六輕變大怪獸〉等多篇報導，天下報導篇幅也相當完整，列舉五大謬誤，指國際級的濕地即將消失。

蔡嘉陽的說法，商業周刊推出探討國光石化的專題報導，讓許多中產階級的智識分子，也注意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而他後來了解，當初商周會作這篇專題，有一個因素，是因為他們的主編剛好是中興大學教授莊秉潔的同學有關。莊秉潔是當時參與反國光石化的重要學者。蔡嘉陽後來聽馬英九幕僚說，他們也是看到商周的報導才知道這件事情的嚴重性。

顯然在主流媒體報導多偏重於衝突場面或政策說法時，商業雜誌卻在此階段扮演了重要砲手的角色。

⁴⁴商業周刊第 1179 期,〈台灣天空浩劫〉；天下雜誌 450 期,〈國光石化爭議 五大謬誤 殘害國土〉

更重要的是，商業周刊的下一步，更開啟了台灣媒體首例和獨立媒體合作的案例，也就是邀請獨立記者朱淑娟針對國光石化事件作封面故事，題目為〈一位獨立記者的國光石化五百天紀實---國光石化五百天——九大程序不正義！〉⁴⁵。

固然，可能和朱淑娟本身就是出身主流媒體，受過專業訓練有關。但是朱淑娟事後透露當時受邀寫稿時心中的掙扎，「我覺得商周那一期的報導很重要，你會發現那個氣氛很難違逆。但新聞沒進度的東西，就不會被登，而且記者常常會陷入一個觀點，我是對還是錯，要如何批判，當然，也會自許要中立，就像TVBS 很敏感有人說他是國民黨的一樣。媒體是很難容忍別人說你不中立的。」但是她仍然決定照自己的寫法進行報導。

後來商周登了，它是個商業媒體，對媒體的影響很大，而且他完全可以容忍這個基本上是一面倒的報導，沒有相關的平衡。結果商周報導了，天下就跟著報。媒體也會看風向。她寫了，我好像也應該這樣。後來就有很多學者聯署，中國時報是最早寫學者聯署，也引起很多媒體關注。國光石化就開始緊張，開始密集的到行政院開會。經濟和工商時報比較會站在他們那邊寫。

主流媒體把複雜問題簡單化了，但公民新聞呢，我自己部落格光寫國光石化就有 15 萬字，有一位反七輕的老師跟我說，還好妳留下這些記錄，每一場會議都有記錄下來。期時，國光石化的議題是慢慢加溫，議題不斷分開(新增)討論，分開討論，慢慢擴張，才走到這裡。絕不是那麼簡單，學生站在外面，老師受到壓力，所以就讓了。這是非常細膩的，從一開始沒有人關注到現在。國光

⁴⁵商業周刊 1212 期 2011.2.14〈一位獨立記者的國光石化五百天紀實---國光石化五百天——九大程序不正義！〉

石化公司他們其實也希望很簡單。陳寶郎在環評會議說過一句話，「我陳寶郎啊，沒想到國光石化的環評會議會拖這麼久，真是始料未及。」（朱淑娟）

當時很少人注意到國光石化，但有人說，國光石化投資金額更大，08年四月陳重信把他打入二階環評。最早從這裡開始關注。那時選址也在麥寮那邊。後來彰化縣爭取，蔡嘉陽才注意到，就開始放消息，可能會放在這裡。主流媒體的好處，就是人多可以有很多消息，說六輕五期要幹嘛幹嘛。杜邦事件時，黏錫麟就是看到聯合報有一小塊不到一百字的報導，就說，杜邦要來我們這裡設廠了，就掀起反杜邦運動。

國光石化到09年四月比較確定，我從09年6月9日的環評會議，我就開始記錄了，只要有國光，不管是環評會還是其他，我都會去參加。我特別想要記錄這件事，不只是寫而已，還拍很完整的影像，有機會可以剪出來。

6/9開第一次環評，6/20幾就通過環評，我連範疇會議都去拍，範疇會議就是要界定以後要環評什麼。記者可能也不知道那是什麼？主流媒體沒人去跑，只有我和胡慕晴。後來就開第二次環評會議。

後來議題愈來愈大，我得獎也是沈世宏促成的，他說無法忍受有人質疑議題，就要求召開專家會議，沒想到一開就開五場，每一場各開三次，共15場。他覺得要把事情釐清，沒想到釐不清，爭議又更大，引起更多的討論。所以有人說這件事情是沈小毛搞砸的。

吳晟哽咽畫面上網 高達 27 萬人次點閱

這個氛圍是包含學者站出來，學生已經看到這個氛圍，而周圍的氛圍怎麼型塑出來？就是公民新聞有很大的力量，不斷扒那個東西，因為沒有人會寫這啊？有一次吳晟老師在商周發表〈我要為妳寫一首詩〉，沒多久和學者開記者會，他當場朗誦這首詩，講到哽咽，蔡嘉陽也眼眶紅了，氣氛非常感人。我把它錄起來，PO 到 PeoPo 上，結果竟然有 27 萬人次點閱，是我有史以來最高的點閱率。搞什麼？27 萬點閱率呢！非常的令人驚訝。我發現它是不斷被別人轉貼。

當時已經是 2010 年 5、6 月，但主流媒體的報導還是少得可憐，白海豚認股一開始也沒有人報導，包括很多人去總統府拉海浪抗議，隔天連自由都只是圖文。（朱淑娟）

公共電視石化周接棒

我覺得公視也發揮很大的力量，後來他們在晚間節目做了一個石化周專題。去年十月的時候，包括陳信聰有話好說的節目、我們的島、記錄觀點、獨立特派員，加上記者林靜梅，公視新聞部那一周全部的力量幾乎都在做這件事情。我們的島是周一，記錄觀點是周二，周三是獨立特派員，有話好說則是從周一到周五。後來陳寶郎和蔡嘉陽就去一對一辯論，辯論空間整個被拉開。政府就很緊張，於是做了更多事，例如買廣告等等。後來還辦聽證會，聽證會的爭議鬧很大，兩邊的人幾乎要打起來，整個荒謬性在那裏出現，這時候媒體就都有報導。政府著急了，沒想到地方反撲的力量很大。（朱淑娟）

4.3.2.2 四大蚵報諷刺性預言 開創文化干擾之路⁴⁶

除了公民媒體和主流雜誌媒體的合作之外，參與全國青年反國光石化聯盟的大學生更是善於運用網路工具進行傳播和串連。「在以青年為主的網路使用族群中，行動者透過螢幕玩出以前未曾有過的影音創造力。趕在環評前幾天有多位影像聲音專業者合作的諷刺短片《蓋國光讓你褲子脫光光》推出，而從去年 11 月號召遊行開始，就陸續有把《阿凡達》、《全面啟動》預告片改配字幕的議題宣導方式，非專業的製作更有年輕人熟悉的 kuso 風味。網誌「台灣失樂園」製作的「石化帝國之海豚爭霸」小遊戲更被大量轉錄，青年族群對國光石化議題的接觸逐漸普及，可能大家都使用了密技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A，如今「白海豚不轉彎、國光石化要轉彎」這件事成真。」⁴⁷

除了和主流媒體合作，透過網路串聯，全青盟更有巧思的直接切入主流媒體的想像，模仿四大報的版面，創造了四大蚵報，預言式的宣告國光石化失敗的命運：

蘋果蚵報：「白海豚與濕地大勝國光石化」

自由蚵報：「感動大甲媽，媽祖顯靈保佑白海豚」

聯蚵報：「大逆轉！國光石化難敵人民力量」

中國蚵報：「環評結論終結石化擴張」

⁴⁶干擾學院是一個講座的形式，標舉「此刻是一個沒有旁觀者的時代」，由一群有肝臟困擾的研究生發起，講座主要在台北藝術大學舉行，企圖藉由「讀書會」、「邪邪文創」以及「干擾講座」等一系列活動，描繪目前台灣的種種社會問題(房價、農業、牛肉、環境等)，以及當代藝術在運動中的缺席狀態。

⁴⁷劉美好,2011.4.29 《破報》〈青年新遊戲對抗國家舊機器—反國光石化的文化〉



照片來源：朱淑娟提供

預計 4 月 22 日出刊的「四大蚵報」，其實在 20 日便由全青聯的學生開始在台北捷運站出口發放，而且一大早就將其送往總統府，希望總統馬英九能看見。

這項作法，《蚵報》美農小組成員池依林稱它是為台灣社會運動開出一條「文化干擾」之路⁴⁸。「四大蚵報與其它新社運文化形式的出現，正標誌著青年以熱情、創意、勇氣與從容跨越僵化而過度悲情的社運歷史，關心社會可以面帶微笑，社運道具也能成為值得裱框收藏的藝術紀念品。這一波新青年美學自國光石化而始，將持續以新穎而活潑的形式，吸引更多人參與其中，捲動更深廣的社會力量，讓藝術帶領社運跨界，使諸多台灣公共議題能從少數人的懸念，成為多數人的共同關懷。」

相對於主流媒體如兩大周刊的砲口一致，獨立媒體朱淑娟的緊追不捨，以及部落客的反制，國光石化公司或者經濟部，甚至環保署，都只能多發澄清稿加以

⁴⁸中國時報,2011.4.26 論壇版。

反擊。例如從以下國光石化公司對媒體報導之澄清⁴⁹，恰巧可以看出，他們面對的各方反對意見，是多麼的軍容壯盛，讓國光石化公司甚至必須在四大報刊登半版廣告，至此，官方以及國光石化公司原先在媒體的詮釋權和主導權優勢，幾乎已喪失殆盡。

- 國光石化對地層下陷之澄清及烏溪水質之說明
- 回應謝孟哲之文章「推升 GDP 外 國光石化的經濟風險」檔案(一) 檔案(二)
- 國光石化反駁 t'kaosis 高雄雜記部落格不當言論，並再次重申本公司對生態保育的重視與努力
- 對商業周刊 1212 期再次對國光石化做不實報導之駁斥
- 有關環保署回應 吳焜裕副教授投書「照這種評估 狗屎都能吃」之說明
- 環團的文宣資料 充滿了謊言
- 國光石化 對於溼地、減少壽命、水資源及其他影響之說明
- 給藝文界的一封信
- 環境品質與經濟利益、孰輕孰重？
- 澄清「反對國光石化在彰化設廠連署聲明」新聞稿
- 對近來網路傳言之再說明
- 對於「死亡率」說法之澄清
- 國光公司對『目前環團關心議題』的說明
- 6/28 對媒體要求學者模式模擬，蓄意報導之再澄清
- 商業周刊對國光石化不實報導之澄清文
- 本公司對近來傳媒報導不實的澄清
- 對聯合報報導之澄清文章

⁴⁹ 國光石化科技公司網頁, <http://www.kkptc.com.tw/clarity/main.php>

4.3.2.3 環評會議線上全程直播 首開先河

「透過會議現場即時轉播，場外青年以反國光戰歌鼓舞彼此的士氣，大聲呼喊「公正環評」的正面口號，訴求審查委員要秉持專業與道德良知公平審查本案。根據後來在場內開會的夥伴轉述，環保署的會議室中，可以清楚聽到場外的歌聲與口號，這對審查過程造成莫大壓力，也令委員們更謹慎討論，最後的結果，是環保署做出「補件再審」的結論，擇期日後召開第五次專案小組會議。部份媒體以「群眾慘勝」¹⁶來形容這場行動辛苦的逆轉小勝。」(周秀樺，2011)

包括新頭殼及公共電視 PNN 議題中心均在場進行實況線上轉播，這個創舉，也讓後來 4 月 22 日的第五次專案小組會議閉門會議，因為主持人蔣本基在前一天說是最一次，而讓獨立媒體人朱淑娟決定爭取全程對外公開，讓所有媒體都可以採訪。

4/22 日最後一次環評會議，前一天，主持人蔣本基老師說我們今天可能是最後一次，引起外面很大的注意。我就覺得不對勁，我一定要做完整的記錄。那天本來打算舉行閉門會議，記者就打算不去了，我就按麥克風說，很遺憾蔣本基老師妳講了一句話，說這是最後一次會議，引起很大爭議。我說這那麼重要那麼多人關注的公共政策，各位老師是否可以建立一個典範，請蔣老師徵求在場的環評委員創一個先例，今天就不閉門，可以全程開放錄影錄音。當我講一個典範，他們會說 NO 嗎？在這歷史當口，你拒絕我，就留下一個歷史記錄，留下拒絕一個記者對這件事情的要求的記錄，它就徵求大家的意見，沒有人反對。(那個老師在這當口

敢說我反對)。他就順勢說，今天就破例，不閉門。所有記者就，哇，全部跑進來。(朱淑娟)

4.3.3.反國光石化事件中的公民力量

4.3.3.1 白海豚、學者、藝文界

反國光石化到今年初突然熱起來。蔡嘉陽他們很厲害，他們找到一個很好的切入點，就是白海豚，比較能夠打動人心。在 09 年蔡嘉陽和阿達這些人，知道要連結音樂，請大家聯署，去買 CD，整個感覺慢慢已經出來了。人沒辦法改變革命，但可以延緩革命，過程中發生很多事情，例如七輕，為什麼成功?拖延到蘇煥智當縣長擋住了，但也不一定有用，可以等他不當縣長，不過到時東帝士也不要了。時間換取空間。但環評畢竟過了，環團就再開一刀，畫進台江公園，就沒事了。因此在這次國光石化事件上，彰化這邊不是就表示一定成功了，事情還是存在的，哪天他可以縮小範圍再送一次。那邊還是一大塊大家看了會眼紅的平地、濕地。我記得訪問工業局長時她說，台灣還有哪裡可找這樣一大塊地?(朱淑娟)

反國光石化能夠成功，是從海岸環境信託開始、白海豚活動等開始，串連社會各股力量，除了環保團體及社運界外，還包括醫界、藝文界、學術界、青年學生等等的力量，最重要的還是公民

的力量，讓這個事情最後翻盤。這和六輕是陳定南反對、七輕是蘇煥智反對的政治人物主導情況，是不一樣的。

其中，白海豚的訴求容易讓學生有感情，引起興趣，因為白海豚也是哺乳類，又叫作媽祖魚，彰化剛好是他們的覓食地，讓人容易有感情。再來是訴求，國光石化長久以來國人知道那是一個高污染的產業，和生技園區的想像不同。而六輕兩次爆炸，更是很大的轉折，讓源來支持的相親也變成隱性的反對。因為這已經觸動了公共安全的問題。 (蔡嘉陽)

到了當年四月，吳晟發起的藝文界聲援，整個活動漸漸受到注意，加上透過環境信託的方式，「全民來認股 守護白海豚」的活動訴求，更讓議題變成全國性。蔡嘉陽說，反七輕時，是用保護黑面琵鷺為訴求，反國光石化則是保護白海豚，所以是黑白郎君成功打敗石化業。

「我們認為這個議題不能只在地方打，否則更沒有人聚焦；也不想用傳統的激烈手段，怕會有失焦的風險。我們決定採用糧食危機、水資源、空氣汙染致癌、海岸生態及動物保護的角度，引起全國關注。如果只有談汙染的問題，則媒體報導還是有限。」蔡嘉陽說。

「學界則以中興大學教授陳吉仲為聯署平台，有超過 1500 位學者參加聯署反對國光石化。甚至連國光團隊裡面進行環評研究的學者也加入聯署並捐款，甚至有環評委員也捐款給我們。可以說，只要堅持下去，就會得到各方的支持，而且力量愈來愈大。」

我們的串連，從環保團體開始，除了彰化環保聯盟之外，環境資訊協會作為環境信託的平台，台灣媽祖魚保育聯盟則負責保護白海豚的議題，然後是醫界，藝文界由吳晟老師發起，以賴和文教基金會作為聯絡的平台。還有學術界，中興大學的莊秉潔和陳吉仲老師都十分支持我們。我們也聯絡商界，但支持度沒那麼高。後來年輕人加進來，他們的能量和力道真的是太強了，也是扭轉國光石化開發案的關鍵。還有荒野、鳥會以及主婦聯盟等等 NGO 團體都加入反對國光石化的陣營。

施月英更認為，這次反國光石化能夠成功，除了全國那麼多青年還有各界團體的投入支持以外，王功居民的團結性強，也是重要的關鍵。她說，彰化如果動員 12 輛車，其中有 10 輛車都是王功的人，另兩輛車才是芳苑和大城居民。王功居民從反對中科四期開始，就非常積極，他們知道中科很毒，會影響他們的漁業收穫，加上國光石化又要過來設廠，更是強烈反對。「我想，若非在地居民如此團結，外界要幫忙也就比較難切入。」

對於國光石化被擋下來，當初我是認為絕對不可能，有次上公共電視《有話好說》節目，主持人問我認為國光石化能不能擋下來，我說應該沒辦法。結果被同事罵，指我不應該這樣說。但當時我真的是這樣認為。我一直覺得，這是國家列為重大開發案，除非壓力大到超過我們想像的大之外，是很難擋下來的。但我們還是要努力，化不可能為可能。

我們一開始作環境信託的時候，做了一段時間，只有 400 人加入，但到了五月底，參與人數開始三級跳，六月也是，到了七月，吳敦義的白海豚會轉彎的話

一出，更是關鍵，我的朋友從來不知道國光石化的事情，但聽到吳敦義這樣講，打電話給我說，氣死了，這是明顯欺壓弱勢。

這時候，主流媒體也開始比較傾向我們，認為政府這樣做太誇張了。到了後期，幾乎全部轉向支持我們。連台北維持秩序的警察也支持我們，說會配合我們，有的甚至提供我們一些意見。

很多公民記者的新聞不斷曝光，不只記者這樣，學者也是如此。後來中興大學教授陳吉仲他們也明確的把模式弄出來，願意慢慢站出來，愈多人站出來，就更多人站出來，最後沒站出來的人就會覺得很奇怪，會覺得到底是哪一塊比較大?形成你若贊成國光石化就是不愛台灣的感覺。會覺得，專做這種汙染的東西，九千億不能做別的好事嗎?一定要幹這個事嗎?何況所謂促進經濟，那錢是誰賺走了?變成一個環境正義的問題，是國家發展的議題。到底國光石化這刀切下去，表示國家要往這裡走，還是往那裏走。國光石化變成一個很重要的關卡。妳今天如果決定蓋了，就表示過去講的話是假話，例如節能省碳，程序正義等等。後來討論也變成不只是反國光石化，還包括節能省碳，如果蓋國光石化，要增加多少排碳量，環保署也回應，承諾碳量會增加。還有水資源和保育的議題，地層下陷及海岸變遷，其實我覺得海岸變遷是最重要的議題，但沒有有人在討論，妳把一個海岸搞成這樣，這個地方要怎麼辦? (朱淑娟)

4.3.3.2 部落客槓部落客?

國光石化後來還鬧出了一件糗事，2011年1月10日，「綠黨」指控⁵⁰「經濟部工業局為了在網路上營造出石化產業安全又環保的假象，透過行銷公司邀請近30位部落客及行銷公司員工參觀中油高雄煉油廠及奇美南科A廠，了解廠區的工安及環保狀況，參與活動並寫文章的部落客不但有5000元車馬費可以領，還有高檔便當、下午茶及伴手禮，不含行銷公司收費就花了十萬元，根本是拿人民血汗錢做變相的置人性行銷。」工業局急忙否認，強調那是工關公司邀請的。

朱淑娟在此事件還沒爆發之前，便聽說這件事，還有人叫她去參加一下，看他們搞什麼鬼。她笑說：「20幾個部落格，想要跟我們來一下，但沒想到我們是專業的，但你說，政府對網路沒感覺嗎？」

而曾經在樂生事件中製作樂生院保留90%示意圖而大出風頭的部落客 wenli(徐銘鐘)這時又出手了，他在部落格寫了一篇〈好石化廠，不參觀嗎？〉⁵¹，諷刺說，「這是石化產業和主管機關的用心良苦。首先，只花小小的預算就可以買到更高階的搜尋排名：至少已經有一筆5,000元的「成果」進入Google網誌搜尋「國光石化」關鍵字的第一頁。（雖然點過去是「查無此篇文章」，現在似乎排名又往後跑了。）這在節省公帑來說，是個不小的進步，至少比起花幾十萬買廣告、業配更經濟有效率。」

部落客黑獭來說也寫了一篇〈新聞與部落客孰真實？〉⁵²，強調他對部落客的定義宣傳倒是有兩件事要拿捏：

⁵⁰ 環境資訊中心,2011.1.10 <替國光石化護航？政府砸十萬買部落客美言>

⁵¹ 廢業青年@新頭殼 http://newtalk.tw/blog_read.php?oid=2203

⁵² 黑獭來說 <http://geneoralspeaking.blogspot.com/2011/01/blog-post.html>

* 不能有任何條件的對價關係

*. 必須自我揭露

黑獭來說最後表示，「這文章真正的題目是到底是新聞真實還是部落格真實，我是認為就自我揭露這點我是願意出來幫這 2x 位部落客說好話，雖然這些文章並沒有任何省思與深入了解（參訪體驗可能就只能這樣），但都是很真實的遊記，且不誨言吃了甚麼，而我相信大部份的記者也不會公開記者會拿到的小禮物，但這是兩件事，因為這些小禮物還不足夠成為對價關係的條件，也不會有記者真的被這些收買，且大家都知道若沒有這些小禮物並不是記者不會報導出來，而是會不會去的關鍵，只是這件事跟真實與否也是兩件事。」

這裡，黑獭來說顯然認為，至少部落客坦白交待接受招待、拿東西，是比主流媒體的記者更誠實的。

作為運動者的蔡嘉陽則認為，剛開始這個議題只有公共電視在關注，商業媒體除非有衝突性或發生意外事件他們才會報導。至於獨立媒體或公民記者的影響力，我認為他們在部落格的文章，比較吸引特定族群的人觀看，不過，包括朱淑娟、胡慕晴和郭志榮他們的文章，留下第一手的觀察記錄，將會成為重要的歷史文件。

4.3.3.3 地方企業成幕後推手

此外，對於地方性的彰化環保聯盟這樣的發動者角色的團體，亟需更多的資源，地方有些企業界，也都默默的成為他們背後的推手，蔡嘉陽說，例如成立於 1943 年、專做玻璃製造及代理行銷的台明將企業，是一個在地的老牌企業，

他們成立的將林基金會在彰濱有一個台灣玻璃館，基金會不僅資助彰化環保聯，也給予活動許多支持，邀請去演講。將林基金會的老闆，是個成功的企業家，信仰媽祖，本身就認同媽祖魚的訴求。類似這樣的企業，還有一個專做車燈的帝寶公司，同樣也是十分支持他們，給予相當的資助。

朱淑娟回顧說，國光石化事件是不可思議的反轉，沒有人相信這個事情會改變，整個國家機器往這邊配合，力量大到認為沒辦法反轉，至少我原來認為是不可能成功的。這顯示公民的力量真的很大。

4.3.4 社運組織：全國青年反國光石化聯盟

本身是彰化環保聯盟總幹事的施月英，對於年輕人投入運動，感受特別深刻。她的印象是，全國青年反國光石化聯盟最早是由反中科冷血青年而來，他們到各個學校去宣講，影響很多學生。所謂遍地開花的行動，至少在台北、高雄、台中、新竹、花蓮等七個縣市，利用晚上時間，學生走上街頭遊行，宣傳訴求。他們給環評委員的壓力大到甚麼程度？

「我是後來才知道，環評會議主席蔣本基有一次在台大上課的時候，教室後面就有學生拉著布條表示反對國光石化，讓他嚇了一跳，也特別感受到那種壓力。而且，做四大蚵報，他們三天就做出來了，到處發送。我覺得，年輕人站出來，讓執政者感受到這關係未來的國家走向。」

但這些反國光青年的心之細膩，超乎許多人的想像，他們在成功擋下國光石化之後，做了一翻自省。

「一位在環保團體工作，長期關心本案的 J，一方面覺得之前青年朋友在中科議題上強力監督環評的方式，的確為環評審查程序帶來正面且公正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希望之前曾參與、關心本案的青年朋友可以一起加入行動的行列。他寫了一封信給幾位青年夥伴，大家同感事態重大，在第四次環評的前一個禮拜，一起開會討論行動策略，也正式成立「全國青年反國光石化聯盟」(簡稱全青盟)。」

53

全國青年反國光石化聯盟是由台灣農村陣線所衍生出來的團體，他們帶幹部來，然後串連出去，我們和他們的關係，就是開會時我們參加，由他們主導，透過網路群組進行各方力量的串連。大型活動如去年 1113 環保救國大遊行，就是我們主導，其他藝文界和學術界的活動，就由他們主辦，我們配合。這個組織相當龐大，常常各自行動，但目標一致，策略很有彈性。

學生參與反國光石化運動，讓年輕人進來，會讓人覺得不都是那些老面孔，像彰化高中就有 2600 人聯署反對，這股向下紮根的力量，會讓執政者也感到憂心，憂心執政基礎受到動搖。(蔡嘉陽)

或許是由台灣農村陣線衍生出來的社運團體，所以連運作模式都十分相像，不過，這次的組織更為龐大，由來自各方的團體不斷的結合而成，但主要以青年學生為主，他們展現的高效率 and 自動自發的精神，讓所有參與的老師和社運工作者都感到十分佩服。

⁵³黃裕穎、林樂昕、周秀樺 2011.5. <反國光石化運動的青年串聯>

我接觸這群年輕人，覺得一點也不草莓，從他們身上看到我們這世代有的東西，豪氣、理想和熱情。也看我們沒有的，就是創意，很精緻的地方，例如為了某個活動，設計一些圖像或 logo，他們幾乎是把運動當作一門通識課。他們很認真，當作是自己的事。我本來以為這樣的人很少，想不到很多。

這群年輕人，例如新竹璞玉計畫，縣府要送都委會，就決戰了，我們去很多趟，我就跟培慧說，我們應該成為他們的平台，只要保持很清楚的訊息流動，當地發生什麼情況，台北發生什麼情況，我們都可以很快掌握，可以協助他們對政府和媒體。培慧就問一位學生說，某某某，你可以嗎？他立刻答應而且接手，後續的事情通通承擔，真是不簡單，之後就常常跑璞玉。

這些學生都是一個獨立的戰鬥體，不輸老師們。而且他們這樣自我訓練挑戰的方式，很快會讓他們成為一個強韌的戰鬥體。你丟給他們的東西，就是好。一班的學生，可能只是當個社會活動，你們要遊行再找我去就好了。可能每個世代都有這樣的人，但這群年輕人和我們這個世代(例如野百合)又不一樣。

421 和 422 我很擔心熬了一個晚上，如果年輕人沒有力氣，整個場就會冷掉。像去年 717 隔天，還好有種稻，流汗之後，精神才來，不然很萎靡。我很有信心台灣會改變。我在運動上看到的是另一群年輕人，和學校課堂上的不一樣。但我不會怪他們，因為我也是從這樣出來的。反國光青年和培慧的特質很像，能夠凝結一個力量。那是磁場。 (廖本全)

被視為台灣農村陣線靈魂人物的世新大學社發所副教授蔡培慧，堅持在全國青年反國光石化聯盟運作的方式，也要和農陣的做法一樣。

在參與反國光聯盟，老師和學生一樣是平等的。這一點我很堅持，這和我工作的方法有關。我認為，人如果參與一件事情，如果是被指派的，想像力就會陷在派令裡面。所以我定位是其中的一分子，不是老師帶學生，否則對他們也不公平，因為他們動能是很強的，例如法律是路絲薇和陳平軒，藝術創作是安琪和小慈，平軒本來因為大埔就有法農小組，安琪和小慈本來就有干擾學院(北藝大)的訓練，本來就想關心社會的一些事情。再例如，許博任和農陣的淵源很深，幾乎就是我們的工作人員，而且他在樂生也有一些經驗。還有在南部的亮奕。大家對公共議題有共同的關注，團結成更大的集體。

雖然全國青年反國光石化聯盟的運作十分平等，但在關鍵時刻，蔡培慧的經驗讓她成為微妙的定調者：

如果我有發揮一些影響力，可能是過去有一些運動的經驗，例如要如何守夜，對議題的形式，要有人去「節」一下，跟大家討論，可能有一些功用。這個人差不多是我。例如4月3日，馬英九要去大城，之前有三個彰化的年輕人本來就打算去賣T恤，當天我們知道馬英九要去，約上午八點多，當時我們在東勢談令一個農村的議題，有大概10位，當天我們就決定第二天要下去，這個判斷就是我。原因很簡單，因為如果只是餐會，可能訴求不明顯，我們要把訴求提出來，當天海報就只寫「總統承諾撤案，國光石化滾蛋」或「總統承諾國光撤案」，所以會看到電視畫面有一個人在馬總統吃蚵的時候，在後面一直有人拿著海報的鏡頭。不過，這是

我的個人建議，能不能做，還是要由大家去討論。絕對不是由某個人來主導。

蔡培慧指出，她所以會有這樣的想法，可能和她的學術訓練以及工作性質有關。

我們在社發所，對組織培力，如何形成一個團體工作，有想像，相對之下，比較是個左派的系所，會一直去思考，精英領導和集體領導的問題，集體領導不是沒有人做決策，但每個人的能力可以得到被尊重和展現的機會。我投入農陣之前做重建的工作，來台北之後做社大，建立一個促進社大人員理解做社會分析和公民認識的一個團體，叫做潛能 123，就在永和社大，現在還在運作。

這個過程給我很大的幫助。我們互動很多，我認為很多人不關心，其實是不了解。有得是中小企業老闆、退休公務員或單親媽媽，一兩年之後他們都能夠就自己的處境，說出對社會的看法，像上次反核，會有人主動說要站出來。所以我覺得和社會大眾溝通這種公共議題，是需要一個過程的，如果站在太對立面，或太用知識分子的語言，其實是不可能。（蔡培慧）

蔡培慧認為，這個溝通之後的動能是要尊敬他的，每個人都有改變世界的能力，不應該變成某個人來領導，來吧，大家跟我走。這反而成為另一種精英領導。這一點我蠻堅持的。如何讓人的能力被展現，人的意見被注意到。

不過，學生則認為，「整個反國光戰役若說有一位最重要的人，我覺得是J」。但他不是統御四方、統帥全局的領導者，他是編織者，辛苦的在不同專業領域與工作文化背景的行動者們之間溝通協調，織就一張帶有張力但又能共事的行動者網絡。

這篇文章指出，他們並非認為無階層的水平合作關係是新社運的特色或是未來唯一趨勢，但是在國光石化這種同時涉及產業政策、環境保護、農漁永續、偏鄉發展 等多元複合式議題，如何整合各界共同發動統一訴求，的確需要像J這種編織者的角色，軟中帶硬的折衝在不同的意見之中，同時能讓各種角色都能在這張行動者網絡中，找到可以做事的位置而積極行動，編織者在這場戰役中的角色最為幽微，不易被外界看見成為主角，但卻是整場運動不可或缺的幕後功臣。」⁵⁴

4.3.5 .社運工作者 VS. 政客 / 對公共政策的影響

4.3.5.1 政客的算計

黨機器都在固票的，政治人物沒那麼單純。我跟官方這邊也很熟，了解他們的動態，很早以前有環保署官員跟我說，接下來要出什麼招，下一步就告訴你要經濟發展、然後是促進就業，黨機器和政府機器都算過的。會走到這邊，票到是算過的。例如和前一次選舉比較，大埔、後龍或者中科三，選票的取向很明顯，大埔和後龍的人不投劉政鴻，台中的后里是一面倒，沒人投給胡志強。

⁵⁴黃裕穎、林樂昕、周秀樺 2011.5. <反國光石化運動的青年串聯>

所謂公民力量，不是我去拜託妳，幫我講講話。台灣最可愛的是，畢竟是民主國家，政治人物還是要人民去投票，所以某種程度公民力量的機會是很大的，重點不在民主的投票程序而已，重點是公民力量怎麼形成壓力。因為投票程序已經定了。最經典的例子，就是後勁五輕，你要選議員，唯一政見就是 2014 年五輕一定要搬走，否則我反你到底，有好幾年的議員唯一政見就是反對五輕。相反的是高雄林園三輕，要在這裡選，就一定要支持三輕。

公民力量一定要去分析選票。公民力量要成熟到一定的力道，整個力量就是要反，反到你要到這裡選議員或立委也好，你不順著我的意思走，我就讓你選不上。

國光在彰化大城，當時有一些里長是贊成，但芳苑、王功的里長全部跳出來都反對，本來他們也在觀望，後來發現左右的選民反對，立刻說我反對，第一個人反對，第二個人也反，第三個人跟著出來。後來當地里長一掛全部都反對，就是人民的力量去促成。

(朱淑娟)

雖然主跑路線是環保新聞，但是朱淑娟對於政治性的考量並不陌生，她舉出上述的例子，認為公民一定要運用影響力，去改變政策決定的過程，不管是透過選票的壓力，還是抗議的行動，不能好像矮政治人物一截。

但究竟反國光石化的踩剎車，算不算成功的扭轉決策？從樂生、大埔到反國光石化無役不與的許博任說，如果這樣還不能說是成功，那就太貪心了。但他覺得反國光這次贏得不夠漂亮。

馬英九很厲害，甚至比民進黨的操作還更細膩，我同意孫窮理所講的一句話，這反映馬英九也在進化，這些劇本都是講好的嘛，像馬英九去餐會，就是準備挨打。

同樣是政治人物，民進黨立委包括劉建國、田秋堃和翁金珠都有幫忙，但效果其實不大。他們只是過程中的環節之一而已。重要的還是社會氛圍，立委只是動員的角色之一而已。

反國光後期，蠻野的佳真有找國民黨立委鄭麗文，但沒有獲得回應。田秋堃很認真，但環保署就是一副很皮的樣子。

彰化的卓伯源縣長和當地立委，其實都在看輿論的反應，他們會嗅到高層的意向，也不敢出來反對。這讓我們看到政治人物的一面，也就是社會氛圍是一回事，重要的還是看大老闆的眼色。

(許博任)

4.3.5.2 進總統府與虎謀皮？關鍵決策？

我們進總統府面見馬英九說明國光石化的問題，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折，但還是要看背後的過程和努力。也參與反國光石化運動的彰化基督教醫院的小兒科醫師錢建文，當時在馬總統的臉書上不斷留言，罵他腦殘等等，負責臉書的總統府發言人羅智強就回信給他，問他為什麼一直罵總統？於是兩人就聯絡在台北見面溝通。

今年 3 月 24 日又把總統府的幕僚約出來，再說一次。當時約在中山堂，從下午 5 點半談到 7 點半，那時候多了前總統府發言人王郁琦，都是利用他們下班的時間。溝通後，他們看了也覺得不合理，就把我們的資料帶回去給總統府副秘書長高朗看，當時想，或許可以改變馬英九的態度。

到了3月29日，總統府又打電話來，說約30日到總統府談，副秘書長會接見。我們晚上7點半到，結果到了八點，馬英九自己來了，就從八點半談到九點四十分，有許多的互動。當時陪我們進去的學者很多，最高階的是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蕭代基，他也反對國光石化設廠，我們從經濟、空污、海岸生態、到環境成本等議題，論述能力很強，當時馬英九對一句或印象最深刻，就是「流血輸出」，我們說這是用乾淨的空氣和水換來的經濟成長，而且，不設國光石化也未必會影響經濟成長，要經濟成長應該要產業升級才對等等。他就覺得很震撼，一直重複著「會流血輸出哦」這句話。還回過頭去問官員，為什麼過去都沒說？

3月30日談完後，雖然馬英九有說，他會承擔起政治責任，但我們也不知道最後決策會怎樣，畢竟，講歸講，最後決策才算數。

到了4月3日，彰化醫界聯盟在大城舉辦餐會，當時我們也不知道馬英九會去參加，只知道總統府副秘書長會去，其中有一個因素，可能是當時新聞話題都在恐龍法官被提名大法官事件，馬英九和司法院長都出面道歉，還不能平息爭議，所以改打哀兵策略，到大城濕地，可以轉移媒體焦點。這是一次很成功的媒體操作，後來果然很成功，媒體都在報導主持人粗口的新聞。

原以為馬英九只去一天，4月3日晚上，我就接到電話，說馬總統要去大城濕地現場，請我當導覽。當天晚上，我接到許多電話，在網路群組也有一大堆信，要我不可以接待馬英九。但是馬英九到大城濕地待了3、4小時，體驗了濕地豐盛的生命力，也看到了漁民當時跪在濕地上時，展現捍衛的決心，這是他們世代賴以為生的地方。馬英九這趟濕地之旅，算是相當深度的了解，比蘇貞昌和蔡英文停留的時間還更長。

去總統府面見馬英九加上這件陪他導覽的事情，後來有人怪我，為什麼要答應他？說馬英九分化成功，說我夜奔敵營，與虎謀皮。有人還要我們交出剪報的內容，對我非常不信任。但是我認為，我們看的是反國光石化這個問題，不是用政治色彩來看事情，儘管動機不一樣，只要反對國光石化，愈多人愈好。如果今天總統是蔡英文，他們大概就不會反對了。（蔡嘉陽訪談 2011.7.12）

對施月英而言，她與官員的對話，有更感性的一面，迥異於陽剛的社運工作者。她說，有一次沈世宏參加一場國際環保會議，我們利用會議進行時，站在後面拿起海報，海報上用英文寫著類似蓋國光石化，如何節能省碳的標語，讓國外的學者也知道問題，會議結束後我們再找國外學者談，沈世宏當時就在旁邊，因此我就跟他要了電話，後來，這隻不常打的電話發揮了許多功用。

「4月22日國光石化作成兩案併陳的答案時，胡慕情傳簡訊告訴我，我到後非常非常失望，就傳了兩個簡訊，分別給蔣本基老師和沈世宏署長，說「你騙我，不是審查中立嗎？還是政治干預？」。蔣本基半小時候回電，告訴我，要相信他的人格，並說這是政治決定，因為小組會議不能代表全部的環評委員的意見。他並問我，為什麼對於大城溼地有那麼深的感情，我當時已經走上往遊行的隊伍，剛經過遠東百貨，邊說邊流淚。我告訴他，我們一家7個小海的生計都靠海，父親早逝，但是他最喜歡海，我們對海的感情，就像對父親的思念一樣。

到了晚上八點，離馬英九已經宣布不支持國光石化四個小時後，我和環保團體的朋友在用晚餐，沈世宏打電話給我，我忘了他那時候說什麼，但我還是緊緊問他，馬總統說的是真的還是假的？

4月4日馬英九親自到大城溼地參觀的前一天，我們也接待了民進黨兩位爭取總統提名的蘇貞昌和蔡英文，我當時負責導覽，我們設計了讓政治人物摸泥巴的方式，希望政治人物和土地的連結可以更深一點，結果蘇和蔡兩人對這件事都講出許多大道理，於是我們也用在馬英九身上，讓他去摸溼地的泥土，而且，趁他還沒去洗手之前，讓漁民朝大海跪著，就是要讓馬英九感受到當地居民堅定的決心。

在政治上，陳吉仲老師有一個很好的建議，就是不要只找親綠的學者和藝文人士，應該也要找一些偏藍的學者和藝文人士，這個提議一開始，有些人是很感冒的，但後來事實證明這是對的，因為讓反國光石化的運動，不至於被貼上政治動員的標籤。」

環保人士的成功雀躍之情，看在一路參與和記錄社運事件的鐘聖雄來說，有完全不同的感受。鐘聖雄直言，他不認為國光石化是成功的，理由是，並沒有逼國家面對政策是錯誤的這個事實。

馬英九只是說不蓋，但並沒有承認國光石化是錯誤，在環評會議上長期受到屈辱的居民、學者包括學生，並沒有藉由環評會議來還給他們一個公道，也就是並非透過國家制度來否決國光，完全沒有面對這個錯誤，這完全是失敗的，國家不認錯，就會還有下一次錯誤。

就像美濃反水庫就是這樣，最後也是透過政治人物決定不蓋的，而非透過環評來告訴大家台灣不適合蓋水庫，未來仍然可能下一次蓋水庫。樂生運動也是，如果能夠做到國家不應該迫遷這些人，才是成功。環評也是啊，國光石化也一樣，我們不承認 pn2.5

的危害，沒有說石化業，健康風險等問題，最後只說選址不當，到底我們需不需要石化業，都沒講。不是整個國家來面對這個問題。說我不蓋在大城，這算勝利嗎？（鐘聖雄）

4.3.5.3 戰爭結束在與戰場無關的遙遠之處

在馬英九 4 月 22 日後來召開記者會，宣布不支持國光石化在大城設廠時，鐘聖雄說，大家最後動員集中在環評會議，以為是最後的戰場。就像士兵在戰場上衝衝衝，但想不到戰爭卻結束在一個非常遙遠跟戰場無關的地方。那些去衝的人、被捅過和受傷的人，他們又算什麼呢？最後只跟妳說，戰場不見了。戰場就收起來。他描述了一段場景：

我記得很清楚，環評會議結束後，遊行隊伍正從環保署拉到總統府前方的時候，施月英走在我前面，她接到一通電話，轉過身很開心的說，「耶，馬英九說不蓋了。」她非常非常的開心。但當時我氣死了，他(馬英九)根本在玩你嘛。整個制度做兩面人，根本是王八蛋，玩弄法制。我氣得坐在路邊，跟朋友說，給我一包菸，氣到發抖，那天我哭了兩次。蔡培慧也很生氣，說要去討公道。帶著隊伍繼續遊行。

我們很生氣，可是反過來看，施月英高興的反應代表什麼？大部分的人都認為是勝利。如果連施月英都開心，社會大眾的人也都會有同樣的感覺。

我覺得不是反石化的前提，是台灣不需要更多石化業。更不應有鄰壁效應，也就是不要在我家的觀念。中國人還有皇帝的概念，透過居高位的人來決定。是帝制概念。（鐘聖雄）

4.3.5.4 國光石化翻案的選票考量

一般認為，由於台灣南綠北藍態勢明顯，因此決戰中台灣成了 2012 大選的主戰場，國光石化位於中台灣的彰化地區，一旦不顧居民強烈通過，恐將危及中部選票，而這也應該是國光石化後來大逆轉的重要因素。

聯合報在馬英九對國光石化採剎車之後，寫了一篇社論，直指選票因素：

「國光石化不蓋在彰化了，馬總統親上火線喊卡的理由是「世代正義，環保救國」。但是，這難道是事實真相嗎？讓國光石化轉彎的主因，究竟是環保還是選票？」

「國光石化的命運最終仍是取決於慘烈的政治拔河。當年封殺了杜邦投資案，其後多年一直被認為是外來投資及經濟發展的重創；但是，今日國光石化喊卡，又被認為是封殺杜邦以來的最輝煌的環保成就。專家指出，若談環保，高肥料、高農藥及高耗水的農業與養殖業，其環保成本猶大於石化業；但沒有人認為整個社會不應承當農業及環保的利害比例，這當然有選票考量。同理，石化業、大鋼廠、生技專區及中科三期等重大建設，它們在本質上即是環保社團的標靶，牽動選票，而選票則是政治的王道。原本，國家決策的比例應是在經濟與環保的天平上斟酌，但如今割喉的選票全部壓在環保的一方，自然就傾斜而翻案。」(聯合報 2011.04.24)

我覺得反國光石化能夠成功，表面上是被總統馬英九給終結掉，但政治人物不可能做決策卻不知民間的想法，在馬英九決定踩剎車之前，大城濕地附近的人便紛紛接到研考會所作的電話問卷調查，他們都有來跟我們說。加上 2012 大選提前，而當時民進黨兩位爭取總統提名的候選人都表態反對國光石化，拉高到大選的層次，馬英九做了這個決定之後，國光石化在大選時就不會成為話題了。（蔡嘉陽）

4.3.6 青年的反省

許多人認為年輕人有創意、有行動力是社運界的新生力量，但是幾位參與全國青年反國光石化的年輕工作者認為，「國光石化之所以在後來能捲動這麼多人的關注與起而行動，不只是靠青年的創意，而是這些在暑假曾下鄉走入民間的朋友們，除了科學的資料、理性的論述，最重要的是，他們開始試圖在不同的場合，傳遞當時走入民間的那份感動。」

學生之間的反省，有許多令人動容之處，其中一段提到抗爭時一位阿伯願意獻身的故事，特別有意義，特摘錄全文如下：

「D 在另一封內部群組信裡提到：

那位倒在拒馬上的阿伯的現況

各位夥伴，

那天大家扣著手被擋在拒馬前的時候，有位"公投護台灣聯盟"的阿伯，躺在拒馬上，要我們踩著他的肉身，越過拒馬，繼續往總統府前進，但馬上被警察抬走。

我今天打給中正一的小賴，問這位阿伯的狀況，小賴說他那天背上有撕裂傷，

警察馬上把他送到醫院縫合，沒有大礙，警方也沒辦他。感謝主。

阿伯那天的行動，對我來講很震撼，也覺得是一種很沉重的隱喻。過往的群眾運動，多少像阿伯這樣草根底層的衝組，用自己的肉身抵擋強權，然後讓另一批菁英踩著他的身體，走向權力核心。

還好，我們那天沒踩過去。

然後，我們也要切記，以後不只不能踩過去，也不要讓他們再這樣躺下去犧牲自己了。

S 也在群組信件回應：

所以，各位夥伴，不管以後人多人少，不管是不是焦點，讓我們彼此協力，一起繼續堅定地行動下去吧！

我們也要切記，以後不只不能踩過去，也不要讓他們再這樣躺下去犧牲自己了。

許多時候，我們，被教育為"菁英"的年青人，只要願意為公義，多做一點，就會獲取社會的目光。

同時，基層群眾，也會感到熨貼，而願意用自己的肉身抵擋強權，然後讓另一批菁英踩著他的身體，走向權力核心。

這件事，這個形象，不管是實體或象徵，我們都要謹記在心，

我們不能，也沒有權力，踩在任何人的身上，

我們不能，也沒有權力，自以為比任何一個人高尚

我們不能，也沒有權力，以為站在第一線，就有道德的光環

我們所做的，對是我們該做的，也用我們做得到的方式前行

人類社會的階級意識，透過社會建構（家庭，學校，媒體），無形中形塑了我們的思維，以致於，一不小心，我們的語言與行動，仍然顯示出"階級"判斷，同時我們的目光也多少朝著權力的那一方，如何超越階級意識，對權力永遠警醒，是我們該共同學習的一課。」

因此，他們認為：我們行動的目光從「國家」、「有權力者」、「媒體」，轉向「民間」。從「夏耘訪調」、「反國光挺漁民公車」、「演給鄉親看的行動劇」，到「反國光校園宣講」、「蚵報干擾行動」，以及「420 遍地反國光」、「127、421 兩次全民監督環評」，乃至於各種通俗的街頭口號、歌曲，還有不分背景階級都可發言的街頭開講；我們時而有意識，時而無意識地以我們的行動成為中介，試著接連起包括我們自己在內的各種不同地域、不同身分的異質行動者，讓大家「站在一起」，在各個行動現場（不論是實體還是虛擬的），創造、再現出大家可以集體行動的「民間」。

青年不僅在虛擬的網路上打宣傳戰，和發表創意，最後他們更回歸到土地上來，回到公民所賴以存在的民間，要繼續進行真正的集體行動。

政治評論家南方朔在今年馬英九宣布國光石化不會蓋在大城濕地之後，在中國時報寫了一篇文章，其中提到：「國光石化案，在社區居民鏗而不捨的『社區力量』堅持下，終於改變政府那種單方向思維模式，這是草根民主，『社區力量』一大突破，我們可想像到此案對台灣其他社區居民也是一大鼓舞。由其他國家『社區力量』的經驗，我們倒是該注意到，面對『社區力量』的崛起，我們的政府恐怕已應在領導風格，草根多元，異質的決策模式上做出結構性的調整了。這次為了選票而態度急轉彎只是個開始，人們希望看到的是下一步轉型的多元急轉彎！」（南方朔，2011.4.26）

社區力量的崛起，無論是王功的漁民，或者大埔農民，或者樂生的院民，他們堅持拒絕接受不合理的待遇，奮而反抗的精神，的確是所有運動的起點，而公民新聞的持續不間斷的報導，提供資訊子彈，讓原本眼睛離不開台北的媒體高

層主管，也必須張大眼睛注視地方的力量，因為，或許下個引爆點，又會再哪一個偏僻的鄉野，而公民新聞的觸角，還是會比主流媒體的還更快抵達。

第五章、三個案比較分析

從樂生、大埔到反國光石化事件，可以看見台灣公民社會一個很重要的反撲，也是整個政經體制發展開始被扭轉的里程碑。從弱勢人權、土地正義到環境正義，經濟至上的國家發展規則，終於遭遇挑戰。

而這樣的結果，很重要的一個因素，是因為公民有了自己的發聲工具，不再處於挨打局面；有新的傳播平台，承載更多員的專家和公民的意見，而不只是任憑主流媒體壟斷詮釋權；主流媒體監督政府的角色，遭遇強勁的競爭對手：公民記者，不只是獨立媒體工作者出現，許多所謂的「局外人」，例如部落客，紛紛加入戰場，事實上他們正是最具有公民意識的行動者；網路科技的日新月異，讓網路世代的數位原民，永遠領先一步，讓沒有經濟效益的網路工具，發揮意想不到的效果；更重要的是，這是一場新世代的崛起，不論是青年樂生聯盟、台灣農村陣線或全國青年反國光石化聯盟，全部都是以大學生的年輕世代為主，他們發揮了極高效率和極富創意的抗爭手段，擺脫悲情和激烈的刻板印象，扮演保護弱勢的癡瘋病患、老農民、生態環境及動物等的一股重要支持力量；這些年輕人創造了新型態的社運組織，稱作水平式的組織也好，說是變形蟲組織也可以，他們沒有傳統社運的包袱，不需要社運明星；這樣充滿活力的社會運動，更是突破了藍綠惡鬥的框架，讓許多議題回歸到公共討論的主軸。

這三項未來在台灣歷史必然大書特書的社會運動，正是「參與式民主」在台灣發展的最佳見證，是台灣歷經二十年來政治惡鬥之下，終於突破、走出的一條真

正的公共道路。台灣民主的深化，不再倚靠政治工作者的救贖，而是公民作主。

這種公民作主的新興社運模式，是公民社會及新科技緊密連結的結果，透過 Facebook、Twitter、Plurk、brog、youtube 及網路公民媒體等據點的不斷擴散串連，讓行動者有更多的依據和支撐，讓任何關心者均可透過多元方式直接參與，即便只是參與討論和傳播訊息，也都成為公民新聞及公民運動的參與者之一。

簡而言之，這是一場漫長的體制外對抗體制內的社會運動大豐收。這樣的運動，並非僅僅依賴某一個別的力量所能促成，而是台灣整體公民環境成熟所爆發出來的力量，經過一次又一次的經驗累積和傳承，公民社會成了自我學習成長的重要場域。例如，體制外的成人教育單位－社區大學，讓公民開始能夠挖掘出真正紮根地方的智慧和知識，喚醒更多高齡公民的投入，培育更多公民記者和有行動力的社會志工。以至於共同促成了公民社會互相對話的信任基礎。

全新而波瀾壯闊的媒體生態已經成形，從部落客、公民記者、獨立媒體人到公民媒體，日益茁壯，無論在時效或者深度廣度上，都造成主流媒體的壓力。更且某種程度奪回了議題的主導權。

透過在地區民、運動組織及公民新聞三個環結強而有力結合所產生的的公民運動，將成為未來公共政策決策過程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影響力，這樣的運動不容易受政治經濟或藍綠的操作，甚至他們提供了一個對待社會發展的新態度，即是以全新態度，看待人與土地及環境的關係，從而提出一個未來社會的新風貌之想像願景。

敏感的政治人物均已察覺到此一趨勢。政府部門的輿情蒐集，已經加入了公民媒體這一塊，公民媒體的前路也並非坦蕩而無障礙，但公民力量一旦啟動，便有自己的生命出口，這是精英政治難以壟斷一切的新開始。

筆者根據三個案的異同點，所作的比較一覽表。並針對幾個重要因素作進一步的分析。

表四 樂生、大埔及國光石化事件比較一覽表

	樂生事件	大埔事件	國光石化事件
公共政策屬性	捷運建設迫遷/ 交通利益	典型開發徵地/ 財團利益	國家重要政策/ 產業利益
事件本身意涵	樂生院民權益、文 化古蹟/ 人權正義	大埔及各地農民自 救會權益/ 土地正義	漁民生計、白海豚、 海岸生態/ 環境正義
公民新聞(公共 性新聞)	部落客/董福興、 wenli、HOW、豬小 草	公民記者/大暴 龍、傑利 公共電視客家台 新頭殼	獨立媒體/朱淑娟 MUNCH 公共電視 商周、天下雜誌
平 台	苦勞網 共享書籤平台 《HEMIDEMI》	PeoPo 公民新聞平 台；新頭殼網站	臉書社群網站、獨立 媒體、PeoPo 公民新 聞平台；新頭殼、 PNN
傳播工具	共享書籤網站，串 連貼紙、e-mail	Facebook、Plurk、 google 群組	直播軟體 Justin.tv
社運組織	青年樂生聯盟 (樂青)	台灣農村陣線(簡稱 農陣)	全國青年反國光石化 聯盟(簡稱全青聯)
突破點	社運/樂生版保留 90%示意圖	媒體/大暴龍影音 新聞	發展主義/公民影音、 蚵報、直播、行動 劇、商業雜誌
主流媒體態度	忽略、敵意、負面	忽略、不重要、被 迫跟進	重視，偏財經，被迫 跟進
政治色彩	超越藍綠	超越藍綠	超越藍綠
政治因素	2008 民進黨總統初 選	2010 五都選舉	2012 總統大選
政策效應	功敗垂成	成功扭轉但未竟其 功	成功扭轉還需觀察

製表/莊豐嘉

5.1 弱勢者對政經體制的反撲

在三件個案中，樂生及大埔事件，從傳統新聞路線區分來看，基本上都屬於地方新聞，但樂生還有人權及文化資產的問題，涉及範圍比較複雜，不僅牽涉台北市政府、捷運局和新北市，也和文建會有關，既屬跨縣市的公共政策，也被對立成建設發展或文化保存孰重孰輕的問題；大埔事件則單純屬於政府發展產業而徵收土地所致；國光石化是國家重大的產業發展政策，從民進黨到國民黨，不分藍綠執政時都全部力挺過這項公共政策。

從此三事件中可以發現，政府決定公共政策的邏輯，分別是即建設需求優於文化及人權；財團重要性大過弱勢農民；經濟開發重於自然環保。而且都是經過所謂的法定程序，無論是環評會議、都市計畫審議委員會或者文化資產保護法等等，政府的選擇十分明顯，相對之下，癡瘋病患、農民及海岸生態等，均為次要或不重要的選項。

也因此，三個案的事件本質，呈現一貫相承的脈絡，樂生院民和大埔居民都因為公共建設或者產業發展的理由，必須被迫搬遷，彰化大城濕地附近的王功、芳苑則擔心國光石化廠一旦蓋在這裡，他們生活的型態和環境也都將遭到強烈的變化，其中都蘊含著土地正義、環境正義的理念和堅持。

從中也可以發現，事件本身的意涵越豐富，動員的力量越強大。國光石化，不只當地漁民或居民的權益、還有白海豚、海岸生態、汙染受害者等等環境意識的意涵，加上詩人的朗誦、藝術家營造的海邊意象，這些意涵往往更能夠動員不同社群的關心和投入。

同樣的，類似大埔徵地事件，在台灣各地不斷發生，在「公共利益」與「必要性」十分模糊的大帽子下，包括新竹二重埔、苗栗灣寶、彰化二林相思寮等地，都面臨同樣的問題。就如農陣發言人蔡培慧所說，「大埔是三農的問題，是處理農業、農地和農民的問題。」所以反撲的力量更為強大。

樂生的社群意象最單純，基本上就是樂生院民，一群青年因同情而加入聲援的行列，此外，還有文化古蹟的意涵。

相反的，公民運動所反對的意涵越單一，越容易凝聚反對的力量。國光石化是個大企業，產業特性也十分清楚，一般人容易了解其可能造成的污染，但同時也有政客的政績壓力；而大埔事件的對手是縣政府和財團，雖然有創造就業的誘因，但是欺壓農民的形象，很自然形成對比。樂生所面對的權力來源，是在地居民行的權益，地價上漲的期待，政客通車的壓力等等。

從公共利益的角度看，媒體很容易選擇站在政府或開發單位的一方，而非在弱勢者的一方。因為這些公共政策，往往和大眾媒體的價值相呼應，媒體報導很容易向官方傾斜。官方強制性的公權力加上媒體放棄看門狗的角色，讓弱勢者更形無力。

5.2 公民新聞打破主流媒體操作格局

網路興起，讓上述的政、經、媒合體的權力結構，被找到可能的突破口，有更多事不關己卻願意為弱勢者抱不平的人挺身而出，透過網路發聲及串連的便利性，他們很容易投入這樣的社會運動，不受太多空間和時間的限制。研究科技

對社會帶來怎樣影響的學者霍華德·瑞格德(Howard Rheingold) 認為科技對社會革命將帶來長遠的影響，他把這些善用科技從事社會運動的人稱為 Smart Mobs⁵⁵，直譯就是聰明的暴民，但中文翻成「聰明行動族」，主要意思是，「由可以一起行動的人所組成，即使他們素昧平生。」事實上，樂生事件中的部落客 wenli 就表示，他們這些在網路相遇的人，也都以「快樂暴民」(Happy Mob)自許。這些看似烏合之眾的組合，卻是對抗強大體制的游擊隊。

而愈來愈多以公民記者為職志的公民出現，則更是催化對主流媒體和公共政策的挑戰。公民記者大暴龍以一支影片讓農民運動進入新的境界，絕非運氣或巧合，而是在公民新聞土壤日漸肥沃之後，因此長出的一隻美麗奇葩。

媒體操作機制面對新興的競爭對手公民記者時，內在的局限便暴露無遺。例如樂生事件或者國光石化開發案，涉及的單位相當多而複雜，有不同的中央主管機關如經濟部和環保署，或捷運局；還有地方政府、開發單位等等。大眾媒體的優勢是部署廣，但面貌的拼湊往往讓事件模糊，不若獨立媒體工作者的一味深入，面貌清晰。而原本單純的地方事件，大埔徵地案，因為社團的介入，糾合各地的農民自救會，也讓整個事件的採訪，考驗大眾媒體的分工制度。

從主流媒體離開變身為獨立記者的朱淑娟便指出，「主流媒體的界線分明，例如跑環保署，若後龍園區的區民去營建署抗議，我就不能寫了，不關我的事；居民在後龍召開說明會，我也不能去，因為那是地方記者的線。我的對話是被切割的，被切割到只有這一塊。」、「但我當公民記者之後，對話空間就整個鋪陳開了，跟著事件走，他去環保署，我就跟環保署的人對話，去營建署，去苗栗

⁵⁵ 《網民經濟學：運用 Web2.0 群眾智慧搶得商機》p19, 2008.10 麥克羅·希爾股份有限公司

縣政府，對話的對象是整個撐開的，整個空間都被打開了。我覺得報社的分線是有問題的。」

主流媒體往往只把焦點放在台灣以後要不要發展，要不要開發、往前走?認為開發老是被環評綁住，變成簡單的二元論，無法那麼細膩的去討論問題。「主流媒體有它的特性，它要進度，簡單的二元論，要不要蓋?不蓋，那就不要發展。主流媒體一直無法撐開新聞的面向。」 (朱淑娟)

主流媒體如報紙，不管是日報或者電視台，由於路線分配的結構性操作因素，有其指揮採訪的便利，但也成為自我設限的包袱。這讓一方面可以是快樂暴民的部落客，透過游擊戰的方式向主流媒體突襲；一方面，專業的獨立媒體人，可以擇善固執的專心經營一條以議題為導向的採訪路線，而且網路篇幅無限大，在議題的深度和完整性，都讓主流媒體這隻龐大的恐龍，難以媲美。

同樣也在主流媒體工作過一段時間的公民記者陳治安，對於公民記者可以跑自己興趣的新聞，有更多的感觸。「公民新聞可以拍我自己有興趣和關心的議題，在電視台，說來就是一個工作，拍什麼都是長官指派的，不是記者想拍什麼就可以採訪。我現在可以拍跟公共議題有關的事情。為什麼關心公共議題? 因為我覺得這社會上還有許多不公平的地方，但大家好像都沒看到，而且無法從主流媒體看到，社會缺少這個，我做了那麼多公民報導之後，覺得公民報導真的可以補主流媒體之不足，補足主流媒體不關心的議題，而這些議題都是攸關公共利益、大眾利益的議題。我比較關心環境和農民的議題。」

此外，獨立媒體的角色，更有甚於此的，像樂生事件這樣被歸類為公益和人權衝突的新聞，由公共電視填補了主流媒體棄置的新聞角落，是很自然，但是運

動型媒體的苦勞網，顯然更能扮演平台的角色，既是媒體，又是樂生院民與政府溝通的橋梁。許多樂生青年必須到苦勞網知道官方的政策和說法，而官方也希望透過苦勞網了解目前院民抗議的心聲。

在台灣的媒體環境，主流媒體很少能夠養得起那麼多專職跑某一議題的記者，也無法向獨立媒體的專一定位。尤其在大眾媒體日漸走向嘩眾取寵及名人軼聞事件的同時，資深記者往往成為頭一個被裁員的對象。本研究並不挑戰主流媒體的操作機制該如何改進，因為這是一個龐大工程，更是一個難題，但是公民媒體和公民記者出現之後，為主流媒體帶來的嚴苛挑戰，的確就已經來到了自家門口，不可能迴避，也不能不審慎因應。

5.2.1 媒體人的自我突破

「我覺得公民力量崛起，最重要的是找到了突破點。細部看，在現有體制裡頭突破點在哪裡？包括政治和媒體。朱淑娟是一個不錯的突破方式，我不知道她是否有預期這樣，那時候離開堅持做這樣的新聞報導，最後主流回來找他，發現他的部落格，主流媒體要採訪某個新聞回去找她。這就是一個突破。」廖本全斬釘截鐵的這樣說道。

「我們都在找突破，對政府要突破，對媒體也是一樣。到了大埔事件，不是環團運動者突破媒體，而是媒體自己突破，他們自己也想要怎麼突破。和我們或多或少有關係；很有意思的是，看到整個社會都在尋求突破。」

廖本全說，以前，做運動很低迷的時候，媒體總是會問我們有沒有進一步的行動，或者直接跟我們說，新聞做了，也播不出來。但現在整體社會更像是一個

公民社會，能夠凸顯議題。媒體也有很大的改變。後來三立電視一直播大埔事件大暴龍的影片，這是好事，但公民媒體突破主流媒體，是更重要更有意義的。當然主流媒體還更可以突破。

他認為，朱淑娟在商周寫了國光五百天，也是一個大突破，後來又再接再厲，在商周寫了一個土地徵收的報導，這就是透過突破來扭轉。「我在意的就是扭轉這個社會。就像蘇花高，就算通過也不希望有下一條，重點是透過運動過程，讓民眾知道這個事實，也讓民眾知道如何扮演一個公民的角色，來關心公共事務和議題。」

他覺得公民媒體，其實有兩個重要的突破點，一個是突破主流媒體，一個是開創公民社會。他們是很重要的耕耘者。長期來講，後面這件事情，為公民社會耕耘是更重要的。「如果沒有公民社會，國光之後還會不會有？一定還會有。」

有人說〈公民覺醒四月天〉⁵⁶，但我們檢視之後的五月、六月，卻是一切回到原點，環境不正義繼續發生，政治拓墾集團更是大反撲。我最近喜歡用政治拓墾集團來形容。以前講漢人唐山過台灣，對原住民和平埔族進行武裝拓墾，現在這些政治拓墾集團也是武裝的，他是透過政治經濟的力量在進行拓墾。

但是，公民新聞到底突破了哪些呢？

我自己覺得，公民記者對社運來講，最大改變不在資訊傳播的深廣度和有效性，而是出現許多以公民記者自居的行動者，這兩年好像到處都是，都看得到他們在拍東西。我覺得，公民新聞讓他們有一個方式讓他們有個角度投入社會

⁵⁶ 何榮幸,2010.4.20 中國時報,<公民覺醒四月天>

運動，也就是把訊息 PO 上網，平常的狀態，相較主流媒體沒有太大的突破。但如果天時地利配合得好，就會爆發出來，產生極大的效果。

因為有行動者，等天時地利到了之後，就會在一個時間爆炸。我覺得大暴龍看似偶然，因為如果居民沒有剛好拍到畫面，就沒有這個報導。總算上天保佑。但是，也因為這幾年到處都看得到以公民記者自居的行動者，也就是說，這時候公民記者的人出來了，公民媒體的平台也出來了，雖然很難去挑戰主流媒體的影響力和收視率。但時機到了，就會有效果。 (許博任)

5.2.2 翻轉議題設定角色

公民記者到底有什麼作用？搶了議題設定權。例如，專家和專家的對決。還有就是地方性。但是還是有很多北部的公民記者下去，開始寫說那邊的美好，拍照和剪影片。他去形成一個效果，在理性的辯論之外，讓你看到另外一種地方的影像，你去換算價格，算不出來，但感動很深。這也是新興媒體有趣的地方，可以各種方式呈現，影像去觸動人心。(郭志榮)

部落格不像報紙一登，哇，當天就像英雄一樣，但部落格的影響力是有擴散性，所有公民力量都看到，影響力是慢慢在加溫的。而且有延續性。

(朱淑娟)

鐘聖雄提出一個質疑，主流媒體常說對議題沒辦法處理那麼細，但以前可以這樣說，限於版面或時間，但現在各報和電視台都有網路，你沒辦法帶進資料把事情講清楚嗎？「我覺得是怠惰，我不是公民記者，例如立報、PNN 和苦勞網我們盡量把更多資訊談清楚，留下更完整的記錄。而不是最後發生衝突，還好最後沒有

人受傷，這是很爛的東西嘛。我們現在可以說，反國光石化留下的比較豐富的東西，相對是報導，一般人對報導是有期待的。把這些東西透過臉書、微博或噗浪傳出去，帶進你的信箱裡，在你的塗鴉牆出現，進入你的眼簾，一點一滴的影響。而不是像以前那樣不看那個版，電視上永遠只看到他們在推擠。網路空間可以有更多訊息被推出去。」（鐘聖雄）

這種主流媒體怠惰的情況，公民記者陳治安的感受更是深刻，以苗栗客家大院生態池錯放牛蛙為例，他和主流媒體一樣，都收到生態協會的消息，當他在自己的部落格發出消息之後，過了整整三天，電子媒體才要跟進。

牛蛙報導，那天是周五的下午，離下班只剩兩個小時，從臉書上看到苗栗縣府野放牛蛙的新聞稿，朋友跟我說，照片上全部是牛蛙，牛蛙是外來種，不應該這樣野放，誇張的是政府帶頭做，我就趕快先寫一篇文字稿，沒辦法去拍照片。沒想到網路上就傳閱，點閱數都還蠻瘋狂的。

那天我也聯絡了苗栗生態協會，他們說有擬了一篇新聞稿給主流媒體，我想他們應該會去採訪去拍。但很驚訝的是，周六完全沒有一家媒體刊登他們的新聞稿，下午我就趕快衝去客家大院現場拍，那些牛蛙真是很壯觀，牛叫聲音此起彼落。就做一個新聞，點閱率也是很高。

到了周日，還是沒有任何媒體報導，我就想，這個牛蛙事件是怎麼了，是被搓掉了嗎？還是其他什麼問題。後來我觀察，可能是正在辦桐花節，同一時間客家大院也在辦客家婚禮。

於是我上午又去拍，晚上把它剪出來，做了影音新聞之後，周一看到蘋果的動新聞也做了報導，其他電子媒體才跟進。

其實，牛蛙被放進生態池，這是很誇張的事，也是個新聞爆點，但主流媒體卻沒消沒息。我許多生態協會的人看了也都很受不了，都傳我的影片給他們在主流媒體的朋友，想不到也都沒有報。一直到周一那天晚上，電視新聞才報出來。

至於苗栗縣政府的回應，就是應付媒體的心態，說只有六十台斤的牛蛙。但我現場看，絕對不只六十台斤。他們說一個禮拜之內會清除掉，但過了一個禮拜後，其實還有一些牛蛙，並沒有完全清除；因此，我又做了一篇報導，指縣政府的動作非常牛步化。其實當天捉牛蛙比較多的都是生態協會的人，官方的人只是在旁邊看。所以我覺得苗栗縣從縣長到下面的結構實在很奇怪。

很多網友都以為新聞已經報導了，苗栗縣府應該已經解決了，想不到還是沒有。拖到上周生態協會告訴我，還有個位數的牛蛙沒清除。我做牛蛙新聞，找生態專家來講，是可以替這個新聞掛保證。不過，所謂的平衡報導，我從來不會再去採訪官方的說法，也沒辦法調到當初縣政府的公文。因為我不是全職在新聞台工作，也沒有餘力去報導，重要的是，我的新聞是有一說一，有二說二，也許缺少平衡報導，但說的是事實啊。

官方到目前為止沒有跟我有互動。網路上偶而會有些不同想法的人來留言。比如大埔事件，會有人來說那些農民只是要錢而已。牛蛙事件則比較一面倒，都在罵劉政鴻，怎麼又這樣！因為牛蛙問題應該是常識問題。 (陳志安)

這些地方的事情，在記者見怪不怪的情況下，往往忽略過去。二來，各媒體近來對地方記者大幅裁員，讓地方記者的人力十分單薄，有的媒體，例如中央社，除了五都之外，每個縣市都僅有一名記者，五都中的台南，還是因為合併之後才打

破一人的數字，工作負荷依然沉重，根本無法兼顧範圍那麼大的新聞報導。但這也的確給了公民新聞嶄露頭角的機會。

此外，專業媒體有一個和公民記者最不同的習慣，就是在議題設定上，會訂出落幕的時間。公民新聞卻是持續性的不斷追蹤，這種並非大爆料，卻是全年365天的施政監督，恐怕是怠惰的政府官員最大的夢魘。

公民新聞這幾年蓬勃發展，青年出面反抗主流，爭取議題設定權，其實也並非這時代獨有的特色。傳播學者陳順孝研究⁵⁷指出：「早在二十世紀初期，美國就有不滿主流媒體的寫手，以雜誌為基地，揭發政商醜聞、探討勞動問題；一九四〇年代，玻利維亞礦工以電台進行溝通繫，對抗政府的鎮壓（楊忠川李興國，1999一九六〇年代，美國學運青年創辦地報刊，批判權勢集團和大眾體、探討貧生態等議題（Emeryetal.，2004；南方朔，1991）」

「在台灣從九五〇年起，先後有《自由中國》、《文星》、《大學》等雜誌，在戒嚴和報禁體制下，討論民主、人權、新聞自由及西方文化等敏感議題。一九七〇年起，有《台灣政論》、《美麗島》、《八十年代》等黨外雜誌揭露大眾媒體掩蓋的新聞。一九八〇年代，還有《自由之愛》《野火》《野聲》學生地下刊物傳播青年觀點。《人間雜誌》等文化雜誌關懷弱勢族群，以及「綠色小組」「第三映像作室」等團隊拍社異議影帶，記錄政治抗爭和社會運動。」

但是因為當時傳播媒介一直未曾有新的科技介入，沒什麼改變，以致主流媒體的霸權地位，絲毫不曾受到影響。所以許多學者的媒體改革研究，多在針對主

⁵⁷ 陳順孝 2008,〈挑戰大眾媒體：台灣戰後公民媒體及其演進歷程〉，《台灣戰後媒體與轉型正義論文集》

流媒體的亂象⁵⁸而發。但主流媒體受到政商合流機制的影響下，受到置入性行銷的衝擊公信力之下，本身的改革動力，卻是欲振乏力。

上述解嚴後反抗主流媒體、被陳順孝稱為另類媒體的使用媒介雖然不同，但和新世代的公民媒體投入社會運動的精神，卻是若合符節。更重要的是，當公民新聞崛起的時候，陳順孝認為這些公民媒體，不一定永遠另類、小眾，而是有機會成為主流的。

5.2.3 去中心化

公民新聞的崛起，對媒體造成的衝擊，其中一個便是去中心化。郭志榮指出，不只是去大眾媒體的中心，而且也是去記者報導的中心；不是他變成記者，而是他應該去除所有消息只靠記者報導的現象，有些人開始不看媒體的報導，而是直接看部落客或專家的文章，也就是他不再需要代言人，這就是所謂的去中心。

郭志榮說，我們自己看專家的意見，會有一種摘錄的過程，自己判斷也在裡面，愈來愈有這樣多的人，就像清大教授彭明輝老師，一直寫，一直寫，而我選擇直接去看他的原汁原味。「如果有一天記者沒工作也可以」，以前需要記者這行業來扮演社會訊息的傳遞和告知，如果每個人都可以，還需要記者嗎？或者說這是一種解構，也就是政經合體、媒體依附其上的中心的現象，被這樣的新興媒體給解構了。

⁵⁸ 瞿海源，2010.6 中研院媒體改革建議書。

郭志榮說，政經本來就是合體，文化領域就需要媒體來包裝，這是很穩定的資本主義下的結構。現在我們期待公民媒體把這文化給解開，讓兩者赤裸裸的關係被看得很清楚。因此，以前一般民眾爆料或揭開一些現象，有一些地方小工程，民眾知道了，跟媒體爆料，地方也可能不敢報，但現在公民自己就可以寫出來，這些記者就會有壓力。主流媒體的記者不知道會暴露在怎樣的場域，誰會發第一個消息，他們就會怕了。

作為社會運動者，蔡培慧也深刻感受到公民新聞的威力。她說，未來官員在公共決策上必然會參考公民的聲音，不一定有影響，但整體的勢對他們會有很大壓力。

例如國光石化第四次新頭殼的全程轉播，對官員就是很大的壓力。長期以來環評過程就應該是公開的，但過去的機制沒辦法透過網路傳播出來。事實上網路直播，不只是現場的兩百人，而是遙遠的一兩千人在觀看，這些公民只要偶而看一下，只要讓數量加一，就會對正在評審的環委造成壓力，讓他們的決定能夠向人民和歷史負責。

我們為什麼有這樣的機會？不就是因為有公民記者在技術和能力上的推進嗎？這不是農陣等社團的能力，而是和公民記者合作產生的機會。我認為任何運動，尤其在當代，要形成集體的壓力，就要有廣泛的合作，不是僅僅單一的力量。

我們會發新聞稿給主流媒體記者，但特別會打電話給公民記者或獨立媒體，和獨立媒體的關係比較綿密的互動，我們會特別跟他們說明這個議題的關鍵在哪裡。但公民記者還是獨立的報導，他

們也不一定要報導，我們會把和公民媒體的溝通當作重要的工作。

一個社會的公民力量，應該各方都很豐富，因為豐沛，交叉的點就愈來愈多。中國大陸許多人對台灣許多公民記者的報導就很羨慕。台灣的公民記者能夠迅速成長，跟諸如 PeoPo 這樣的平台是有關的，讓公民記者有一個歸屬感，能夠凝聚力量。如果只是個別的報導，或只是部落客，就比較沒有形成認同感和象徵。

不僅如此，我們年輕人操作網路更熟練，紐約時報一位部落客寫的一本書「數位移民」，指現在的年輕人是數位原民，他們出生就是數位時代，像我們這些則都是數位移民，從過去文明過度而來的。那些會去登記的公民記者多數是數位移民，需要身分和認同。但這些一出身就是數位原民的年輕人不需要，他們一直丟出消息和寫文章，只要寫得好，就會被轉貼，形成一種很特別的效果，也就是沒有公民記者身分的報導者。

在議題過程中寫的文章，本來就會透過運動的屬性傳出去，團體、群組及我們的網絡。最典型的就，大埔事件中，大暴龍的影片被傳得很廣，但是還有一個阿公的話紀錄片，是小潘和周麗君拍的。他們也是 6/19 到現場，他們本來一直就做紀錄片的拍攝，本身就是專業的紀錄片工作者，拍成紀錄片，這片子也傳遞得相當廣，連我在香港的朋友都看到了。

如果內容很好，本身的質和內容到位的話，這些數位原民，就會將好東西跟好朋友分享，那個力量很可怕。

(蔡培慧)

5.2.4 公民新聞與公共新聞攜手衝撞體制

台灣面臨商業媒體日益媚俗的發展，學者以往多寄望公共新聞能夠稍稍平衡這個亂象，而商業媒體無論基於形象或者爭取政府資源等因素，同樣也會製作公共議題的新聞，但多為點綴之用，少有追根究柢的傑作。在國光石化開發案中，商業周刊和天下雜誌卻發揮了主攻砲手的角色，是近年來台灣主流媒體難得的現象。但即使如此，公共電視本身仍然在公共新聞上，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甚至和公民新聞相輔相成。

例如，公共電視在樂生事件中，曾製作多集樂生紀錄片，甚至獲獎，在部落客尚未集結替樂生院民發聲的時候，公共電視就扮演著最主要的傳媒角色。同樣的，在 6/9 大埔事件爆發之前，公視的客家電視台便以〈狀告城隍爺〉的報導獲得客家新聞獎。最經典的則是在國光石化開發案中，公視以「國光石化週」的方式，進行系列不同角度的探討，誠可謂善盡公共媒體職責。

但在公民新聞尚未崛起之前，公共電視容易陷入孤軍奮戰的窘境，報導之後，往往沒有迴響。但是諸如 PeoPo 公民新聞平台的建立，或者獨立媒體人朱淑娟和公共電視合作製作節目，以及以網路為發聲平台的 PNN 議題中心，都讓公共新聞的觸角因網路群組而大幅度的發揮效應。這讓公共電視的新聞價值獲得有史以來最大的實踐機會。

許多公民記者聚集在 Peopo 公民新聞平台，瀏覽一些新聞，「可以看到台灣各地不同地區發生的在地新聞，有社區故事、校園新聞、有弱勢團體的、有關心環境生態的，甚至是社會運動……等，而這些新聞通常不會是主流媒體所青睞的，因為「新聞性」不夠，畫面不夠衝突，也沒有人命關天……。」(公民記者陳治安)而這些閱聽眾不再是單純的接收者，他們同時也是傳播者，更是可以增

添新聞訊息的公民記者，這讓公共新聞的價值，可以透過公民記者的力量，獲得極大程度的伸展。

樂生有許多部落客幫他們寫文章，但初期還是靠著在街頭一直衝撞。到了反國光石化，這時候公民媒體已經很活躍，讓運動者省了在街頭衝撞的力量。因為公民媒體的出現，讓反國光石化的運動變成沒那麼激情，省掉了衝撞性。

早期樂生的部落客力量，在網路看似很熱，但能大到哪裡去？主要在打氣、取暖，即使後來的集資刊登廣告，也只是這群少數人互相作為一個什麼事。樂生整個看的還是大眾媒體的關注，行動都是考慮衝撞的能量，看大眾媒體的報導。

郭志榮說，如果樂生運動的基本盤是 10 人起跳，則反國光石化至少 50 人起跳。樂生必須靠衝撞吸引媒體，國光則因為媒體已經在那裏了，所以反而害怕衝撞，讓想吸引的中產階級或居民跑掉了。把這基本盤摳住，慢慢往上擴大。

5.2.5 承載專家的聲音

公民媒體並非只是傳播庶民聲音，在許多事件中，記者容易多報導開發單位的說法，反對一方的聲音無法出來。公民媒體則開啟了一個發聲的管道，一般人更容易聽到兩面的聲音。郭志榮說，從樂生事件就出現這樣的跡象，有專業的人士加入。以前重大建設案，開發單位會提供美好的說詞，而反對的一方往往流於只是情感訴求。到了國光石化，就全面性的讓專業者有發聲的管道，今天官方你說什麼，就有另一個老師出來反駁，大家同樣是專家，不是用情感跟你對罵，而是就事論事來駁斥你的言論。

官方本來比較有資源掌控媒體，發出訊息，但公民媒體及小眾媒體的場域的聲音出來，官方必須去留言版寫回應文，甚至發廣告來反駁。

公民媒體，除了公民記者本身以外，他也承載了許多專業的聲音，讓對話可以升高，而不只是學生跟政府對話，而是把專家畫入公民新聞的範疇。

大眾媒體作法，如果沒有第一個專家出來講話，記者找不到那件事誰可以訪問，公民媒體扮演跳板的角色，讓專家的聲音出來，大眾媒體覺得他言之有物，有別於開發專業的說法，就會出現在大眾媒體上，對官方形成壓力。

(郭志榮訪談 2011.6.22)

蔡培慧認為，公民記者，除了地域上突破新聞媒體一定有個主流的，所為大眾媒體，就是精英的，發動決定新聞議題的機制，不僅突破界線，公民新聞的多元就像細胞一樣，各地存在，可以和既存的運動性結合在一起。

大眾媒體考慮會比較多。例如在討論比較激烈的時候，當記者已經寫好報導，最後編輯台還是沒有放上去，這不只一次，有好幾次這樣的情形，都已經跟我們採訪而且拿了照片。但公民媒體不會有這種限制。我們自己也會成為公民媒體的一環，例如夏耘的年輕人寫的文章，也會去擴散。

但同時，最重要的是，內含是什麼，要變得很具體。因為大眾媒體本來就有機制在保護他，本來就有一個品牌，這樣的比喻可能不太好，但我覺得就像品牌和路邊攤，路邊攤要凸出，一定要口味很好，才會吸引人。大眾媒體本來就有品牌，大家還是會去看。我覺得公民記者要比的就是內容，更要有憑有本，我覺得他們的內容如果有到位，擴散力是很大的，如果不到位，也不會因為他是

公民記者就非要看他的新聞。正因為媒體很多元，公民記者興起，所以內容就變得很重要，講得是否有道理。講的是否為事實，還是虛構或講不出什麼道理。

5.2.6 永遠搶先一步的傳播平台及網路工具

利用資訊落差，就是賺這些。等他們趕上來的時候，你再找更有效率的工具。比他們搶先一步，因為比他們懂得多一點。為了搶時效，就必須強迫自己去用這些新工具。

(徐銘鐘)

在樂生事件中，書籤共享平台《HEMIDEMI》是當時搶救樂生院部落客的訊息集散地。包括串連貼紙等，部落客往往比政府官員及主流媒體更懂得善用許多新興工具，但他們也更勇於拋棄舊工具改採新的網路科技。因此《HEMIDEMI》早已不再是台灣網路世界的重心，部落客甚至以可發思古之幽情加以形容。

到了大埔事件發生時，公共電視的Peopo公民新聞平台已經成立超過三年，從一開始的內容乏善可陳、參差不齊，到愈來愈多懂得運用影音科技的活躍公民記者投入，尤其公民群組的成形，和外界的網路也因Facebook社群網站的興起而獲得連結，以至於大暴龍的影片能夠在很短短的時間獲得廣大的注意和關切。

投入樂生事件，並成為記者的鐘聖雄指出，國光石化和樂生的結果不一樣，是必然的，網路串連成功是因為環境不一樣，例如臉書或噗浪。而這樣的情形，在大埔事件中其實已經成熟了。

在國光石化開發案中，更已經不是單一平台發揮的效果了，包括新頭殼網站、苦勞網、PNN 議題中心、公共電視等等各種關心公共議題的媒體全部加入，形構成一個強大的新聞傳播網絡，這才是國光石化案為什麼最後能夠撼動主流媒體，以至必須跟進的主要原因。

大埔事件有了 Facebook、Plurk 等社群網站的加持，國光石化更有線上直播軟體 Justin.tv 的加入，讓原本封閉的環評會議可以成為全民公審的公開透明過程，這些網路工具都讓時段有限、篇幅有限的傳統媒體，望塵莫及。

最有趣的是，年輕人透過仿製四分主要報紙，自己編版的四大蚵報預言創意，在國光石化決戰的關鍵的時刻，不僅發揮宣傳效果，更是對主流媒體的一種最高明幽默諷刺。

從 HEMIDEMI、Peopo 到百花齊放的各種公民媒體和獨立媒體人，都正式宣告了公民新聞的崛起，不再是一項預言，而是既成事實。未來類似國光石化這樣重大的公共政策，他所要觀看的民意走向，將不再只是報章和電視，而是必須先在網路世界探水溫。政府進行公共決策的人，也必須緊盯幾個重要平台，了解輿論的動向。

簡而言之，公民新聞的有機成形，已經讓公民與公共政策的對話，朝向更為多元和透明的路徑，不再是主流媒體所能壟斷。這些網路平台的出現，將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平台和公民記者的分野在哪裡？孫窮理認為，黑米是個平台，他們則是訊息的生產者，起碼新聞是經過挑選的，和黑米和臉書是一個傳播的管道，是完全不

同的。從運動現場接觸出來的人，如大暴龍、好奇寶寶，我們都是有幾年工作基礎的。公民記者像大暴龍和好奇寶寶他們已開始跨出自己所屬社區的侷限性，接觸更多的東西，但最把關注焦點放在媒體本身。媒體是個有整體性的東西，有他的位置，和角色，思考作為媒體的角色，和平台不太一樣。

鐘聖雄覺得，從 blog 走到臉書和噗浪的社群網路有很大不同；以前如果你不在那個網路圈，你不會積極每天看 blog，但現在你在社群網站，訊息和塗鴉牆每天跑出這些東西來，就會有一種氛圍，感受到一種氣氛，殺傷力就大了。石化業者可能沒這個圈子，的交友網絡不會跟反國光有關，可是只要業者某一位國小同學加入這個反國光石化的圈子，消息可能就會進入你的眼前。訊息無孔不入，殺傷力就不同。

平台還有一個資料整理的功能。更早之前的農再條例，網路的平台提供了資料彙整的據點。蔡培慧回憶說，當時除了部落客 MUNCH(郭志榮)，或者廢業夫妻，他們都寫了蠻多的，但最重要的是《小地方新聞網》，負責人馮小非知道有這個條例，就開一個專區，讓我們所有文章有一個據點，不僅我們的文章，還包括水保局裡面的人的文章也刊登在這裡。連我們自己找不到資料時，就會去那裏找，因為是最完整的。

這時有一個整體的社會趨勢，大家對農村被漠視不滿意。剛好農再拋出這個燃點，讓大家關心，公民記者就是在不同的領域擴散這個討論。《小地方新聞網》就是讓這些擴散的討論有一個家。

5.2.7 直觀的感染力

首先是先訴諸情感，覺得很不高興，然後理解細節，讓單純的不悅有機會可以變成一個理論，建立一個為什麼我要注意這個事情，為什麼要看他的後續，為什麼要轉寄給別人，否則一下子就忘了。就像漫畫，都是訴諸一個直觀，用講的可能要花一小時，看圖只要五分鐘，盡可能讓更多人知道比較重要。

大暴龍的影片、大城濕地的美，都是一種直觀

我們看大暴龍的影片，不需要從頭開始看，從中間看也會很生氣，因為太不合哩，不需要詳細解釋。之前也有一個古窯被推倒，網路上也有影片，但已經被推倒了，高鐵很方便，就開過去。同樣是影片，為什麼差那麼多。看影片有一個恐懼，就是有一天那樣的恐懼也會發生在我們身上。

我用比較通俗的話來講，最重要的是梗，例如寫笑話，或幹噍新聞。要有他的 **shock**，當時沒看過這樣做，但也不是百分百保證成功。後來有些社會運動也想要複製，但都沒有那麼成功。例如無殼蝸牛組織推社會住宅，也用漫畫，卻沒有發揮多大的效果，也有很多運動想要畫示意圖，但反而花太大的力氣，不是每一件都通用。（徐銘鐘）

蔡培慧說，我自己的筆比較硬，寫了一篇在自己的土地流離失所去解析農再條例，探討農村問題，不久 **munch** 就寫了一篇「三分鐘搞懂農村再生條例」，那時候我很開心，因為論述是有很多層次的，有就法論法，也有可以吸引讀者的，我覺得，對，就是要這樣的文章才能擴散出去。我就拜託窮理找他們的記者，一起聊，後來徐沛然寫了一篇「小農的悲慘際遇」登在苦勞網。我就意識到，論述就像江海，要一波波的投入。

5.3 變形蟲式社運組織創造社運新典範

幾乎和網路的無政府狀態一樣，很特別，參與樂生、大埔及國光石化的主要社運組織，全部是一個類似變形蟲的有機體，彷彿是為了相對應於網路世界而興起的一樣。這已經突破了傳統社運組織的概念。變形蟲組織，是蔡培慧的形容。而樂生的鐘聖雄所描述的開會情況，幾乎也和農陣等沒什麼不同。

這是個水平式的運動組織，任何新加入者的發言權是一樣的，成員時常在變動，有空就參加，有事就辦，沒是的自己找事做；開會決定之後，自行分工，自行認領，有學生，有部落客，也有社團份子，只要你願意幫忙，就會在組織裡找到一個自己的位置，但要你自己找。

這樣的沒有組織的組織，就是青年樂生聯盟、台灣農村陣線及全國青年反國光石化聯盟三個組織的共同特性。而且這三個組織，主要由年輕人組成，沒有所謂召集人的頭頭，頂多只有發言人。

但也就是這樣相對應於網路型態的組織，創造了社會運動的新典範，學生無私的熱情，讓樂生院民感動，讓大埔居民感動，讓參與反國光石化會議的學者專家感動。

更重要的是，此三個案的社會運動的實質參與和價值，是有傳承和同樣的主軸的，並非孤立而不相干。就參與成員而言，許多參加反國光石化事件的青年，樂生青年聯盟就是他們最早的啟蒙，或者加入台灣農村陣線，或者投入公民媒體，在大埔事件及反國光石化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

當然，仔細觀察，這三個組織運作還是有大的不同。例如，比較青年反國光石化聯盟和樂生青年聯盟的，三個組織都有參加的許博任表示，前者是臨時性組織，大約在今年 3 月第四次環評之前才成立的。樂生則是有長久的淵源，比較緊密。

青年反國光聯盟特別值得提出來討論。主要是由包括農陣、彰化環保聯盟、台大法農、藝術系等各個社團成立的團體。年輕人進來最大的好處，就是把街頭行動撐起來。例如，第四和第五次環評的夜宿環保署及遍地開花行動，若是傳統的環團做法，恐怕都沒有辦法動員足夠的人群去撐場面，都只是召開記者會就結束了，但現在則不一樣。

全青聯具有的更大優勢，是他們有機會和餘力深入校園。他們積極在校園宣傳，讓更多學生知道，例如遍地開花的活動，包括台中以南各地演講和串連。許博任說，這些場面，讓報紙版面比較漂亮，現場也會感動許多人，報導也會編得比較好看。

不過，因為成員太多了，通常開大會之前，還會開個行動會議。所謂大會的成員，除了學生，還包括社運界蔡嘉陽他們，學界如中興大學老師陳吉仲、莊秉潔及周桂田等人，環團有荒野，藝文界有吳晟等，彼此支援。蠻野心足的王佳真，成了中間的協調者。至於小組會議，會不會是另一個權力核心？有人擔心，但是倒不曾發生過有人被排擠的情形。平常全青聯成員中的各團體，各有自己的行動，不需要經過誰的同意就自己去做。

5.4 年輕世代破繭而出

2011 年台灣社會學會年會「研究新世代」刊出徵稿啟事，在其徵稿啟事中，有一段這樣寫著：

「從樂生、野草莓到晚近的大埔事件、反國光石化、反中科運動，新世代的社會運動已經浮現。無論是在校園、凱道、農村，甚至在網路社群，我們都看到一群群的青年行動主義者，積極實踐理想主義的召喚。為何這一群被媒體、長輩與企業主說成沒有抗壓性，「只想要開咖啡店，不想要創業」的草莓族，能夠展現出如此強大的行動力？面對日益嚴重的青年貧窮化與差格社會的到來，新世代的行動主義又能帶來何種的衝擊與挑戰？面對這場正浮現的世代革命，台灣的社會學是否已經準備好了？」

同時，徵文啟事中也提到：「資訊、手機，平靜而劇烈地改變了社會。活在網路加手機的新世代，感官知覺、生活經驗、社會互動、文化認同，都迥異於先前的人類。當人們震驚於茉莉革命、人肉搜索的強大威力，必也同時感受傳統權威被擊潰，道德防線被撕裂的微妙心情。「第三波」顯然不只帶來經濟富裕，還附送難以評估的社會後果。相信活過冷戰的老世代無不迷惑，這些俗稱鄉民、拇指族、阿宅、臉友、博客的下一代，如何會由自己創造出來。新世代的新文化，台灣的社會學是否能夠體會？」

基本上，從樂生院拆遷事件、苗栗大埔事件到反國光石化，新世代社運工作者的貫穿其中，是很重要的線索。樂生事件有樂生青年，大埔事件和反國光石化事件則也都有大學生的身影，其中，青年反國光石化聯盟則是代表。而帶領這些年輕人的主要團體，則是農村陣線。他們成員有少數重疊，具有傳承的意涵。

反國光石化陣營中，年輕人有些是來自農村，但更多是都市長大的孩子，他們戴著斗笠、「農用」臂章或書包，挺身和鄉親阿公、阿嬤並肩作戰。他們之中的許多人還曾下鄉，親身感受強烈的海風及困苦的生活，回家則利用網路科技能力，將感動化為部落格文字、Youtube 的短片，在反國光的漫長抗爭裡，重燃年輕世代的社運熱情。(中國時報，2011.4.23)

5.5 超越藍綠的新社會運動

無庸置疑的，這幾場社會運動，除了大埔事件外，基本上對抗的是有藍綠共業的政府決策。因此從一開始，參與社團的運動組織，便拒絕政治色彩的介入，但也不排斥和具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接觸，雖然中間還是有人受傷，例如彰化環保聯盟的蔡嘉陽，因為進統總統府面見馬英九，而被親綠的社運人士認為是夜奔敵營，遭到分化。但蔡嘉陽認為，總統是有決策權力的人，我們不找他談，要跟誰談？他認為，很多人是反馬英九比反國光石化還更重要，但他們重點在不讓國光石化在大城設廠，這是最重要的目標。

事實上，大埔事件中，農陣的代表也幾次和行政院長吳敦義碰面，共商可能的解決方案。可見社運人士一方面把矛頭對準政治人物，同時也積極遊說政治人物改變看法。這也是公民新聞發動、形成社會氛圍之後，如何在最後一里路，完成整個公共政策扭轉的重要路程。

更有趣的是，雖然民進黨立委如田秋堇、劉建國等人在相關事件上也出力甚多，社運團體也十分感激他們的協助，但任何活動場合，均不讓他們有上台的機會，只要有政治象徵符號出現，都會請維護秩序的學生進行勸導，為的就是

避免被貼上藍綠標籤，小心翼翼的在台灣這種非綠即藍的政治敏感地帶，找出一條獲得社會最多數人認可的道路。

5.5.1 左右選舉因素

所謂政治因素，可以發現選舉真是政客們的緊箍咒。台灣幾乎每年都有選舉，負面的說，勞師動眾，激盪社會對立氣氛，但正面來看，選舉讓政客必須收斂，不敢肆無忌憚。在樂生事件中，適逢民進黨黨內天王競逐 2008 總統大選的提名，當謝長廷、游錫堃都簽名同意樂生版的保留方案時，時任行政院長的蘇貞昌也不得不做出妥協的姿態。而大埔事件，之所以震動整個馬政府，正因為該年年底就要舉行五都選舉，大埔雖然不在五都之內，但喚起的卻是對所有農民的不良觀感，即使都會區選民也感同身受，這種剷田的粗殘手法，被認為極可能影響選民的投票意向。

同樣的，反對國光石化人士提出許多不經濟、不環保的理由來反對，但連聯合報系的評論都認為，其中不外有選舉考量。行政院研考會在決策前夕對彰化大城溼地附近民眾進行的問卷調查，顯然也是決策者的考量因素。根據一般政治評論家認為，2012 總統大選的決勝點將會在中台灣，因為南綠更綠，北藍卻變淺了，因此中部的選票對國民黨來說至為重要，而彰化正是位於中台灣，附近區域的選民，無不觀望以待。

5.6 公民新聞的在地性與風潮

經過樂生、大埔及國光石化事件三個事件，讓人見識到網路的力量，以及公民新聞展現的網絡，足以衝擊主流媒體和公共政策的決策過程。但是並非每一個公共決策都是如此重大，或如此令人憤怒到必須全國串連的地步，更多影響在地居民切身利害的公共決策，更是公民新聞大展身手的舞台。

尤其是當公民記者的數量不只是增加，而是活躍的公民記者也在成長，他們充滿追根究柢的精神，讓許多環境汙染、文化爭議等地方大小事，都有機會獲得改變。這樣的事例，在公視的 PeoPo 公民新聞平台處處可見。

同時事公共電視的記者，工作之餘在部落格以 MUNCH 筆名擔任起公民記者的郭志榮，認為媒體是揭露訊息的管道，但是群眾還是最重要的。

影響政治決策的力量是什麼？群眾還是為主，不管是那種媒體，都只是扮演側翼的角色，引導群眾的意向，展現群眾的意向，去影響政治決策，政治決策不太可能僅僅因為媒體的報導，做任何的擺動。媒體報導可以影響一些人，而且讓這些被影響的人比較數據化的呈現在媒體面前。

例如大暴龍的報導，影片也是來自大埔居民自己拍攝，他懂得剪輯和上傳，放上去之後，這影片主要是刺激到人們情感上的脆弱點。不是很多內容，但很單純的是有怪手鏟除結穗的稻田。一直到民視做專題報導，一直到上了 CNN 應該是一個黃金點，政治人物看到變成國際醜聞，會是一個很大的壓力。社會氣氛已經起來，才會有吳敦義出面處理的結果。

(郭志榮)

然而，這也正式公民記者的能量所在，因為許多公民記者本身就是群眾和行動者。例如三峽瀝青廠的汙染問題，透過當地居民所進行的公民報導就引起多人注意，也逼使新北市政府對廠商採取強硬手段。88 水災 PeoPo 申請 20 台 DV，提供給當地公民記者採訪，原本八瑤部落沒有被畫為災區，屏東當地一位叫作〈風減速〉、在藍色東港溪協會服務的公民記者，拍了一支作品《被世界遺忘的八瑤部落》，登出三天之後，原民會官員也去看了，隨即決定將其列為災區。

政大新聞系老師孫曼蘋有一堂課，帶領大學生關心 88 水災後的台東嘉蘭村，其中一個學生擔任起公民記者叫做〈正在發生〉，報導了嘉蘭國小下課後沒地方念書，該校老師把自己的家布置成部落書房，供這些學生使用，報導出來之後的三天，那位老師就收到 30 萬的捐款。

這些並非重大決策的公民新聞，卻讓許多公民遭遇的問題，有了與社會不同階層對話的機會。或者改變公務機關的決策效率，或者帶動社會力量。每一個小小的改變，都讓社會的不合理或不公平現象，被消弭或改善。

而公民新聞呈現的多元文化觀點，也促進了台灣人彼此之間的互相理解。例如蘭嶼 18 槳大舟究竟有無觸犯達悟族的禁忌，都有公民記者守候在現場全程拍攝，一上線點閱率很快就超過一萬多人。PeoPo 光在蘭嶼就有五位公民記者，而且這次點閱爆量的影片，還是台東的公民記者自費前往，和本身就是蘭嶼人的觀點對照，呈現出不同的角度。

余至理說，更引人注意的是，現在 PeoPo 已經成為主流媒體經常取材的重要新聞來源。苗栗客家大院錯放牛蛙事件，才一上架，隔天蘋果日報的動新聞就跟盡報導。

有一則「窗簾公車」報導，最早就是世新大學傳播組的學生拍的，報導從汐止開到公館的公車，因為走高速公路，不能用站的，司機為了讓大家都可以上車，

就拉下窗簾。這項報導經過一個禮拜後，TVBS 才播出來，還打獨家。一位叫小尖兵的公民記者，他報導的新聞標題就叫〈超級機車〉，直擊淡水捷運站後面的公園任由機車穿越而警察放任不管的情況，這位小尖兵要求警察應該管一管，而警察把機車騎士叫過來，看到小尖兵走了，便又把他們放掉。這段過程被拍下來，作為報島。那天是周五，結果兩天後的周日，東森打獨家播出來，他們重新拍一遍，場景和角度都一模一樣。

荒野新竹分會的公民記者海茄冬，報導比麟水庫的問題，一放上去，每隔一個小時都有記者跟他聯絡。他告訴余至理，PeoPo 真是有影響力，比發新聞稿還有效。

余至理說，一般新聞稿是傳真出去，然後採訪組長收到，再分配工作，如過覺得不重要，就放在一邊。但是放在平台，每個記者都可以搜尋得到，剛好是她的線，可能覺得重要而去採訪。而且有更多的討論互動，不是由採訪組長決定的。而且平台是開放的，今天 A 台不用，可能 B 台採用。

公民新聞也曾經上過公共電視晚間新聞的頭條，就是阿里山大車禍，是我們公民記者第一時間拍到，而且很完整，肇事的人、受傷的人，警察局和居民全部都有訪問到，中午發生的車禍，下午四點多上傳 PeoPo，馬上告訴公視新聞部，晚間頭條播出，底下打上公民記者誰誰誰報導。那位記者參加平台已經兩三年了，很會拍。

這些散布在全台各地的公民記者，從南到北，從西到東，已經是台灣媒體名符其實的尖兵。而這只是以 PeoPo 為平台的公民記者展現的能量，全國各地的社區大學很多已經展開公民新聞的課程。原本由社大訓練出來的公民記者，再回去擔任教師，形成更大的網絡。

新竹的風城、香山及青草湖社大正準備成立一個叫做客雅溪電視台，希望訓練學員透過拍攝及文字採訪新竹市的各種面貌和問題，企圖成為地方新聞的網路電視台。類此種種，都讓人見識到公民新聞絕非只是在大事件上展露頭角，他們更重要且切身的使命，是投入地方的公共議題報導。

公民記者已經造成一種效應，因為好像可以改變事情，公民記者一直丟出議題，屏東最近就有一個搶救老眷村的新聞，炒得很熱。整個社會有向公民記者轉進的現象，很多公民記者一直冒出來。這會有一個過渡期，但會很快。而且，官員已經注意到這個現象，聽說新聞局長楊永明開過一個會，便是討論到網路這一塊的新聞發展。

現在很多人認為好像新聞要等平面媒體出來才有感覺，其實不盡然，這些政府官員已經注意到公民新聞的威力，只是一時還沒反應過來。他們已經感受到社會力量的反撲。其中，環保署長沈世宏算是最早注意這一塊的，總是針對公民新聞發函要求澄清，比起其他官員，他算是走在前面。

公民記者就是這樣，你覺得東西被看到，然後就更努力。成長的速度會愈來愈快。

(朱淑娟)

第六章、公民記者的挑戰與機會

6.1 公民記者的自我認定

當我是局外人，就 ok，當你是一個成員的時候，就要負責任，比較不容易發揮創意。當不是成員的時候，只要不害到人就可以。還有一個方法，就是等對方犯錯。例如國光石化找部落客美言。我們就進行反擊。

(徐銘鐘)

網路上算是相當活躍而知名的 wenli，他本來對公共議題並沒有太大關注，寫部落格也不是寫給外人看的。但後來發生一件和動物保護有關的事情，讓他憤而當起公民記者來，一寫就寫了一個多月。而這和他太太在動物收容所上班的同事被冤屈有關。Wenli 說，這件事情當時媒體也作了報導，但當這位志工纏訟兩年後獲判無罪的時候，「最可憐的就是，新聞已經不會報你被平反的消息了。」

他說，當時他在部落格開幹，用公民記者的名義寫了一兩個月，也是第一次寫文章，而且不只是寫文章，還把所有想到的宣傳工具都用上了，改圖啊，改漫畫啊，串連貼紙啊，寫公民報導啊。那時候他會這麼積極，是因為覺得，今天如果不做，有一天你出事情沒人幫你講話，「會關心這些事情或湊熱鬧就是這樣來的。」

公民新聞的寬鬆定義，幾乎是所有在網路上的書寫者，只要針對公共議題而發聲，進行文字或影音記錄，就可以是公民新聞的一種。也因此，其中部落客比較像是局外人的姿態投入公共議題，既沒有太大的壓力，也因為群眾智慧的力量，有時候可以發揮意想不到的效果。

但也因為定義十分寬鬆，每個人的認知都不一樣，有的受過媒體專業訓練者，雖然在網路活動，是活躍的部落客，但並不喜歡被稱作公民記者。

「其實我一直不覺得我是公民記者，好像大家都不喜歡公民記者這個稱呼（笑）。我們（苦勞網）的特約記者根本就沒有 pay，但我明明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做記者的工作，花所有力氣在做這件事情，是做這行業的。」

孫窮理說，他沒有特別貶抑的意思，他認為公民記者可能還有其他身分，偶而去寫一些東西。他舉例說，像破報和立報也被稱為公民新聞，這很奇怪。不應該用內容決定他是不是公民新聞。

筆名 MUNCH 的郭志榮，專職是記者，但透過部落客發揮公民記者的角色，但他也對公民記者的定義有些不同看法。「我不會用是否領薪水來判斷公民記者。重點在於他們在媒體所在的場域，是以怎樣的一個技巧在做報導。他們不必要一定是專業的，專業並沒有比較高級，他也不需要平衡，其十，主流媒體所謂的客觀中立，只是怕被告而已。」

郭志榮認為，作為一位公民記者，只要語句通順，表達所知、所想、所感，就可以了。為什麼需要像一位專業記者？也不需要導言要先寫好。「我的部落格書寫採用另一種方式，如果要跟新聞報導一樣，我就不會寫。我比較偏好個人的風格，我只想寫一些我觀察和想寫的東西。如果單純只是 PUSH 新聞的話，我會比較沒動力。我沒有企圖變成一個權威媒體，不是每一天在寫報導。因為沒有，所以不會有太多來自官方的壓力，官員不會每天注意你的內容。」

不過，一旦嚐過當記者的滋味，或者以公民記者為職志的獨立媒體人，他們就會知道什麼叫做，「一日記者，終身是記者」的感受。「有些記者同業朋友，在職場道路走了一圈之後，發現記者工作還是他們終身的最愛，那是一段代表著與社會脈動一起呼吸的青春，也是一個會讓人想起來就會上癮的東西⁵⁹。」

無論如何，不管是否自認是那一種記者，但公民意識卻是所有投入社會運動的最重要核心價值。「對大暴龍而言，公民記者的重點在於『公民』，而不是記者，「因為我們沒有記者的專業，我們的技術層面不像線上記者強，但是我們強調『公民』的精神。」大暴龍認為，公民記者就是要對自己有興趣的議題去發揮，甚至是去關心弱勢族群、原住民、動物保育、農民心聲等，這些主流媒體不常報導的題材正是最貼近公民的新聞。」(生命力新聞，2011.2.11)

6.2 公民記者的挑戰

不論在 PeoPo 公民新聞平台，或者各個社區大學培育出來的公民記者，每個人往往上山下海，忘情的投入公民記者的工作，而不亦樂乎。他們的器材甚至不輸專業媒體，認真追根究底的精神，也讓許多當做只是一份工作的記者瞠乎其後。加上作為組織形態存在的獨立媒體或公民媒體，更早已經加入整個媒體生態圈，許多獎項開始增加網路新聞獎⁶⁰，顯示在公民記者在採訪場域上，不再被視為另類媒體。然而，這樣的現象，也不過近一兩年來才獲得改善。

⁵⁹ 彭思舟，《職場求生密碼：一個退役記者的告白》

⁶⁰內政部 2010.11.11 宣布第七屆優質新聞評選增設網路新聞獎，內政部長江宜樺：「以鼓勵更多媒體在面對整體媒體環境改變的同時，朝向優質新聞報導的方向努力，這也是全民的共同期待。」

例如 2007 年 3 月 11 日，樂生青年到蘇貞昌官邸陳情，「大安分局以現場攝影、紀錄的人都是『假記者』為由，把包括苦勞網特約記者徐沛然、黃詩凱在內的所有的人一起逮捕」。2008 年 11 月 4 日，紀錄片工作者陳育青遭到警方逮捕、扣留；12 月 3 日，在西華飯店外，當天遭到驅離的樂生保存運動陳情者遭到驅趕、苦勞網實習記者、執行「公民影音行動紀錄資料庫」工作的記者，也遭警方搶奪機器設備、與苦勞網特約記者蕭立峻一同遭到驅離；同一場合「影子政府網站」記者，也遭到自稱「松山分局分局長」的男子，與自稱「警察」的女子驅離。」(胡慕晴 2008.12.10)

這是兩三年前的情況，當時官方對於凡是不屬主流媒體而自稱記者的人，充滿懷疑和不信任。

應付這樣不合理的對待，公民的法律知識變得很重要。於是，「苦勞網發給每位公民一張問題大綱，上面有《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數條，直接挑戰警政署現場員警的執法情形。因警政署事先獲知行動，安排法治、保安等主管坐在會客室要接待，但公民表示不願進入，要求『能做決定、可對外發言』的政府公務員『出面』接受『訪問』。但警政署官員並不願意，並派出員警搜證，此時人手一台 DV 或相機的公民質問現場搜證人員『是否為員警』、『執行勤務為何未著制服、出示證件』？使搜證員警尷尬不語，入內穿了有『刑警』字樣的背心出來。」(胡慕晴 2008.12.10)。這是公民善用知識反擊的例證。

相對之下，某些非科班出身的公民記者，會希望擁有公民記者的識別方法。他們出門喜歡穿上各種上面有公民媒體 LOGO 的 T 恤，因為這對於他們在採訪時增加識別度，而有許多便利。他們也會想要跟公共電視或公民媒體索取記者證，但目前有發證件的並不多。

這一兩年，在許多社會運動的場合，從松山菸廠改建大巨蛋的環評會議，到國光石化的環評會議，都可以看見一位滿頭白髮蒼蒼、身材瘦小卻充滿活力的 60 幾歲的婦人，拿著攝影機和角架，一副就是記者的態勢，她的筆名叫做好奇寶寶，本名江逸萍的她說，雖然年紀大，但是心理還很年輕，而且充滿好奇心，所以才取此筆名。

由於親身的經歷，她說，採訪時有記者證是很重要的。像在環保署採訪國光石化第四次環評會議的時候，我是拿環境資訊協會的工作證，才能獲准進去。雖然我的報導主要放在 PeoPo 公民新聞平台，但 PeoPo 並不給證件。我問過，是否可以選擇性的認證，讓我可以代表 PeoPo 出去採訪，但沒有回應。事實上，誠如前面所述，PeoPo 是不發證件的，公民記者和他們並無從屬關係。

好奇寶寶說，在蘇花改環評會議進行時，因為當時還沒有證件，不讓我上樓採訪。只能坐在一樓旁聽席看轉播螢幕。結果，我發現螢幕都只放在大的全景，就要求工作人員幫我調整，結果調整後，就一直停在放 ppt 的螢幕上，沒再凍過。但我最奇怪的是，同樣坐在旁聽席上的民眾，都不會抗議，好像都無所謂的樣子。我後來上課時，跟環資說，他們都不理我，環資才給我了一張工作證。

我覺得他們都是看證件決定是讓你採訪。如果有人這樣問我年紀那麼大，我就會告訴他們，「我是寶寶耶，心理是很年輕的(笑)」。比較起來，二年前的採訪環境很惡劣，例如我去台北市政府採訪會議，根本都不准攝影。現在有比較改善。

有關松山菸廠興建巨蛋的環評會議，有一次去遠雄在汐止的世界貿易中心開會，採訪記者去了 8、9 人，其他都是大台機器，只有我是小台的攝影機，就有人跑來問我是誰？跟我要名片。

好奇寶寶覺得，爭取採訪過程很重要的關鍵是，律師林三加幫了他很大的忙。

「當警察過來制止攝影時，林律師用他的專業幫我擋，讓我可以繼續採訪。還有蔡雅滢律師也是。因為有搭上松菸列車，過了那兩次之後，其他媒體記者才敢站出來講話，環保記者聯誼會會長朱淑娟和公視記者林靜梅他們也都會站出來挺我，幫我講話。」

「我覺得公民記者不要妄自菲薄，因為我們不受框架影響，覺得為什麼我們不可以採訪？有了律師出面之後，成功過，專業記者也有力量出來說話。」好奇寶寶很有感慨的說。

相對來說，從主流媒體出身的朱淑娟，倒是很能認同公民記者這樣的新身份。他並不認為現在主流媒體記者的身分有何值得驕傲的。

「記得兩年前發生在高雄的潮寮空汙事件，當時我還在主流媒體，大小官員們一再的荒腔走版，官位卻穩如泰山。這麼大的事都扳不倒這些把人命當芻狗的官員，直到如今我都覺得是環境記者之恥。記得那時寫了 10 個特稿，一篇都沒登出來，而掛著自己名字的新聞稿，中間也經常被夾帶「某某官表示、某某官指出」。原來你的長官可以跟你的採訪對象直接「溝通」新聞，還能聯手對付你。我很慚愧沒像翟明磊⁶¹一樣辭職以明志。」(朱淑娟 遮蔽的新聞自由)

⁶¹ 翟明磊，中國知名記者，被稱為中國百大知識份子之一，辭職後改當博客，繼續寫作批判

以前在聯合報，有人叫我朱大牌，大家是肯定你是媒體專業。但經過這兩年的歷程，我常在想，我今天變成了什麼，結果發現到今天，好像又回到那時候，而且更超越了。不管是自己的認知，尤其我得獎以後，發現自己更超越在大報時候的框架，也就是一個記者到底要不要依附在一個媒體，後來我覺得，不用靠它。就像當初採訪營建署時候，他們在想妳到底是什麼東西，但也不好意思拒絕你。後來一個採訪，總統在場的一個記者會，營建署官員遇到我，說原來你是專業的。公民新聞很厲害的就是，他們沒有遇到有這樣的記者，從頭聽到尾，而且每一場都來，他不記得妳都很難。

舉一個例子，2011年4月12日台南永楊案的環評會議，(就是陳椒華老師被暴徒襲擊的事情)我到現場去聽，地方記者很多，環評會就說今天沒開放採訪。我計較很久，沒辦法就跑去聯合其它記者，跟他們說，等一下我進去，你們就跟我一起衝進去。想不到旁邊的記者說，這個會不能聽耶。我說你們放心，你們就跟我進去。他接著又說，「可是我們也沒有要聽啊，我們沒必要聽，反正結束後他們會來講。」這句話給我的震撼很大。所以我們在打新聞戰，一方面還要打踰越這個框架的戰爭。

後來我就打給市長賴清德的秘書，請他轉告，我說「這是台南市升格後第一次環評會，如果不開放，你覺得我該怎麼寫這則新聞？如果會議公正公平，有什麼不能開放給人家聽的？」後來就開放了，讓我進去，最有趣的是，本來說不要進去的記者都跟進來了。他們才說，原來可以這樣。所以記者自己的觀念就要改。當然，賴清德是以前我認識的人脈，但其他公民記者也可以這樣做的。像好奇寶寶就非常了不起。

還有一次，4/22 日國光石化最後一次環評會議，前一天，主持人蔣本基老師說我們今天可能是最後一次，引起外面很大的注意。我就覺得不對勁，我一定要做完整的記錄。那天本來打算舉行閉門會議，很多記者就打算不去了。當時我就按麥克風說，「很遺憾蔣本基老師你講了一句話，說這是最後一次會議，引起很大爭議。我說這那麼重要那麼多人關注的公共政策，各位老師是否可以建立一個典範，請蔣老師徵求在場的環評委員創一個先例，今天就不閉門，可以全程開放錄影錄音。」當我講他們應該留下一個典範時，他們會說 NO 嗎？在這歷史當口，你拒絕我，就留下一個歷史記錄，留下拒絕一個記者對這件事情要求的記錄。於是主持人就徵求大家的意見，沒有人反對。他就順勢說，今天就破例，不閉門。哇，所有記者就全部跑進來。 (朱淑娟)

朱淑娟說，記者應該要合作，公民記者也可以促成一個合作的力量，讓官方無法迴避。如果只有一個人就比較難。「我發現多次環評會議不開放，但多數記者都沒講話，我就開始去串連。環保署曾經有次在中科四期開會時，記者要換證，另外發一張單子就寫說，等一下請攝影記者拍 30 分鐘就離開。我就去問公關在搞什麼？然後去串連各報的記者，他們說好，所有人都進來，我就按麥克風，引用處長葉俊宏曾經提過的採訪規則，在座的官員看了一眼，也知道我在講什麼，就沒多說什麼，就開放了。」

「PNN 的鐘聖雄有一次跑來問我，上次採訪都更會議，有一個人很兇的跑來問他有記者證嗎？否則我要告你。我告訴他，以後要說，有記者證也不給他看。很多公民記者要懂得維護自己的權益。在國光石化的聽證會，同樣也是有人跑來問我有記者證嗎？我說這是公開場合，誰不能拍？就是比他兇，不然你叫警察

來處理啊。我們去拍友達，還沒到他們辦公室大樓之前，遠遠的人(警衛)就來了，要制止我們，我就跟他說，你告訴我，那一條說我不能拍天空？如果有人挑戰記者的身分，你可以反問他記者的定義是什麼？」

主流媒體的記者，往往獲得採訪單位相當的尊重和禮遇，有的政府部門更提供記者許多福利，但是作為公民記者，幾乎什麼都沒有，還要和體制打仗，不過，他們的使命感卻因此更強烈，公民意識更茁壯。

6.3 在客觀與不客觀之間擺盪的公民新聞

我們訪問官方的目的不是為了平衡，而是因為如果報導寫單面向的東西，會不好看。而且官方的回應還蠻重要的，例如樂生，對整個事情的描述的完整性還蠻重要的，有時候訪問官方是為了證明官方的問題。因為官方比一般人更不能隨便亂講話，所以有些訪問情況更容易被凸顯出來，讓整個報導更接近更完整，官方的態度可以更清楚的被看到。一般公民記者也可以做這件事，但我們有一個常態性的處理和方法，慢慢有一個方法論，是不太一樣。

(孫窮理，2011.6.23)

成立運動型媒體的孫窮理，運動使命是他們更在乎的，即使如此，受過新聞科班訓練出來的他，對於平衡報導的理解，不僅僅是為求客觀中立而已，還要懂得如何讓新聞更好看。

受過聯合報嚴格訓練的專業記者朱淑娟回應這個問題說，很多人挑戰我們的關係，「因為你就站在他們這一邊」。比較保守的環評科官員會跑過來跟我說，妳好像從來沒有幫我們說過話，難道不能幫我們說一句話嗎？我自己也檢討這段歷程，我寫新聞是希望改變另外一邊，如果只寫他們不好，他們幹嘛看？要讓他們覺得有理才行。

「所以我當記者，和各方的人各留三步，我和公民記者最大不同，我站在中間，希望都留一點距離。不會遠到無法和大家對話，也不會近到偏到這一邊來，如果發現有點怪怪的就快點回來。當個記者就是要有這種自省能力，有警覺不能太往那邊靠。」

「若以結果論，我承認是比較偏社運團這一邊。我檢討這種狀況，牽涉到什麼叫做中立？記者會看到真偽，妳寫一千字，正反各五百字嗎？這是鐘力嗎？我覺得這是假平衡。如果她說太陽從西邊過來，妳也這樣寫嗎？今天在國光石化事件中，希望把比較不公義的事情暴露出來，也就是所謂的程序正義，而且政府本來就要接受監督，要多一點。妳要挑戰的大部分是制度的不健全和程序不合理。果然國光石化發生許多這樣的事情。我覺得在報導取材上會監督政府比較多，這完全符合寫這篇報導的原意。就像張翠容說的，該打幾板就打幾板，不是各打五十大板，叫做平衡。你挑戰我要幫環保署講話，問題你幹了一堆壞事，我幹嘛幫妳講話。」

孫窮理談到苦勞網的另一個問題，「主動發掘議題是我們比較弱的，我們一直希望跳出這個邏輯，能夠主動去發現議題。但即使如此，我跑一個現場不會只寫現場的東西，例如 202 兵工廠，我去的場合是綠黨和 ours 合辦的，我愈聽愈覺不對勁，一百八十五公頃，畫出圖來，在台北市未來的新興計畫區的中心，應

該不只是濕地的問題。我就不會把重點放在濕地，而去探討背後的問題，原來郭台銘有 20 萬人新造鎮計畫，有可能想把科技園區吃掉。這是從被動發展出來的線索，論述不一定和社運團體一樣，也會對運動團體發出批判。但畢竟這和主動發掘議題還是不一樣。」

對於已經走向高齡的好奇寶寶而言，她覺得，在採訪過程中，最重要的是自己的成長。「有人說我拍了一大堆東西，也不剪輯，放著沒人看；像大暴龍剪輯得剛剛好，讓人一眼就看出重點。但我覺得，我這樣做有一個意義，將來如果有人想知道這件事情，則當時我看到什麼，他就看到什麼，將事實完整的重現。而且，既然其他的記者已經有剪輯了，我更想建立資料庫。例如在國會衝突的畫面，藍的媒體剪出來可能就只有藍的立委被打，綠的媒體則只看到綠的立委被打；沒有忠實呈現原貌。而且我不是專業的記者，我可能不知道誰是藍的或誰是綠的，如果就這樣去剪輯，就有錯誤的風險，不如留下歷史資料。」

「我在採訪廣博慈愛院的新聞時，里長看到我，就跟旁人說，這個人都是為反對而反對。我覺得這種里長，根本不知道他在講什麼。因為任何公民都有義務和權利去看看現在社會發生什麼事。」

好奇寶寶最後透露了一個資訊，「你知道至目前為止，我總共發了多少篇報導嗎？1,552 篇。有多少人點閱呢？145 萬 3 千零 62 個人看過。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麼多人看。我每篇文章大約都在 200 到 400 多人點閱，少數的會超過 1000 個人點閱。我的內容除了社會運動，也報導許多養生、畫展及藝文活動等。」

6.4 在主流媒體的沉淪中成長

毅然離開聯合報之後的朱淑娟，發現自己不僅沒有餓死，而且愈來愈有力量，超越當時在主流媒體的影響力。「我現在覺得，公民新聞是很純粹的新聞。我常想，我為什麼要寫這個新聞？服務的對象是誰？不是服務企業，或報社老闆，而報社老闆希望你符合他的口味，因為他去服務另一個企業老闆。」

朱淑娟透露，在聯合報時，我們一個副總編輯主管，他就是服務紅十字會的人，「任何狗皮倒灶的紅十字新聞都會上一版，像上次陳長文說外傭要延長 12 年，這種明顯不合理的制度，他講一句話，你給他上頭版，整個機器就是服務他跟他的關係。事實就是這樣。」

「我記得八八水災因為有記者寫他們捐款的問題，隔天報社叫我去給陳長文罵了兩個小時，他講什麼，隔天還做很大的版面。你在主流媒體裡面就會遇到這種情況，實在很荒唐。像潮寮事件那個新聞，我寫潮寮的特稿，都登不出來，結果更離譜的是，有一天政治組的記者打電話給我，說長官叫他寫一篇潮寮的特稿，「我怎麼會寫啊，你幫我寫一下吧。」原來長官不要我寫，要他寫，但他又不會寫。我就跟長官說，誰叫我寫一篇特稿，她才說，對對對。結果我寫完後，隔天還是沒登。一樣的結果。」

朱淑娟有感而發的說，主流媒體的操控性真的很強，到了某個時間點，尤其報社開始經營不善的時候，記者和報社的關係就開始逆轉。朱淑娟舉例，以前記者家裡有紅白事，上面的董事長一定會到，現在有機會參加報社同事的紅白帖，你發現連總編輯或主任都不惠來。這是社會關係的一種轉變，現在記者結婚有總編輯會參加的少之又少。聯合報的記者尾牙，女記者還要穿露背裝、迷

女裙給老闆看，這是我永遠無法接受的。到了一個時間點，變成大報社，小記者，她動不動可以叫你走，為了不走，做很多迎合的事情。

她認為，雖然媒體環境愈來愈不利，但主流媒體的腐敗和官僚，卻比以前更厲害。「我就想起滿清末年，國家要倒了，可是那些官員在幹嘛，更厲害。那種關係更傾斜，更可怕。」

「人是很有趣的，我以前也不知道自己有什麼權利，如果你不斷爭取，權利就愈多。如果不爭取，到了某個時間點，就像是溫水煮青蛙，不斷被降低福利，像交通津貼被減少了，心想，好吧，可以接受；後來採訪津貼也減少了，到後來我還被減薪，還是照樣忍受。本來電腦是報社給妳的，有一天報社說，現在你們要把錢還給我，錢也真的給他了；過了幾天又說，以後回報社修理電腦，也要付錢。真的是這樣子，而大家竟然也都接受了，雖然覺得有一點怪怪的，但在那個環境下，也只好接受。」

「報社後來要求寫業配，我們也會自我切割看待，想說趕快寫寫，去跑我自己的新聞，因為報社也要生存啊。到後來，尤其老記者怕被裁員，更是迎合。像我們寫長毛象，地方記者一天到晚就是在賣票。置人性行銷我也做過啊，就是覺得很討厭。某種程度妳會被說服，想說，宣傳一下花展有什麼不好，報社有錢賺，有什麼不好。」

聽說現在報社記者已經可以抽佣。前幾天有一位記者請我吃飯，我說，妳為什麼要請我吃飯。她說因為最近領了一筆編業的錢，感到良心不安。原來現在寫編業，不是自己拉的廣告，一則也有一千元。以前是跑獨家就有獨家獎金，現在則是賺廣告錢。如果廣告是自己拉的，還可以抽 5%，如果十萬元，就可以有

五千元，一個月下來可能多一兩萬元收入。「聽到這件事情，我就跑去問中時副總編輯何榮幸，他說，記者的確受到很大鼓勵。這真的是人性，整個制度就會往這方面傾斜。」

「以前編輯部和業務部是壁壘分明，現在很多新聞部的主管會被調去業務部，意圖很明顯，現在的編業不單純是要你去拉，是整個設計好的制度，包括妳的考績，給獎金的方式，例如聯合報的浮動薪資制。比如我今年薪水 5 萬元，如果考績變乙或丙，明年薪水一整年可能就變成只有三萬。就像健保費，賺多就繳多一樣。問題是你的考績裡面就有許多制度上是妳不願意做的事，但卻要符合它考核的項目。它是整套被設計過的，我相信我如果還在報社，恐怕也只好接受。」

「有人問我，現在寫新聞跟以前有什麼不一樣？」朱淑娟給了一個答案：我會寫登得出來的新聞。「我會像現在這樣去寫『範疇會議』那種登不出來的新聞嗎？妳就會自己去找一些新聞。我自己就寫過許多自己覺得很慚愧的新聞，例如環保署要教豬怎麼上廁所，依當時的敏感度，我會選擇這樣的新聞，果然隔天就登了半版。」

「我必須承認剛跑新聞時，聯合報很支持我，可能和民進黨執政有關。那時候影響政策的機會也很高，但後來就登不出來，而且觀點是很隱晦的。」但現在，朱淑娟覺得某種程度，比當時的影響力更大了。因為她策略性的找到平台。

「最近我幫公視做了一個探討環評制度的節目。廖本全老師寫信給我說，這學期因為我拍這個影片而開了一堂課，就是將我拍的片子當作教材，要學生去看，從中探討問題。這讓我很高興。」

「我現在幫主流媒體工作，有人問我會不會碰到同樣的問題？但現在決定權在我，跟他提案，如果不要，那就不要。其實，公民記者比一般記者更有餘裕，如果我在公視《我們的島》上班，可能要每月要交出兩篇報導，但現在我可以三個月才做一集，可以做得很精緻。」

聽說商周改稿很厲害，常常改得面目全非，但他們沒有改我的稿。我有跟他們說，我要全部參與，但他們很尊重我，全部都沒改。很多人看到商周出現我的文章也很詫異，怎麼會刊登這樣觀點的稿子。我覺得他們的總編輯也很有理念。」

朱淑娟說，這半年來，各種形式的公共議題，有新頭殼、苦勞網、立報、PNN、環資還有我等等公民媒體，「不是已經形成一種勢力了嗎？」例如日前環保署電磁波會議只有新頭殼報導，所有人都看到，都引用新頭殼的報導。一家就有這樣的影響力，如果有那麼多家，就會更有力量。她很有信心的說，這是已經存在的一股勢力，不容否認。而且是要如何讓它更擴張，更有力量。

如果主流媒體繼續如此，公民記者更努力，那個強弱會更接近。一般主流媒體的記者都是細碎的工作，配稿和一大堆莫名其妙的功作等等，時間被切割的。我可以三個月好好做一件事，中間可以去蒐集資料，我就會愈強，他們時間被切割，就會愈弱。我回想，現在寫東西和過去可看出很大差異，思想的周密程度，議題的切割會更清楚。媒體如果永遠處在為賺錢而賺錢的情況，很難培養資深的記者。現在報社已經不認為知識累積是很重要的。蘋果日報很早就清楚的，反正記者只是買菜的公具，我叫你幹嘛就幹嘛。幾個等大報早期有些不錯的記者，是因為允許你可以獨立作戰的機會，因此可以在那些領域中累積的。但現在很難了。

「現在就是比氣長，公民記者要看有沒有辦法把對方壓下去。」朱淑娟說，公民記者應想辦法如何在技巧上更好。有一陣子公民記者在討論技巧很熱烈，有次 PEOPO 找一些專業的記者到高雄上課，就有人反彈說，你們就是認為我們不夠專業，所以才找一些專業的人來教我們如何把新聞做得很漂亮和精緻。我就寫了一篇文章，追求專業是如何讓讀者更接近新聞。追求精製技巧和公民記者是不衝突的。我以前不做攝影，但現在我也去學，面對技巧都要不斷地學。技巧不應該是抗拒的門檻。

「現在許多公民記者沒事，每天就是做公民記者，如何讓你的東西更往前一點。如果有十個人像我這樣，在不同領域，例如勞工、環境議題等等，串連起來，也就會形成一股勢力。」

第七章 結論：公民新聞、民主與公共政策之對話

7.1 公民的解放

政治經濟學者蕭全政⁶²指出：「從實存角度看，個人絕非原子式的存在，而是被結構化的(structuralized)；他在任何時空，都被鑲嵌在特定歷史因果網絡結構中；所有的人事實上都是如此。而且透過這些包含人與非人因素的歷史因果網絡，相互牽扯互動著。每個人都在歷史結構脈絡中，體現歷史結構的各個不同層面，而且扮演各種除個人以外不同身分和角色。結構中的個人，不一定是宿命或外來決定；他有特定的限制，但也有特定的機會。為了生存與發展，每個個人或個人集合而成的團體，都企圖利用並增加其機會，而盡量迴避或降低其限制；而這些作為與不作為，才真正體現自我利益，而且促成歷史社會的變遷。由於個人具有多重角色、身分，故其自我利益不必然都以個體自己(individual self)」的利益為考量，還可能包括與其身分或角色相關聯的團體之利益。」

蕭全政的主張比較接近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重視歷史傳統與社群生活所加諸每個人身上的影響，公民只能在歷史結構脈絡中，實踐其自我利益和他人的利益。

亞里斯多德認為「社群」的組合有三種特徵，第一，社群必須是由平等、相似而又不同的成員所組成。所謂平等，在此指的是「彼此互不從屬，沒有人是為了他人之故而活」。所有工具性的存在同樣也不能跟作為他們目的的存在共同構成社

⁶² 蕭全政, 1994.8 〈兩種社會科學典範〉，《政治科學論叢》，第五期》

群。亞里斯多德認為社群不應該尋求太大的一致性，惟有保留社群成員之間職能、興趣之適度差異，才會是可大可久的結合。(江宜樺，1995.11)

古希臘的公民概念來自於城邦，雖然亞里斯多德主張城邦重於個人，但他提出的社群概念，卻有可以汲取和參考之處。尤其是在網路城邦的社群關係中，成員的差異性更是遠超過古希臘的城邦概念，因此「彼此互不從屬，沒有人是為了他人之故而活」的平等關係，卻有共同目標的社群，是網路世界所以能夠糾群成眾的重要因素。

對古希臘來說，公民(Citizen)這個概念形成於城邦政治結構之中，其原意為「屬於城邦的人」。所謂公民觀念，則指公民對自己的身份和政治角色及由此而來的權利義務的認知，對他們與公民團體即城邦之間關係的看法以及他們的政治價值取向。

而在網路世界中，真實的人可能分屬於多個不同的虛擬城邦，這樣的多重社群生活，是古希臘人所無法想像和理解的。這些網路世界上的公民，他們的義務和職責更是降到最低，驅動他們為社群奉獻而奔走的，更重要的是興趣或使命。這樣的公民概念，與傳統的公民認知有很大的不同，但這些網路社群的公民，同時也是生存在同一個實體的政治體系之中，他們透過虛擬的社群，進而影響實體的政治權利，這更是傳統認知的公民力量所無法描繪和體會的。

我們甚至可以說，網路社群為公民帶來新的定義，網路工具的進展，更是解放了實體的公民，讓他們可以在不特定的時空裡，向同一個目標前進，一旦完成之後，社群雖未解散，卻形同已經結束，除非有新的共同事件再度發生。則相關的連結便會再度發揮作用，讓公民運動的力量隨時復活。

也就是說，現代在網路世界活動的公民，其實更接近自由主義式的原子個體，他們有機會組合，很快就產生新的連結，一旦任務結束，各自回到自己的崗位，他們並沒有掙脫實體世界的束縛，但他們創造了一個新的平台，甚至數個平台，讓公民的力量，得以盡情發揮。

而在這其中，公民記者或公民媒體所生產的公民新聞，實際上扮演著相當重要的知識累積和行動的依據。它成了公民能夠產生共同認知的基礎，也是說服及串連更多公民加入社群的說帖，公民新聞讓原本多是充滿熱血和衝動的社會運動，添加了知識的凝血劑，讓進行公共決策的精英，也無法迴避公民運動所提出的質疑。

從樂生、大埔乃至於國光石化案的社會運動中，我們可以看見一個相對應於網路社群的實體社運組織，也同時運作，無論是老師還是學生，無論是社運工作者還是大學教授，他們目標一致，但各有專長，各出己力，卻能夠透過高度效率的自動分工，實踐一個他們認為「共有的善」的理想。

公民記者這種身分的公民出現，並透過社會運動的方式，召喚公民運動，正是為了生存與發展，每個個人或個人集合而成的團體，企圖利用機會，盡量避免或降低其限制，所採取的有所作為，而這個機會，可能是公民自覺，也可能是透過新媒體工具的自我實現方式，來降低公部門所規範的限制或不合理的要求，以體現自我利益的實踐，同時促成歷史社會的變遷。

政治經濟學認為，從實存包括國家機關與社會整體的政治體系範圍看，大致上說，事實上存在著三種主客觀特質完全不同的人；暫且稱之為，公民、官僚及

精英。在這體系下，公民其實是在政治系統的運作之下，參與或接受政治系統對社會價值的權威性分配。

但在公民新聞足以承載更多專家的聲音時，讓更多專家投入網路場域，愈來愈多時，所謂菁英的利益，也會逐漸和公民靠攏、接近。精英未必一定和官僚走得更近。

Cohen 和 Arato 指出，社會存在著公民社會、政治社會及經濟社會三個小。其中，所謂的公民社會，被理解為：「經濟體制和國家社會間的社會互動領域，而主要是由親密團體(尤其是家庭)、社團(尤其是自動結社者)及社會運動，及各種形式的公共溝通所組成。」但實際上，公民社會，往往被政治社會和經濟社會所擠壓，以至淪為弱勢的角色，因此拆除魔咒召喚公民，成了許多社會運動者及學者所企圖促成的目標。從而擺脫在台北觀點看天下的主流媒體生態，讓台灣社會許多地方重要的公共議題或人權議題，有重見天日的一天。

傳播學者鐘起惠進行的一項有關地方新聞的研究⁶³發現，「獲獎地方專題報導的資訊充足，但內容較偏重政治、法律、或管理的原則理念與文獻分析，忽略日常生活、社區倫理、地方規範、或新政策施行細節的討論。來自政府或菁英的批判與建議可能具備科學理論，也符合公共性的理性批判原則，但政府與技術官僚的邏輯或理論需要結合地方經驗。地方公共領域應反應地方聲音，呈現地方的多元文化思考（Forde et al., 2003）」

在公權力和公民權之外，公民事實上更關心生命、自由、財產等人權，及公民倫理、社區規範，和各種市場動態等非常生活化的事務。但是公權力的行使，

⁶³ 〈拆除魔咒召喚公民：公共新聞學的下一步〉 2007.7.10 p13

事實上也極有可能造成人民財產權的無可彌補損失，官僚與政客常挾帶著他們所認為的公共利益，強加於人民，致使公民必須低頭，自我犧牲權益，而這方面通常也是透過所謂的「依法行政，惡法亦法」的邏輯來進行強制行為。樂生院民及大埔居民必須迫遷的事件，就是最好的說明。

這些調查結果，或許剛好反映了，台灣主流媒體所對應的，正是上述被政治社會及經濟社會所宰制的公民社會，卻未能真正反映公民自主的聲音和需求，而這樣的需求，今日或許公民新聞可被賦予一定的意義和角色，以補足不足甚而取代之。

7.2 媒體的解構

大眾媒體或者主流媒體，要理解它們逐漸沒落的事實，最明顯的指標莫過於刊登於其上的廣告金額的變動。歷經 2008 年金融危機帶來台灣五大媒體廣告大幅下降的低潮，根據尼爾森調查報告顯示，2009 年上半年台灣五大媒體廣告量遽跌 15.7%，台灣消費者對媒體使用行為有了明顯的改變，網路廣告成為全球數位行銷浪潮下的機會點。到了 2010 年，景氣回復，主流媒體的廣告有明顯回升趨勢，但是網路廣告更是也跟著大幅成長，單單 2010 年網路橫幅式廣告量，高達新台幣 46.5 億元。整體金額更超越廣播電台的廣告量⁶⁴。

不僅於此，根據尼爾森 2010 年的調結果顯示，整體市場網路的相對接觸率(21.5%)仍遠高於網路廣告量佔整體廣告量的比例，因此他們對於網路廣告市場的前景，持續保持樂觀的態度。

⁶⁴尼爾森 2011.3.2 首度公佈 2010 年台灣網路橫幅式廣告量

根據 2011 年 3 月 14 日公布的《2011 年美國新聞媒體發展現況》報告書顯示，新聞業眼前最為重大的挑戰並非觀眾流失，亦非增加收入的新方案付之闕如，而是在數位科技領域內，新聞產業越來越難掌控自己的命運⁶⁵。

這份報告指出，「新進業者加入以及行動消費發展使得新聞產業之面貌義型複雜。每一項科技的進步，同時引進更多新興業者加入內容與消費者。廣告主之間的戀節機制中，特別是，新聞媒體在數位空間越來越倚賴內容會及傷(如：Google)或是社群網站(如：Facebook)等獨立網路業者，除協助販售廣告也引進相當數目閱聽人。」也就是說，從科技媒介的角度來看，傳統媒體優勢之傾頹，雖非立即發生，卻已是不可挽回的趨勢。

英國學者麥奎爾 (Denis Mc Quail) 提出一種民主參與媒體理論 (Democratic – participant media theory) 的主張，認為：1 所有社會員及少數團體，依據他們個別需求，充分享有傳播權利，並獲得媒體服務 2. 媒體及媒體內容，應免於政治及國家官僚體系的控制；3. 媒體主要是為自己的閱聽人存在，不是為媒體組織、從業人員、以及媒體代理人而存在；4. 社會內部各團體、組織、和社區都應擁有他們自己的媒體；5. 小型、互動和參與式的媒體運作，比之大型、單向和專業化的媒體，對社會更好；6. 無論市場導向或公共經營媒體都無法滿足社會需求，因此需要改革 (Mc Quail, 1987；潘家慶 1987；彭家發等，1997)。

麥奎爾更指出，諸如地下報紙、地下電台、社區有線電視、社區報刊、街頭貼紙、政治海報，都是民主參與媒體 (彭家發等，1997)。

⁶⁵ 林金玉, 2011.3.30 《匯流時代持續變動的新聞地景-2011 年美國新聞媒體發展趨勢與觀察》

如果真要達成麥奎爾的理想，檢視目前的主流媒體，或許會很難有滿意的答案。而公民新聞還在發展當中，沒有龐大資源只依賴公民意識和行動力的媒體或記者，他們又能夠在這個場域中，創造怎樣的民主參與媒體的奇蹟？

事實上，從本研究的樂生、大埔道反國光石化三個案中的公民新聞運作過程和脈絡，幾乎可以說完全印證所謂的「解放媒體理論」。這項由德國學者安晨斯柏格（Enzensberger，1986；轉引自翁秀琪，1993）提出的主張認為，解放性使用和傳播媒體壓制性使用的區別在於：1. 訊息多元、去中心化，而非一元、高度中心化；2. 多對多傳播而非一對多傳播，也就是每個人都可以是傳播者；媒體可以動員每個人，而非不能動員孤立的個人；4. 互動的參與者行為，而非被動的消費者行為；5. 廣泛而自由的政治學習過程，而非方便宰制的去政治化；6. 集體共同生產訊息，而非專人生產訊息。

自我組織、自動自發的社會控制，而不是受官僚或資本家控制，或許是公民新聞想要達成的理想，而這理想曾經是每個媒體人剛踏入這行的初衷所在，只是該輪到公民記者扛起這個重擔了嗎？

如果回顧歷史，便可發現，在美國，因為不滿傳統媒體而於 1990 年代興起的一股公共新聞學的熱潮，企圖在主流媒體之外成為另一股促進民主政治的重要力量，當時美國公共新聞學的誕生，固然有其商業上的考量，但其促進地方居民的對話功能，卻也彌補了主流媒體對地方新聞日漸冷淡而疏遠的漏失。這段歷程，可說是主流媒體扮演對話平台角色開始傾斜的起點。

如今換公民新聞出場，雖然呈現的形式和場域，和以往有很大不同，但是傳承的批判精神，以及對公共事務的關懷，卻無二致。

電視方面，解嚴以後二十多年來，因為有線電視開放，進入百家爭鳴的新階段，電視成為主流媒體中的主流，談話性節目藍綠對抗的情況，TVBS〈2010 全民開講〉一做就是十幾年，民進黨執政，三立的〈大話新聞〉趁勢崛起，兩家節目迄今仍然是挺綠挺藍支持者的最愛。但由於評論者的立場鮮明，數十集如一日，以及宛如通才般的無所不曉，也讓大多數人對政治產生冷感，進而厭倦。

公共電視所扮演的公共新聞角色，在此階段，也就益形重要，並獲得少數人的重視。尤其透過注入公共審議的精神，公共電視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除了進行地方型議題的審議民主外，更進行了包括二代健保、代理孕母等全國性公共政策的公民會議，甚至在審議式民調、台南縣長及台北市長選舉進行審議式的公民提問，2008 總統大選的改良式公民提問，則是公民與政治人物對話的一個高峰。

不過，從 2000 年網路興起之後，加上數位環境日新月異的發展，公民新聞學的崛起，不僅有凌駕公共新聞學的趨勢，甚至成為民主社會一股沛然莫之能禦的力量，透過公民記者、部落客及社群網站的快速增長，許多公共政策獲得更多元的討論和辯證，甚至透過結合社會運動而蔚為風潮，進而改變公共政策的最後結果。中東近來的茉莉花革命風潮，亦由網路社群網站的鼓吹而改變多國政體，其風起雲湧之勢，不可謂不驚人。

在台灣，除了前述樂生、大埔徵地及反國光石化運動外，以至如灣寶、二重埔徵地事件、慈濟內湖保護地變更事件、中研院 202 兵工廠事件、松山菸廠改建

巨蛋、廣慈博愛院都更案、搶救阿塹壹古道等大大小小之公民運動，令人目不暇給，台灣公民社會力量一時頗雷霆萬鈞之勢。

可以想見，由於日本福島核災事故的影響，隨之而來的反核運動，也將今非昔比，加上網路興起的媒體環境，顯然公民媒體或公民新聞和公共政策的對話，將更為直接而密切，在議題的設定權上，對主流媒體造成一定的壓力。

「改革媒體的關鍵，在於打破唯利是圖的桎梏，尋求商業利潤和公共責任的平衡。歐洲的公共廣電媒體制度和部分公共報紙（如英國衛報），讓我們看到優質媒體的典範；美國部分商業媒體則在一九九〇年代進行自我反省，不再任由八卦新聞戕害民主，轉而發展公共新聞學來幫助閱聽人認識問題、剖析病因、討論對策、採取行動。二十一世紀伊始，部落格（blog）席捲全球，每個人都可以當記者、都可以擁有媒體，而且創辦費和營運費都趨近於零，沒有經濟壓力，可以自由發聲，一場由公眾由下往上發動的媒體改革運動應運而生。」(阿孝札記)

也因為公民新聞發揮了力量，不再受制於傳統媒體的主導及議題決定權；公民參與公共政策的力量，不再透過專業代理人而自為發聲，結合社區民眾，企圖影響公共政策的最後結果。

在此情況下，台灣的公民新聞展現了不同的樣貌，例如強調是「運動的媒體」的苦勞網，由輔大教授陳順孝與學生共同發起的生命力新聞，都嘗試在傳統媒體環境日漸敗壞的情況下，走出一條新的道路。而由公共電視於 2007 年催生的 PeoPo 公民新聞平台，更建立了第一個真正台灣公民自主的發聲管道，首次讓公民自行操作報導的可能性化為真實，尤其透過和社區大學或大專院校等合作，深入地方及校園培訓公民記者，已經蔚為可觀的公民力量。

此外，在社群網站如 facebook、twitter、plurk 等興起後，社群的非固定性和群聚性更是讓公民的擁有一種前所未有的媒體能動性，在公共政策上的討論，更能具有靈巧而具有庶民智慧的神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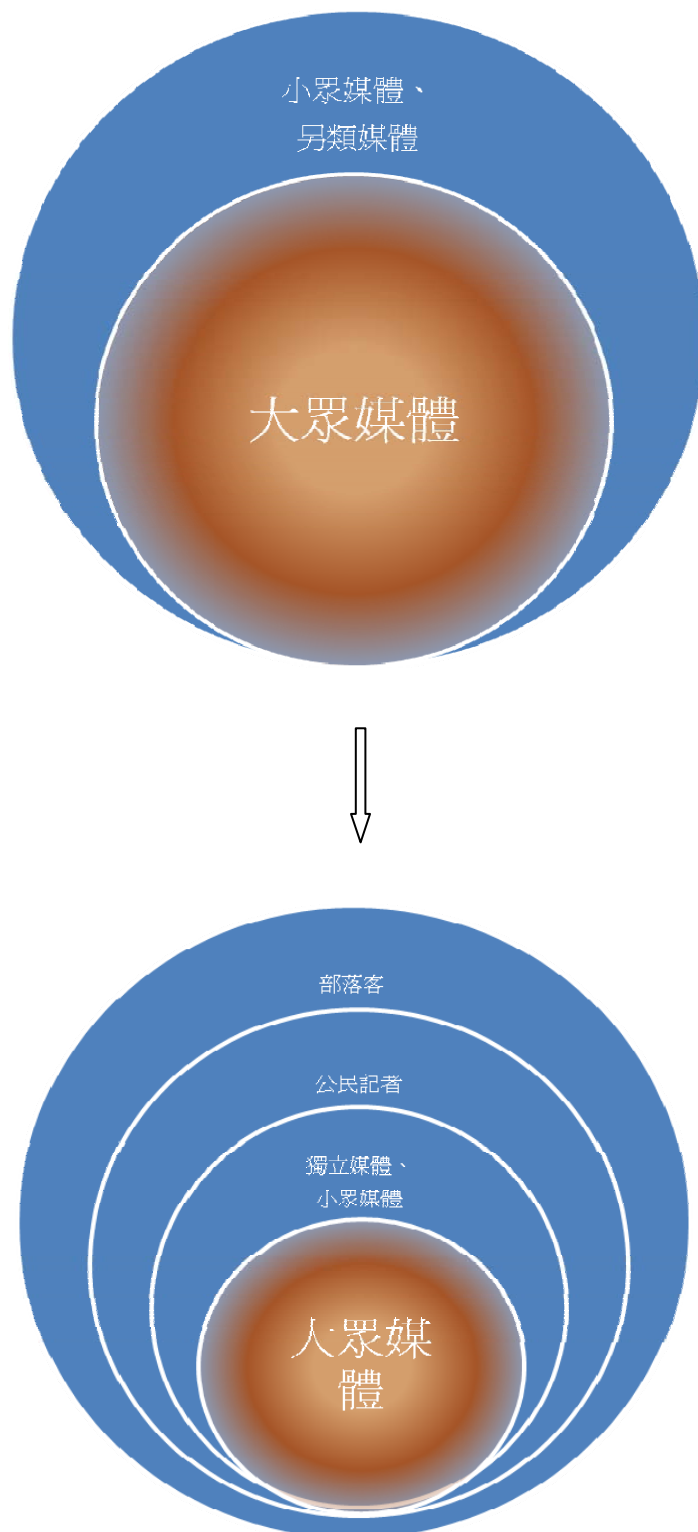
表五 媒體與政治關係

政治體系	代議式民主	審議式民主	參與式民主
媒體屬性	大眾媒體	公共媒體	公民媒體
核心價值	監督權力	促進官民對話	公民作主
產生效應	型塑主流價值	深化公共理解	捍衛弱勢人權

製表 / 莊豐嘉

7.3 公民新聞生態形成

圖五 公民新聞與大眾媒體關係演變示意圖



成如部落客 wenli 所言，公民新聞就像一塊土壤，原本是十分貧瘠而堅硬，但經過台灣社會力的自我尋找突破口之下，透過網路新興工具，已經日漸肥沃，進而發展出一種公民新聞的生態環境，就像層積岩的層層堆積，透過網路部落客的書寫者、標誌公民記者身分的書寫者、以及從主流媒體離線的獨立媒體工作者，這些人在不同的領域、不同的專業及不同的觸角，環環形構成一個生物圈，但這個生物圈，又並非和大眾媒體完全互斥的，甚而是相輔相乘的，不僅壓迫大眾媒體的議題設定權，往往也成為大眾媒體取材的對象，從而建構一個公眾對媒體的全新想像。這樣的媒體想像，也因而能夠重建媒體對民主的制衡及監督功能。

另一方面，也因為公民新聞崛起，公民新聞環境成熟，公民不在只有大眾媒體的代言機制，公民作主也可以在新的媒體想像中，占有一席之地，媒體發聲權不再被傳統的媒體代言人給壟斷，現代公民開始思考的不是媒體近用權的問題，而是媒體的使用途徑和傳播的管道，透過公民新聞的槓桿效果，公民不一定就必然註定成為政商結構下的受害者、弱勢者。

當大眾媒體遭到政治及經濟力量的雙重腐蝕之下，公民新聞補足了被侵蝕的那一塊，甚至成為監督大眾媒體的防腐劑，而且，由於發聲權、議題設定權在某種程度獲得改善，政治力量也將直接和公民新聞進行對話，這方面的形勢演變，都讓大眾媒體必須要重新思考發展定位和策略。

也就是說，以往所說的媒體改革建議，多是針對大眾媒體本身，但是台灣大眾媒體環境有其結構性的限制，例如規模不夠大，經濟效益很難顯現，以至政治力量容易入侵，例如置入性行銷等作法，因此資本主義下的大眾媒體，一方面

走向媚俗和煽色腥的方向，另一方面又成為政經力量的傳聲筒，本身不僅毫無自我修復的動能，更只能坐視情況之日益惡化。

在歐洲及日本等國家，公共電視在大眾媒體扮演及重要的角色，如日本 311 大地震，NHK 迅速即時的傳出影像，並成為最新訊息的主要承載者，但在台灣，公共電視卻未能夠同樣扮演類似的角色，主要即因為經費少得可憐，而無論是哪一個政黨上台，政治力的干擾始終未能停止，以致公共電視在有限的資源底下，只能成為一個小眾的、分眾的媒體。

但公共電視在 2007 年成立的 PeoPo 公民新聞平台，卻開創了台灣公民新聞蓬勃發展的良機，建立在網路環境的土壤上，而終能夠深根茁壯。

因此，筆者認為，媒體改革，不能再僅從大眾媒體的視角來進行，而是必須從全新定義下的媒體結構來動手，一方面，在專業媒體工作者的培育及訓練，公共電視應該獲得更大幅度的資源，以扮演此一重要角色，任何努力促進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政治領袖，都有責任在掌權時，實踐此一理想。另一方面，由民間自行發展的公民新聞，則應有更良善的生存機制，例如透過基金會的贊助，小額募款的捐助，公民新聞收費的機制等等，使其有機會成為全體公民的發聲管道。

若能實踐上述二者的發展，筆者認為，傳統媒體亦即商業媒體勢必面臨重新定位或者自我提升的情境，否則恐淪為小報格局，即便在商業利益上有獲利，但也失去大眾對其媒體公信力的信任與尊敬。

7.4 民主的進程

台灣民主運作迄今，雖然曾經被國際廣泛譽為台灣民主奇蹟⁶⁶，但是身在國內的民眾，卻有一番不同的感受；即使對岸的中國，也拿台灣國會吵鬧的新聞加以嘲笑，認為是負面示範。但是民主從來不是容易推進的，人民作主的權力更非憑空而降。

表面上台灣具備了代議民主的總統及國會改選等民主形式，也有了第一部的公投法，人民有機會實踐直接民主，但是經歷長期戒嚴才開放的公民社會，在實踐民主的過程中，一方面缺乏轉型正義，一方面對國家認同的歧異，以致民主政治淪為藍綠惡鬥的結構和氛圍。在這種結構下，許多公共政策的正當性和合理性並未獲得應有的檢視和修正，公民的力量無法彰顯，以致弱勢者的聲音被忽略。

「任何一個有效運作的民主體制，必須克服民主治理的兩個基本難題：第一是如何調和衝突與整合之間的矛盾；第二個是如何在民主正當性與治理能力間建立有效的轉化機制。臺灣的新興民主體制在這兩個環節上都出現了問題。」
(朱雲漢，2004.3 〈臺灣民主發展的困境與挑戰〉，《台灣民主季刊》)

學者 Guillermo O'Donnell⁶⁷指出，「依然存在特殊的權利才得到的保障，加以改變的唯一方法就是對抗，長期與艱困的去對抗。權利的取得並無法保障永遠，容易被取消、侵蝕或只是無法落實。維護公民權成為永久的挑戰。」從此一角度來看，民主政權所授與的政治公民權開啟了爭取公民權的空間，特別是在欠缺其他層面公民權的社會。政治權常被視之為是「徒具形式」而不受重視，反映在

⁶⁶ 聯合報，2010.3.9，〈台灣民主奇蹟 成美大學教材〉

⁶⁷ (Guillermo O'Donnell 2008.5.30，〈第三波:後民主理論的歷史回顧〉，TAIWAN THINKTANK | News letter No.24

法律制定與權力分配上也確實十分形式，但作為爭取其他更完善權利的跳板，倒也十足真實。」(Guillermo O'Donnell 2008.5.30)

然而，政治權的爭取前提，卻先要要有公民意識的自覺和啟發，否則容易淪為精英間的政治遊戲。根據費爾森 (C.B.MacPherson)的定義⁶⁸，依據民主概念在歷史上的發展沿革，將民主分為：1.保障式民主(Protective Democracy)；2.發展式民主(Development Democracy)；3.平衡式民主(Equilibrium Democracy)，以及4.參與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等四種。前三種民主，費爾森稱之為代議式民主。(MacPherson,張明貴譯，1993)。此外，赫爾德(David Held)在《民主的模式》(Models of Democracy)，也依歷史演進，將民主理論分為四種：1.競爭性菁英民主(Competitive Democracy)；2.多元主義(pluralism)；3.法律民主(Legal Democracy)；4.參與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 (Held, 李少軍譯,1995,5)

上述從歷史演進角度所分類的民主發展進程，可看出，人類一方面高奏代議式民主浩浩蕩蕩的主旋律，一方面也期待譜出參與式民主的新曲。

除了代議民主，直接民主，也是公民的一個重要工具。直接民主認為每一個公民都應該可以直接參與所有政策制訂，而方法係用投票去決定，公投就是其中一種實踐直接民主的方式。

直接民主學者 Burno Kaufmann 等人曾經指出，「直接民主程序不易被操弄，因為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直接民主和獨裁政權利用快速公民投票、以合法化總統權力的做法不同，它會設定一個基本的共同利益並成立建設性的民間社會組織；如果發起人想要成功，他們必須說服大多數的公民；它是一個可以保護少數又維

⁶⁸ 《自由民主的經驗與時代》(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

持多數統治規則的平衡方程式。」（Direct Democracy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⁶⁹）

他們更指出，直接民主不是由媒體所控制；但是媒體(包括報紙)，可以幫助市民對於公民投票的問題，有一個清晰的思考。直接民主並不便宜，但它可能有助於避免巨大的遊說費用。

直接民主雖然也是參與式民主的一種，不過，在台灣，雖名義上有公投法，卻在雙重高門檻的設計下，被稱為鳥籠公投⁷⁰。在憲法需要超過四分之三通過的結構設計下，公投法幾乎不可能有補正機會，故公民投票在台灣難有動彈餘地。

因此，回到參與式民主的設計，可以發現，在歐洲及台灣日漸盛行的審議式民主，也受到相當的重視，並透過公共電視的合作，促成及嘗試多種型式的公民會議，例如針對二代健保、核廢料存放地點等議題，以及縣市長選舉及總統大選等審議式辯論，都代表著審議式民主想要彌補代議民主實踐過程中，人民參與有限的缺憾。

根據學者陳東升對審議式民主的定義，指的是，「所有受到決策所影響的公民或其代表，都應該能夠參與集體決定，而這集體決定，是抱持理性與無私態度的參與者，經由論理的方式來形成。」

「故審議民主，強調公民是民主體制的參與主體，應該積極促進公民對於公共事務參與；而公民的政治參與，不應該僅侷限於投票，或者是陳情、請願與社

⁶⁹ Bruno Kaufmann, Rolf Büchi, and Nadja Braun,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2, No.1》

⁷⁰ 徐永明，2011.5.21，〈公投民主在台灣〉

會運動；參與者應該在資訊充分、發言機會平等與決策程序公平的條件下，對公共政策進行公開的討論，並且提出可行的方案或意見。」

審議式民主理論相關概念是，「公意」、「共善」、「同意」、「共事」、「討論/辯論/審議」、「公民」、「政治社群/共同體」、「自由與平等」(李尚遠,2000)但其操作的具體方式則是類似公民會議，由一群公民(約 2、30 人)針對特定主題，進行討論，並由專家及政府官員一旁提供必要的諮詢意見。而最後的結論，則作為政府決策參考，並未具由約束力。

但是審議式民主也遇到一些挑戰，學者⁷¹認為，在台灣實踐的公民審議遇到更根本的、理論性的三個問題：即一、舉辦會議的目標為何；二、發動由上而下是否正當；三、結論誰來理會。

也就是說，審議式民主的深度討論，固然讓公民對議題的瞭解和認識，有極大的貢獻，但不可諱言的是，發動者往往也是精英或專家，甚至是政府機構，正當性遭到一定程度的質疑；而且，在有限的代表性、侷限的空間和短暫的期間中，擴展公民參與的能量並不如想像之大。加上所得出的結論，並無法律約束力，雖然審議式民主更強調對話的過程，公民會議結論恐淪為束之高閣的命運，對公民參與的驅動力而言，多少會受損。

事實上，參與式民主強調，若要找到主流民意真正的意向就必須透過由下而上的方式建立共識，實踐協商式的民主(associativedemocracy)，並且必須在建立真正共識之前保證公民有充份的發聲與參與的管道，例如廣設公共論壇、鄰里大會，辦公場所實行民主等等(Cunningham, 2002)。

⁷¹劉正山，2009.12，〈當前審議式民主的困境及可能的出路〉、《中國行政評論》

但 Cunningham 當時所提到的參與管道，顯然還沒注意到網路等新興媒體的場域，也就是所謂「電子民主」(electronic democracy)。墊子民主的概念，是指利用電子媒介的科技進展，使一國之內的公民們能克服時空障礙，既增加接觸與政治事務相關資訊的機會，也提高公民政治參與——提出議題以發展討論，並發生互動——的意願(Conhaim, 2000)。

根據德國學者 Hagen(1997)研究，他將電子民主進一步細分為：遠端民主(teledemocracy)、網路民主(cyberdemocracy)及電子民主化(electronic democratization)等三個類型。(游明儀，2002.6)

「第一種泛指應用各種電訊科技協助直接民主的進行；第二類乃專指使用網路科技實踐直接民主；第三類與前兩者最不同處，在於其以維繫代議式政府的存在為前提；其利用電腦網絡促進並且改善公民與政府間的溝通。」前兩種電子民主，因為營造了一個更多元而開放的溝通空間，對促進參與式民主有很大的貢獻。

而這樣的透過電子及網路新科技的運用，已經讓傳統的公共領域理論，獲得新生命的灌溉和滋養。

Habermas 的公共領域理論⁷²，認為在進行溝通的行動時，常常會因為雙方的不同背景，而有不同的共識，當不同的共識形成衝突時，往往會導致溝通行動的中斷；因此，若想使溝通行動繼續，必須在預設理性共識是可以達到的前提下，溝

⁷² 「公共領域」的概念由 Habermas 所提出，係指針對公共事務，在法律制度的保障下，公民得以進行自主而理性的互動及辯論，亦即為當代民主理論與實踐的核心概念(Villa, 1992)。

通雙方進行「反覆性辯論」，使其在互相攻錯中消除歧見，重新達成一致性的意見和共識。

他進一步提出，所謂的溝通理想情境指的是：1. 雙方要有均等和相同的發言機會。2. 雙方都能在免除內外限制的情形下，針對辯論的議題，充份而理性的暢所欲言。3. 雙方在辯論時要有真誠性。4. 特權與片面的規範都要能去除。

簡而言之，「Habermas 認為要使得人們能從被扭曲的意識型態的籠罩下跳脫出來，就必須以理想的溝通情境作為標準，對現實的社會進行批判，激起人們的自我反省與理性的判斷，從而訴諸具體的實踐行動。」

網路的興起，一方面提供了 Habermas 所謂的一個溝通情境，一方面它卻不一定要設定在像 Habermas 所謂的理想溝通情境，但仍然可以保有以下幾個重要特質，以能夠確保溝通對話的可靠性和暢通。

一是透過網路群組的重疊效應，讓不相干卻有共同信任的人群，得以支撐一個理性的對話。二，新興社群網站等實名制的設計，大體上，讓社群內的信任度大為提高，而且訊息不斷的隨時更新，公民新聞會隨時自我更正，顛覆傳統媒體的完稿定義。三、平等式的溝通，實體世界的名人，固然有知名度的優勢，但是在網路世界，未必就吃香，相反的，許多網路達人或知名部落客，他們在網路世界的知名度和影響力，毫不遜色，這種社會階級的顛覆結果，讓平等多元的討論成為可能。四、對話不再局限於一定的時間和空間；議題被討論的時間可以無限延長，至少在議題被解決之前，永遠可以有新的對話加入，從而能夠對公共政策有更長時間、更深入、更有行動力的對話出現；而且參與對話的對象，並不限於社區或地方，甚至一國之內，只要關心這個事件，別的國家的公民同樣可以跨越加入討論。中東茉莉花革命產生之際，全球都寄予莫大的關

注，他們透過 twitter 不斷向外輸送訊息，外界也給予支持和打氣，便是最明顯的例子。

參與式民主因為網路興起，因為公民記者身分的出現，讓民主的對話機制，有機會改善代議式民主的弊病和無力感。農陣的蔡培慧便指出：「我們現在還停留在精英領導的形式民主。但如果許多公民對不同特殊事件都能提出議題，那樣我們深厚的民主就產生了。為什麼我們會對陳水扁感到失望？因為我們選出他之後，就把責任交付給他了，認為他會做好。但他做了讓大家覺得比較見笑的事情，會打擊一般的老百姓。投票那一刻，我們認為已經完成任務了，就放棄了公民的積極角色。我們忽略了對特定議題，例如核四、稅務不公、公共財產被私有化等等議題，每一個政策其實都需要公民的參與和對話。但我們相信有一個人會幫我們做好。這就是精英領導的局限。現在支持馬英九的人也是這樣的心情，認為台灣有問題，以為他會做得更好，但結果沒有，而且更誇張，放任地方政權圈地，自己和財團眉來眼去。」

7.5 研究建議及限制

2008 年 10 月 3 日，CNN 旗下的公民記者網站 iReport 刊出一篇新聞，指出蘋果執行長 Steve Jobs 因為嚴重的心臟病而緊急被送往醫院加護病房，此消息一出即刻讓蘋果股價應聲下跌 5.4%（陳曉莉，2008），但隨後 CNN 卻又立刻澄清新聞的虛構性，並刪除該則新聞，引致蘋果電腦的股價即刻回升，短短時間內震盪近於 10 個百分點，因而造成公民新聞的相關議題引起各界的討論（Perez, 2008）。

媒體對公共政策的影響評估，本來就很難。其次，本研究著重公民新聞的切入點，對於官方決策過程的描述，僅採用文獻方式呈現，缺少當事人的第一手說法。

認為新聞媒體在政策制定過程中扮演了一角，是假設媒體內容與政策決定間有某種聯繫，因此相信媒體的干預，能夠扭轉(而且有時是一百八十度的扭轉)決策的環境或聚以下決策的訊息。(Ralph Negrine，媒體與政治，190-191)

大眾媒體其實是政治過程中的一部分，在意成的設定及未事件賦予意義上，媒體均有牽連，但卻不能隻手遮天。也所以要分析決策過程所扮演的角色，實有無比的困難。「除非各種媒體都能刊載某項報導，而且採取相當類似的立場，否則一份報紙所刊出的一則故事，恐怕很難發揮任何具有決定性的效果。」

7.5.1 公民新聞的調查報導

ProPublic 連續兩年以調查報導獲得普立茲新聞獎，顯示網路新聞不只在傳播即時性上占有優勢，內容的深化，也將建立公民媒體的公信力。有許多研究指出，網路不僅擁有豐富的資訊來源，且篇幅不受限制，具有高度互動功能，開放的群眾參與，在進行調查報導時，可據有更多元的觀點和資訊，具有相當高的潛能。(胡元輝)

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新聞學院於 2011 年 3 月宣布了一項為期一年、提供獎助的調查報導計畫；這已經是第五屆的活動。這項獎助計畫開放給所有進行調查報導的記者，但畢業於該校的記者則有優先的資格。這項獎助計畫希望能著眼於

公共利益的強有力的記錄和報導。(Yearlong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Fellowships Announced by UC Berkeley's Graduate School of Journalism)

基本上，透過資金來源不同，進行調查報導的網路媒體又可以分為慈善捐助型(sponsorship support)和群眾資助型(crowd-funding/micro-funding)。

ProPublic 是前者的代表，由 Sandler Foundation 所資助。後者的經費來源，主要是社會大眾的小額捐助，又可分為個人性與平台性兩種。例如 2008 年 11 月由 David Cohn 所推動成立的 Spot.Us 網站。該網站雖然先獲得 Knight Foundation 及其他團體的經費贊助，卻是透過 open source 的報導方式運作，任何人皆可以就記者所提出或大眾建議的議題，提供資料或貢獻經費來完成該項報導。(胡元輝)

此外，公民記者往往單打獨鬥也會有好成績，而這牽涉到公眾人物對公民記者的認知和態度。例如公民記者好奇寶寶(60 歲的女性)便獨家專訪中央研究院院長翁啟惠，針對中研院將在 202 兵工廠興建生技園區的議題，進行了長達近三小時的訪問。

而社運人士結合公民記者和主流媒體記者，有計畫共同報導同一主題，也讓新的媒體戰對公共政策發揮能量更為驚人。例如搶救阿塋壹古道，環保人士發起 1000 人親身走一趟古道的計畫，便邀請公民記者和主流媒體記者，共同參與，結束後，於各個不同媒體露出篇幅甚大的專題報導，讓這條原本荒涼的古道，一時之間絡繹不絕、人聲鼎沸。這也造成當地政府和交通單位即將面臨的開發與否的決擇更為艱難。

參考文獻

1.中文文獻

- Merritt & Rosen,1998:50-51 轉引自黃榮浩
南方朔，2011.4.26 中國時報
游明儀，2002.6 《網路社群與民主參與》 中華傳播學會年會
- 胡元輝，2010.9 《全球崛起的公民媒體 新聞革命進行式》
羅世宏、胡元輝，2010.11 《新聞業的危機與重建 全球經驗與台灣省思》
徐天博，2007 〈公民新聞學探析〉
黃浩榮，2004 〈公共新聞學：審議式民主的觀點〉
莊豐嘉，2007.3 「新聞大舞台」月刊
陳順孝，2008，戰後台灣媒體與轉型正義論文集 p171-193
彭明輝，2011.4.30：〈我退休，並非逃避，而是用另一種方式跟社會對話〉
張錦華，2010.12.15。〈買很大！張錦華：政府置入媒體早超越商業〉新頭殼
胡慕晴,2009.6.1 農再吃癩 獨立媒體路迢迢 (我們甚至失去了黃昏)
胡慕晴,2008.12.10 假記者的逆襲
胡慕晴,2007.3.19 網路也能運動，部落客就是撼動
聯合報,2011.4.24 社論/ 讓國光石化轉彎的是環保還是選票？中華傳播協會
王翌帆, 2011.6 《媒體於樂生療養院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以聯合報為例》
陳治安，新使者雜誌 第 121 期 <公民記者力量大>
鐘啟惠，拆除魔咒召喚公民 公共新聞學的下一步 8.社區調查研究
從 Ground Report 看公民新聞學
從媒體公共性之比較 看審議式民主的限制與發展
陳敦源，2008.8.29 〈電子治理與審議式民主〉
陳順孝,打造公民媒體 輔大<<生命力>>新聞團隊的行動研究
陳東升，2006.3 〈審議民主的限制〉，《台灣民主季刊，第三卷》
潘家鑫，2011.4.27 〈我們還要新聞系嗎？〉中國時報
大暴龍，當怪手開進稻田中 (PeoPo 公民新聞平台)
苦勞網，從苗栗大埔事件看台灣的政治懶惰症)
朱淑娟，2011.4.23 〈國光石化停建 公民力量的最大展現〉，《環境報導》
朱淑娟，2010.12.27 〈遮蔽的新聞自由〉，《環境報導》
反國光石化 四大蚵報 (全國青年反國光石化聯盟)
江宜樺，1995.11 〈政治社群與生命共同體：亞里斯多德城邦理論的若干啟示〉
- (Guillermo O'Donnell，2008.5.30，《第三波:後民主理論的歷史回顧》，TAIWAN THINKTANK | News letter No.24

2.西文文獻

Cunningham, Frank (2002) "Deliberative Democracy," pp. 124-183, in Theories of Democrac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Kelly Kaufhold, Sebastian, and Homero Cil de Zuniga , 〈 Citizen Journalism and Democracy: How User-generated News Use Relates To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Pariticipation. 〉

What is Participatory Journalism?

<http://www.ojr.org/ojr/workplace/1060217106.php>

A Most Useful Definition of Citizen Journalism

So what is participatory journalism?

〈 Yearlong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Fellowships Announced 〉 , 2011.3.3 「UC Berkeley's Graduate School of Journalism」

citizen_journalism webopedia.htm

What Is Citizen Journalism by Tony Rogers

7 things you should know about citizen journalist

A Most Useful Definition of Citizen Journalism

Citizen journalism Dealing with dinosaurs

Citizen journalism can small be bountiful

Citizen journalism not making up for loss of local newspapers

What is citizen journalism?

Does public journalism really matter? a comparative analysis for effects from newspaper campaign narrative 2003 by Buhr, Thomas Arthur;

Landmark moments in citizen journalism

Source watch Citizen journalism

The 11 Layers of Citizen Journalism by Steve Outing

The four critiques of CJ

.User-generated Content and the News – Empowerment of citizens or interactive illusion?
By Anna Maria Jonsson and Henrik Ornebring

YouTube and the Challenge to Journalism—New standards for news videos online by
Limor Peer and Thomas B. Ksiazek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and democracy : civic engagement models from around the world / edited by Angela Romano](#) New York : Routledge, 2010 (法政研圖)

[New media, old news : journalism & democracy in the digital age / edited by Natalie Fenton](#) (總圖 2 樓)

[Blogging, citizenship, and the future of media / edited by Mark Tremayne](#) London ;
New York : Routledge, c2007 (總圖 4 樓科技區)

[The rise of the blogosphere / Aaron Barlow](#) Westport, Conn. : Praeger, 2007

[The cell phone reader : essays in social transformation / edited by Anandam Kavoori and Noah Arceneaux](#) New York : Peter Lang, c2006

[We the media : grassroots journalism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 Dan Gillmor](#)
Beijing ; Sebastopol, CA : O'Reilly, c2006

附錄:社區大學與公民新聞的協力關係

目前全國各地的社區大學，共有 87 所，分校 18 所，原住民學校 14 所，已成為台灣最重要的成人教育體系，而於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九日正式成立的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簡稱全促會)，便是由這些各地社大共同成立的 NGO 團體，以作為彼此橫向聯繫，並與中央政府單位作為主要的聯繫窗口。

社區大學屬於民間推動的教育及社會改革運動，其創始的目的之一是「解放知識」，另一項目標則在於催生「公民社會」。

由於近年來，全促會以及各地社區大學和 PeoPo 公民新聞平台合作，培育不少公民記者，並舉辦十大 POWER 公民徵選，讓公民社會更增添利器。

因此，本研究特別訪問全促會秘書長高茹萍，談他們合作的關係，以及社大在台灣公民運動扮演的角色。以下為訪談內容：

社大的公民記者開始出現，是從 PeoPo 出現後才比較有進展。他們成立的時候，剛好是社區大學成立十周年。

雖然社區大學自己的定位並非社運團體，但某種程度，有些社大和社會運動的議題常有關連，由於學員十年來已經累積了好幾年的足夠的課程和意識，也看到了一些社區的議題，剛好這時候 PeoPo 四年前成立，適時和社大合作，又強化了這樣的努力。當時社大舉辦十年嘉年華會，在大會上我們邀請 PeoPo 在這裡設一個攤位，一般學員和志工有機會接觸，發現自己可以當記者，為自己發聲，就開啟了兩者的合作。

因為知識是一種掌握權力的方法，一般公民有機會因為上社大而有平等的機會，得到更多的知識。透過知識的解放，讓一般人也有公民意識。一旦公民記者的角色加進來後，這些累積的知識，更能有實踐的可能。

過去社區大學參與的議題雖不是很多，但其實很多人都默默的在關心社會，卻不被媒體注意，總覺得這麼小的、在地的議題，自然不被媒體青睞。往往，記者的新聞，都是來自上面主管的想像。

過去有人會懷疑，到底社區大學和救國團、補習班有何不同，讓參與社大的人有點沮喪。但公民記者慢慢就可以凸顯社大不一樣的地方，可以讓社區被看到。PeoPo 也幫忙社大的宣傳，社大的學員也因為時間的累積，除了課程之外，社大

也讓學員有公共參與週、公共論壇，或者公民會議到審議式民主等培訓，讓他們慢慢熟悉可以有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

PeoPo 有一個小組，積極找社大培訓公民記者，許多人本來以為門檻很高，後來覺得並非如此，其實只要有攝影機拍攝，剪個兩分鐘，教他們上傳，不會很困難。如果是在 13 年前成立，困難可能就很大。來上課的公民記者都是年紀在六、七十歲左右，他們有豐富的生活經驗，但在社大又累積了以前沒有機會補足的知識，例如學學電腦啊，他們這年齡層的人，是很嚴重被 window 給邊緣化的一代。來上課的人就是來學學電腦，或者交交朋友。這些課程吸引他們進來後，有一些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和新頭殼合作節目也是，還有和大紀元。

我們看到社區大學提供這些學習的機會，他們在不同的角色或領愈，去形成一個公民社會。在某種程度門檻不低，要會電腦、攝影、剪輯，還要會上網。還有一個是自信心，社區大學讓他們知道不只是學習有興趣的東西，或者讓自己不會退步，但他們發現還可以做一些事情，可以參與社會，改變公共政策，可以當記者。這些學習透過志工服務，發現又有那些不夠，又回來補足。剛好就是一個不斷學習、服務、參與，再回來學習的良性循環的機會。

而且著重的就是在社區裡面，你就是服務自己的社區，不用為五斗米折腰，不用為了老闆，可以做自己關心的事情，有的可能就是從拍家裡的小貓小狗開始，學習說故事，現在已經可以看到許多公民記者有很多敘事的能力，也很有觀點和份量。我們慢慢可以發現有些記者已經當老師了。PeoPo 幫公民記者辦一個師資班。像大暴龍就是，還有一個洪素珠，本來是導遊，來當公民記者。他把客人當作傳播的對象，鼓勵他們也可以當記者啊。很有趣，就開始有些固定的粉絲，因為不只是為了工作當記者，導遊加上記者的身分，趴趴走，更增加視野，讓工作和學習的厚度更深。從這些公民記者看到的是更多的公民意識。而且，從社大出身的公民記者，不會侷限在社大的身分，反而跳脫出來，他們就是公民記者。

社區大學一般都很支持公民記者的想法，但有的心有餘而力不足，有的學校則會很認真的當作重要事情來推。這和學校的政策有關，如果能夠協助找師資，就會比較容易，如果只有學員自己去經營，會比較辛苦。北中南東都有一些比較積極的學校，會願意投入從在地發聲的實踐。

像八八風災的時候，旗美社大和社運團體成立莫拉克新聞網，這些就是在地的人，如實反映在地的新聞。莫拉克新聞網在當時成為很重要的消息來源。

我們推動 POWER 公民，就是希望看到他們學習轉化為社會進步的力量，不同面向，有的當志工、環境守護，復古文史、或者公民記者因為關心的傳播 POWER，

從這一屆看到他們的學習產生的聚有知識性的公民意識，透過專業轉化，傳播力量，影響了一些環境如路樹，或好奇寶寶關心廣慈博愛院，有些做海洋污染的關懷，扣緊社會上關心的議題。

例如 311 福島發生核能災變之後，很多志工開始關心核能和能源的問題，例如五們播放〈你不能不知的真相〉，提供和官方不同的意見和聲音。以前原能會告訴他們，住在核電廠旁邊，比抱女人還安全。他們會跟我說，現在才知道不是這麼一回事。因為這些議題扣緊了社會脈動，他們自然會去回應社會目前所關心的事務。

公民社會逐漸成熟，慢慢的這也會影響選舉。像環境的議題，比較會有共識。在社大不太會去談政治的藍綠問題，但是談環境，是不太會有爭議的方向。核能比較難講。在核去核從的座談會，做一個調查，雖然核電廠多數建立在北部，可是竟然反對的人，住在濁水溪以南的人比以北的人還多。

社大的教學，一開始的學制和一般大學很像，就是覺得需要一些架構，而非鬆散的學習，否則會像補習班。但在課程規劃又打破考試的門檻，只要年滿 18 歲都可以念社大。

社區大學的課程分成三大類，一是學術性課程；二是社區社團課程，鼓勵結社，解放一般民眾有結社關心公共事務的機會；三、生活藝能課程。全方位的教育。跟動物的關係，藝術的涵養，木工的技藝，在以前學校是被放棄的。

社區大學課程的設計就是為了提升公民意識為主，因此希望和公共事務有關連。在大學法律課可能比較重視法理及分析，但社大希望從每天生活或新聞的案例了解，或者像公民監督國會也可以開課。可以從不同面向架構公民社會或公民意識。

像河川的守護，如淡水河守護聯盟。吸引了許多 NPO 的人來教課。大家努力的各種議題，例如環保等等，就是希望能讓整個社會改變，或讓政策聽到民間的聲音。當時這些人如果在各自的領域努力的話，可能永遠像是和尚向和尚講話一樣，但來這裡當講師，社區大學提供了一畝田，可以去做一些包裝。

例如河川的問題，可以設計成去走自然步道，好像是周末休閒的活動，或者對鳥類有興趣，但慢慢的走進綠色的世界，當你和自然或樹木有感情的時候，一旦被破壞，肯定會激起保護的意願，對他們就比較會有感覺。

社區大學希望能擴大在自己社區去發展。這也是最早發展社區大學的想法。很多是非營利組織出來推動的，有這樣強烈的使命感。勞工議題、河川議題、國會議題、審議民主的議題。